

明清筆記叢刊

茶餘笑話

明清筆記叢刊

茶 餘 客 話

下

[清]阮葵生著

中 華 書 局

茶餘客話卷十二

山陽阮葵生著

書問具語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宜。此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意義亦殊難解。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尊長。長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意。故紙尾多作敬空。謂空紙尾以候批耳。今之投官文書者。另執批迴一紙。乃批反之遺意。或謂敬空之空。乃周禮春官九拜中之空首拜也。非空洞之謂。殊無定說。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尺牘稱字

王弼州云。往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知己十餘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亦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今貧士書生。不見錄于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靖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子麟、伯玉。而究之尙未識面。

凶問不實

李中麓在濟南。海內皆傳其已死。唐荆川養疴家居。柯雙峰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箸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嘗語其弟京師書云。唐、李凶問皆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予死者矣。

王愼中標榜唐順之

王遵巖稱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季札、子游。其標榜如此。

宋文

馮時可云。宋儒于文也。嗜易而樂淺。于論人也。喜核而務深。于奏事也。粗翹拂遂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居易錄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蓋倣文昌雜錄也。前輩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白簡

古之彈文。白簡者其罪重。黃簡者其罪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

依樣畫葫蘆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左右言穀宣力實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見東軒筆錄。

屏風兒

又周必大玉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僂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史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若是猶勝於紫微失却張君房也。

應制詞須忌諱

應制之詞。切須忌諱。鄧潤甫撰祝壽詞。用負黼辰。憑玉几。下句願命中語。劉嗣明作皇子剃胎頭文。用克長克君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句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柳永詞。漸亭皋木下。首見漸字。神宗不喜。至太液波翻。怒曰。何不用波澄耶。又姑蘇守臣進蟹。程奎章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高廟不悅。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之象也。上乃喜。明僧來復應制詩。有殊域二字。太祖以歹朱怒。賜自盡。如弇州史料所載。代言之臣。殆刻刻有殺身之懼矣。

不中用

亭林謂俗語不中用三字。晉時已有之。引左傳無能爲役。杜預註。言不中爲之使役。按漢以前已

有之。外戚世家云。武帝擇宮中人不用者斥去。又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用。竟去之。阮亨又稱董斯張博雅。引所著吹景集一條云。供養二字始見嵇中散集。按左傳已有云。昭十二年傳。子服惠伯曰。供養三德爲善。

上中下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次沐浴故也。韋嘉州詩云。九日馳驅一日閑。然此乃唐制。今豈可襲用乎。況唐人亦第在官者言之耳。今之江湖散人。墨客遊僧。一聯一箋。亦書款曰上澣下澣。不以爲怪矣。

千字文

封氏聞見記載唐進士周遜。改次千字文。爲天寶應道千字文。右相陳希烈以枇杷二字未翻破。黜之。董宗伯有更次千字文之刻。仁和卓人月亦更次千字文。作大人頌。以紀崇禎初元之政。曰。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中枇杷字折用云。鬱尊黃金。膳樾素木。姑婦任績。夫男秉杷。餘姚呂裁以爲事止于一年。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略具。其首云。大明洪武。受命配天。末云。臣呂成章。頓首敬書。仁和王錫復次爲毛西河傳。贊曰。東土鉅士。西河毛公者是也。其中警句如夏荷珠滴。冬芥劍抽。稷惟枇植。穡要杷收。嵇房聞琴。綺園晉履。康熙六十

萬壽。時秀水馮□□作增壽千字文。擬獻而未果進。除重用之潔字。而增壽字。惜未見其文。康熙間。趙恭毅公申喬巡撫兩浙。生員項溶集千字文以頌德政。即剪趙松雪千文石刻帖爲卷子。一時以爲雅製。吳興姚承菴彙收另作千字文而不用原字。便無味。且才窳可知矣。

百家姓

坊刻百家姓。村塾蒙童奉爲訓典。或云乃宋初錢唐人所撰。時錢俶據浙。故首趙次錢。孫乃俶妃家。李則南唐主也。明編修吳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

名刺拜帖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齋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士。思澄殆爲之濫觴也。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象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闊五寸。更用一棉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釐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觀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闊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堂聯

洪武時。賜學士陶安堂聯。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賜徐達一聯。破敵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葉水東日記載楊文定溥題桃符云。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按堂聯起於宋而盛於明。蓋由座右銘而爲春帖。由春帖而有堂聯。朱子齋聯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可證也。

春聯

陳雲瞻雜說。明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前詔公卿士庶家。門外悉加春聯。帝微行出觀以爲樂。此或有之。然謂春聯卽始於此。非也。

咏桃符詩

章楓山咏桃符詩。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

張延登家門聯

張忠定延登。爲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所拔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邦郭令公。

王守仁書于謙祠聯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

書法遒逸。杭人傳爲文成眞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見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李二聯

明湯東谷胤績廳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盪竿。明李實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衝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申涵光二聯

申胤盟自見蘇門先生回。大書於堂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觀此則飲酒高歌正非易易。

書聯受知

龔合肥司寇所寵橫波夫人。生女嬰痘殤。司寇爲建醮於城外佛寺。時江南某上舍適寓寺中。寺僧以幡幢屏聯囑其代書。及女嬰靈前一聯云。已現童女身。而無壽者相。次日司寇見之。詢其名籍。贈百金。力揄揚之。遂知名。

錢謙益壽聯

蒙叟亂後生日。獻壽者猶如山海。歸玄恭贈一聯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無恥喪心。必蒙叟

自爲。

太白樓題詩

采石磯太白樓。過客題詩滿壁。令人見之欲嘔。有一秀才過此題一聯。吾輩到此惟飲酒。先生在
上莫題詩。遊客見之咸閣筆。

贈聯得金

蟻磯。爲後漢孫夫人投江處。有祠。池陽一明經饑驅經過。阻風往遊。題其柱云。思親淚落吳江
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並囑其速赴吳藩。當有所獲。時三桂建府第。未有堂聯。投
句云。痛哭秦庭緣楚覆。歸心漢室爲韓仇。吳大喜。贈之萬金。

朱彝尊京寓聯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
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周稚廉門聯

華亭周綸。字膺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家
世如閣帖官審可云舊矣。問文章比談箋顧繡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清帝賜聯

馬三奇任京口將軍。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賜聯云。丹青志業箕裘重。雨露恩華歲月深。四十四年南巡。又賜聯云。聲訖扶桑皆入貢。威揚滄海久無波。三奇爲馬得功子。得功卽與田雄縛福王來獻者。

李漁撰老子祠聯

李漁以女樂遊公卿間。偶以文字結納。初無足觀。武昌老子祠至今懸其一聯。亦有別致。天下名山僧占多。還須留一二奇峰贈吾道友。世間好話佛說盡。又誰知五千道德出我尊師。

贈徐乾學聯

徐東海爲司寇時。有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仁廟書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賜李光坡聯

李茂夫光坡。文貞之弟。不仕。潛心三禮。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間。

馮溥贈聯

徐仲山石試歸。馮益都書聯以贈曰。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

人商氏。明家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耽花讀書不衰。

頌王士禎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阮亭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名士盡出其門。近日王西莊復以之書贈沈

歸愚宗伯。○十二卷本無此句。另有闕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王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謔官。

魏象樞邸堂聯

魏環極先生邸堂聯云。欺人卽欺天。毋自欺也。負民真負國。安忍負之。

雍正帝聯

憲廟賜桐城相公春聯曰。天恩春灑蕩。文治日光華。相公及諸張氏家皆歲歲貼之。後來京官家度歲易桃符。多書此二語。近則比戶皆然。

古人名作對

朱竹垞童時。塾師以王瓜命對。答曰后稷。後在館閣行酒令。以古人名作對。層出不窮。世所傳者。顧野王、沈田子、鄭虎臣、沈麟士、蔡興宗、沈慰祖、蕭子雲、任伯雨、魏知古、顏相時、吉中孚、溫大有、楊完者、晁補之、杜審言、蕭思話、貢師泰、齊履詩、任蠻奴、張亞子、金安上、鄒居中、劉辰翁、逢丑父、韓擇木、李栖筠、蔡有隣、徐無黨、王巖叟、阮佃夫、李思齊、石作蜀、柳三變、張九

成。鄭櫻桃、郭芍藥。王僧綽、馬仙琕。祕彭祖、廋黔婁。劉方平、徐圓朗。劉仁本、范道根。

明宰臣聯語

張江陵廳聯。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諂近于俗。又上賜聯云。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癸未則已籍沒矣。徐華亭自書聯云。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語甚謙抑。殷歷城罷相歸。江陵寄以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諛而兼嘲。沈四明家居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未免憤懣。葉福清邸中聯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又明神宗時一中貴堂聯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

樓鑰門聯

樓攻媿書門前桃符云。門前莫却頻來客。座上同觀未見書。

題梅鹿聯

山陰朱四輔題梅鹿一聯云。紛紛者誰知誰愚。須認雷州此路崖州此路。擾擾者幾忠幾孝。試問王尊何人王陽何人。

題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燦題三蘇祠聯。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山人墨客聯

王伯穀遊袁相之門。時論薄之。而得肥遁名。嘗自書門聯。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奔走勢利心和盤托出。吳中山人錢象先書門云。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無知不通。陳眉公書聯云。天爲補貧常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予謂眉公初不貧。可惜太健。初不懶。並無稱高者。所謂不足則誇。當時稱天下歇家。王伯穀山中驛吏。趙凡夫實爲地方之蠹。故神宗時遇有慶典。頒恩詔施惠大赦。內必有一條云。盡逐山人墨客歸籍。正與民除害之意。

海寧讎樓聯

海寧縣讎樓前一聯。寬一分則民多受一分賜。取一文則官不值一文錢。乃博羅侍郎張津知南安時所書之語。後人令海寧者復書之耳。

滄浪亭聯

徐撫軍士林在蘇州。每年秋晚。宴同官于滄浪亭。題聯云。三秋方報賽。請諸公閒談談。商此日土俗民風孰因孰革。五簋可留賓。教百姓都看看。問平時誇多門靡誰是誰非。

吏部堂聯

明神宗時。張瀚題吏部堂聯。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遲開也得。

平山堂長聯

乾隆六年。揚州太守曹某。山東人。與商賈往來。日宴遊于平山堂。有董秀才者。題一長聯于廳事前云。一派竹西歌吹路。自古好繁華。試看奢如煬帝。徒令人笑徒令人悲。要有些雅度高文。方領略得廿四橋頭簫聲月色。幾堆江上畫圖山。于今頻仰止。正須品似廬陵。方爲可傳方爲可法。莫漫把穠花艷酒。錯認作六一居士餘韻流風。太守見之大怒。誘秀才至。責二十板。毀其聯。自是遂不與商人同遊宴矣。

江聲閣聯

燕子磯江聲閣上兩楹聯云。江水滔滔。洗盡千秋人物。看閒雲野鳥。萬象俱空。說甚麼晉代衣冠。吳宮花草。天風浩浩。吹開大地塵氛。倚片石孤松。一闕獨閉。也不管故人祿米。隣舍園蔬。傳係明末一老僧作。萬年少所書。

布袋和尚廟聯

東門外布袋和尚廟一聯云。遁身邊一具空囊。若果包得住往古來今。何不將他打開。也好教大家看看。那手中半根小杵。業已撐不起上天下地。只合索性放倒。莫只顧一味哈哈。

徐達江上園長聯

徐開平江上園長聯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看檻外名山。山外白雲。何處覓吳宮晉闕。小苑春回。簾捲起一庭風月。對池邊綠樹。樹邊紅雨。卽此是舜日堯天。

荒村門聯

孫藩使舍中太翁爾周。辛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冢纍纍。見粉牆一家。卽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唐宋詩人第行

酒令。卽席舉唐宋詩人第行可考。且可入之篇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賁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診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一。〇十二卷本作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溫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署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澹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

八。李勣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略曰李二十。王質夫曰王十八。崔玄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潘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競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真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三。張千客曰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蘇轍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己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因諱改姓

古人生則稱名。死則諱之。故曰諱。今人書簡稱某諱某。大不祥。古人之諱。亦有不可爲訓者。二名不偏諱。而唐人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改王世充爲王充。李世勣爲李勣。高祖名淵。改淵明爲泉明。褚淵、劉淵皆以字稱。此猶可也。漢明帝名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光爲嚴光。宋欽宗名桓。改齊桓公爲齊威公。文潞公本敬暉後。以翼祖諱而分爲苟、文二姓。高宗名構。凡嫌名者改爲勾氏、句氏。或加金加糸。西山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眞。此在當時風會如是。而不知其背于義也。近日成都苟編修華南。自言系出潞國。呈請復姓敬。部議准行。聞苟編修在吏部具呈時。蔣虞山相國閱稿。戲之云。苟編修欲改姓。恐歸侍郎未肯准行也。時歸昭簡公方爲少宰。同在座中。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引孝宣元康二年詔。其更諱詢。西漢時已如此。

諱亦禮讓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近則凡與鄂氏通往來者。俱避此一字。莊滋圃有恭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槩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歌女犯諱被責

宋楊誠齋爲監司。妓歌賀新郎詞。中有萬里雲帆何日到句。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守大慚。監繫此妓。誠齋之善諱也。

阮氏世籍

偶閱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內記阮氏一則云。按後漢巴吾令阮敦生瑀。字元瑜。漢司空祭酒。二子。熙。武都太守。籍。字嗣宗。晉步兵校尉。熙生成。字仲容。晉散騎郎。始平太守。二子。瞻。字千里。晉太子舍人。孚。字遙集。晉丹陽尹。鎮南將軍。廣州刺史。孚從孫廣。籍生渾。字長成。晉太子庶子。渾生深。籍從祖謨生武。字文業。魏清河太守。籍從祖略。齊國內史。生覲。汝南太守。二子。放。字思度。晉交州刺史。贈廷尉。裕。字思廣。晉金紫光祿大夫。東陽太守。放生晞之。南頓太守。裕三子。傭。州主簿。甯。鄱陽太尉。普。驃騎咨議參軍。傭生歌之。中領軍。歌之生彌之。甯二子。腆。祕書監。萬齡。郡從事。普生長之。宋中書郎。族人修。字宣子。太子洗馬。种。字

德猷。平原侯。松。漢侍中。胥八世孫共。字伯彥。子偁。字德如。與嵇康友善。位至河內太守。皆望書陳留尉氏也。

阮昌齡年少聰穎

宋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中云收碣石之宿霧。欽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見堯山堂外紀。

阮氏派系

李石臺阮氏族譜序。阮之得姓。肇自沃丁。而望著于陳留。商、周、秦、漢見于紀傳者。可考而知。典午弗競。中原土族聚于江左。一時聞人如嗣宗、千里、仲容、遙集輩。與王、謝諸賢後先輝映。族望可知矣。由皖桐而徙臨川之瀧岡者。自宋僉判允盛公始。其後西廡、鄧林、瑾溪、瀾湖。支蕃派衍。皆以瀧川爲鼻祖云。

婦人無名

古士大夫婦人皆名。近代皆氏而不名。與市井閭閻無異。好禮者恥之。五雅及本草所載草木鳥獸。多有數名。未有無名者。婦人亦人也。而草木鳥獸之不若耶。

妻之稱謂

邦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何以稱邦君也。士庶夫婦。遠呼近稱。茫無可謂。或借兒女。或用其鄉語譚聲。甚非居家之禮。先儒語錄文集。無用語言汗牛充棟。獨於此不定一字。不已疎乎。沈休文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妻也。南史張彪云。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亦六朝時方言耳。張曲江感遇詩。衾枕卽鄉縣。似卽鄉里意。

半子之稱

婿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

兄弟排行

日知錄。兄弟二名而用一字爲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避亂隱居。後封五侯。元才、益才、顯才、仲才、季才。是後人追撰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又云。單名以偏旁爲排行。見于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瑾、衛玠之流。踵之而出。又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帝行非第一也。

漢晉不避先諱

陳球。子名瑀。劉瑜。子名琬。黃瓊。孫名琬。應珣。字季瑜。其子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漢、晉不避先諱。此類甚多。至王逸少父子祖孫。皆以之字聯名。不知何取義也。意即古人單字之字。乃語助耳。

亭林又謂東漢人無二名者。杜根傳。有尙書郎成翊世。張衡傳。有校書郎劉駒駘。

細君

東方朔傳。顏師古注。朔妻名細君。烏孫公主亦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今概稱人妻可乎。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今自稱其妻可乎。

親家

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二父相呼曰親家。親。去聲。五代時卽有是稱。

側室

今人稱妾爲側室。謂本于漢文帝詔南粵王語。是也。禮記。后將孕生子。遇齋。則遷于側室。後漢書蔡邕傳。謂生產無廢祭之禮。蓋文帝乃齋期遷側室而生者。

古人稱呼與同姓名者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

阮生。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短李。劉禹錫稱劉郎、老劉。溫岐稱溫郎。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移易。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郎。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史匿寶武者。兩張詠。一乖厓。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藺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閣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人。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撰拾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峴。兩陳遵。兩韓翃。殆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

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有弑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明又有賊帥南岳太師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宋太常李陵。臧洪爲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頊爲唐酷吏。又大曆時詩人吉頊。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貨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唐堯。漢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此類不可勝記。昔人有同姓名錄。所載亦不能全。

命名宜慎

入塾命名。宜請教尊行中有學者。童時一差。終身不可易。故犯昔賢。誠非厚俗。誤同往好。尤爲鄙陋。辛稼軒帥長沙。見舉子名趙鼎者。擲卷于地曰。忠簡佐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庚寅舉人有張照者。上閱題名錄云。張照。舊日大臣。學問字法。近所罕有。豈新進後生所能幾及。卽心存慕。亦不應矜妄若此。着禮部更名注冊。煌煌天語。可爲孤陋寡聞者警戒也。文徵仲。以字行。亦悔其命名不慎。矧今人耶。命名必須擇其易諱者。如韓文公集無益字。歐公集無觀字。介甫字說無蓋字。坡公改序爲敘。有替字則可。秦修撰。號劍泉。予告以此鄙戀卿之字也。乃改鑑泉。然亦

有不能防避者。明天啓時。崔、魏欲罪錢受益。又欲罪黃願素。後左右呈其籍貫。則南北各異。乃知非謙益、遵素兄弟。得脫禍。是亦曷從而避之耶。

以私諱改郡名

梁書。張稷。字公喬。父名永稷。爲新興、永甯二郡太守。郡犯私諱。遂改永甯爲長甯。以人臣私諱而改郡名。古今未有二也。

姓名並稱

劉紫庭嘗戲言兩姓兩名並稱。必平聲在上。仄聲在下。而平者必擾于仄。如巢許、遷固、王謝、韓柳、元白、朱陸之類。予記古人曾有此諺。但謂平必在上。亦不盡然。如禹臯、孔顏、馬揚、惠莊、孟韓、孔聃、孔程、管蕭、瓊瑒、董遷、鄧張、尹班、阮何。當亦不少。若以此定優劣。則昔人所謂安見馬不如驢也。

柳劉米薛

宋景文筆記言李淑之文高一代。最愛劉禹錫文章。嘗謂唐稱柳、劉。劉宜在柳之上。柳劉是亦仄在上也。米元章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善夫。

伯仲甫子

范淳父母夢鄧禹而生。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范遂。字淳甫。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于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爲助者。皆取單字。蓋古之遺意。見梁溪漫志。

子之用法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異于常稱。列子乃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后山以南豐辨香稱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

帝王別號

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卽別號耶。明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詞臣各賦詩。輿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世宗道號雷軒子。又世宗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尤發笑。

僧名

僧名以上一字爲姓。下一字爲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如惠遠稱遠公。惠休稱休上人。是也。

姨

呼父妾爲姨。六朝已有此語。南史齊宗室傳。衡陽王鈞。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餽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今淮揚人尙沿是稱。

同名誤認

宋王履道安中。見題壁有名安中者。題詩于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尙。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辨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雄書制誥爲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仔細看。古人同名而後人誤認者多矣。近日中翰林徐鄰哉前輩。因末僚中有徐觀光者。在司坊。頗不謹。惡之。自更名曰徐良。

古人名字考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嫫。見說文。天皇名獲。字子潤。地皇鑑岳。字子元。人皇愷胡。

字文生。后稷字庚辰。蜚廉字虞父。文種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

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見孔叢子注。又論語疏。夷齊其諱也。墨胎父名初。字子朝。見呂氏春秋。伯夷名允。字公信。

叔齊名知。字公達。見論語疏。易牙姓雍。名巫。見孔穎達左傳疏。接與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

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植。朱張字子弓。杜康字仲甯。鬼谷子姓王。名詡。一作詡。見續仙傳。

申公名培。史記注。項伯名纏。漢書注。叔孫通名河。見漢楚春秋。東園公園乘。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崔廣。字少通。

見鄆縣志。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術。字玄道。並見皇甫謐高士傳。侯芭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嚴君平

姓莊。名遵。見漢書王貢兩龔傳注。莊周字子休。又名艾。字文獵。見列子注。陳仲名已。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

通古。魏武帝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庾信小

字蘭成。崔灑小字桃簡。相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輒頭。白香山姪名龜。又女名羅

子。東坡孫名楚老。子由子遲。小名梁。適小名羅。遠小名虎兒。見小字錄。東坡詩高談到梁羅時律口阿虎。文天祥字宋瑞。

小名雲孫。小字從龍。見佩曝談餘。又夢占類考云。文天祥大父夢一兒垂紫雲而下。已而復上行。生天祥。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行。字履善。及廷試第一。理宗見其名曰。天之祥。宋之瑞也。字之曰宋瑞。宋孝

宗小名羊。見埤雅。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見名蹟錄。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王陶佐榜朱子第五甲第九十名。

穀小字鐵牛。仲雍字熟哉。見史記注。墨子姓翟名烏。母夢烏而生。故名。以墨爲道。

以山水五行命名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颺、肫、顛、從、瀟也。宋子虛名五子鑫、森、淼、焱、垚。

老泉非蘇洵號

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古人僕婢名字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名海鷗。蕭穎士奴名杜亮。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興兒。見三朝北盟會編。辛稼

軒侍者名錢錢。見本集。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見癸辛雜志。蘇小小一名簡簡。見雙名志。秦檜妻王氏自

號冲正先生。見陸務觀王佐墓誌。白香山婢名春艸。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名夢蘭、小倩。

歡宴被諫敗興

古今事有絕相類者。南齊太祖曲江宴羣臣。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云。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大笑云。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宋陳亞之詩。曲江歡宴侍華裾。舞拍琴歌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寶。解陳封禪一篇書。是也。

唐中宗張近宴。令各獻伎。張錫爲談客娘舞。宋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李行吉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語。止之。叔寶、山惲嘖嘖誦古。得不謂俗物敗人意乎。又金國志。四月三日。金主與太子諸王在京苑賞牡丹賦詩。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朮子。探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爲劉錡所敗。歎用兵已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爲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滕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鬪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金主默然。內省事余萬福前扶之云。皇帝方歡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耶。偉言礪礪礪。直震雷不暇掩聽矣。

茶餘客話卷十三

山陽阮葵生著

天地圓體

蓋天天如蓋笠。宣夜則云天了無質。方天以火光遠轉爲比。惟渾天則以形圓裏黃爲喻。渾天古雖有其說。而未盡其論。唐之淳風、一行。宋之堯夫。元之郭太史、許魯齋。明之劉伯溫。皆聰明絕世。而未能明言天地之皆爲圓體。至西人利馬竇入中國。言地無上下。無正而。四周皆人着其上。華人笑之。不知自彼國至中土。幾於遠地一周。此乃彼所目見。非臆說也。至梅定九出。始發明周髀經。以爲原係如此立說。周髀言地如饅首。天如上下兩傘合籠。日月在腰。如在兩傘合縫處。人在日月之下。不正當傘脊處。西人言中國東西南三面皆有人。惟北方尙未開闢。盡是樹木鬼魅青燐而已。中國不見之星甚多。西人皆能圖之。乃知聖人無所不通。周禮中說九州。只以景長景短景夕景朝數語盡之。至天地全局。只以周髀盡之矣。蒙氣離地甚近。四十度以上。卽不用蒙氣表。故地方高朝。氣清楚處皆無蒙氣。近有測量地里人。早行晨雞未發聲。忽見天際如日方升。林木邨舍。依稀辨色。須臾昏如故。移時東方始漸白。蓋日在地平之下。光映蒙氣而浮上也。正如置錢碗底。遠視若無。及盛水滿時。則錢隨水光而顯見矣。

雲漢

雲漢。一曰天漢。一曰天河。一曰河漢。起東方尾箕之間。乃分二道。其南經傳說魚星天淵天弁河鼓。其北經龜星貫箕次終南斗魁左鎮。至天津下合河道。乃西南行。又分而夾匏瓜絡人星杵星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經天陵天缸卷舌。而又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南。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至七星南而沒。凡經十有九宿。石氏曰。漢乃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漢河之源。蓋出於此。天文志。河自坤抵艮。爲地之紀。爾雅。析水謂之淮。箕斗之間津也。天文志。四漢者。金之散氣也。其本曰水漢。漢中星多則多雨。星少則旱。漢非河水之氣。乃天南行陰陽氣所不及而成白色者。以其天氣不足也。

霹靂

霹靂。砧形。質各殊。隨地而異。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處。嘗拾得銅鐵如鎗頭箭鏃刀錐之類者。皆雷斧也。雷書云。雷斧。銅鐵爲之。盛京烏喇諸地。則皆石也。色微青黑而透明。映之瑩如玻璃。其在西洋者。石色沉綠。明徹無異。皆雷楔也。博物志云。人間往往得石。形如斧刀。名曰霹靂楔者是矣。又有雷墨雷鑽雷錘。不過以狀異名。要皆金石質也。唐人小說謂玉門西有雷廟。國人年年出鑽。以給雷用。是誠謬言。夫雷火所至。萬物俱化。斧楔乃雷氣之所化。其或金或石者。隨地氣

而使然也。見仁皇帝集中。辨論詳盡。可破羣疑矣。又雷墨雷針。皆不過雨粟雨金之理耳。

星辰附會爲神

太史公天官書。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宮有將相三星。司命司中司祿三星。於是道家者流附會其說。爲蜀山神張亞子。及化書述趙王如意事。誕而不經。明倪文毅正祀典一疏辨之尤核。學者可無爲所惑矣。惟星之神。每降爲人。人亦每升爲星精。如傳說、顏子、王良、張子房之類。遂有謂文昌之神。卽大雅嵩高之詩所稱張仲孝友者。庚溪詩話載徽宗幸寶籙宮。道士伏地久之方起。云值奎宿奏事。上問何神。曰卽本朝蘇軾。將藉以諷諫耶。抑道士之妖說耶。

李光地談渾天儀

安溪先生云。渾天儀三重。其外一重不動者爲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圓動之行。其內一重周遊四徧者爲四遊儀。所以挈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儀。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卽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

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又幾度。於何知之。以儀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軌之南北平斜。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四遊儀挈衡管於中。可以隨處低昂。掛於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如盤針定於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蓋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說。雖不可考。然大要當不甚遠。

天地人物

邵子以一萬八千歲爲天始開。又以一萬八千歲爲地始闢。又以一萬八千歲爲人始生。故於寅上註物始開。據此是必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然後方生出人物來。朱子門人讀之而未信。問曰。不知物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朱子難爲答。乃曰。也須有一場鶻突。天地有形有氣。如何不壞。但一箇壞。便有一箇生出來。按朱子此言。雖屬杜撰無聊之極。尙圓活不着跡。蔡臨川從而演之曰。戊會之中。兩間人物俱無。又五千四百年。而戊會終。地之重滯者。悉皆融散。與天混合爲一。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清輕之氣上騰。是天開於子矣。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又凝結成土地。又地闢於丑矣。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五千四百年爲寅會之中。人物發生。是人又生於寅也。言之鑿鑿。如燭照數計。使天施地生之理。亦如印板文字。不亦愚乎。昔人謂畫人物難。畫鬼魅易。諸儒皆畫鬼魅

者也。朱子語錄云。堯舜時在午。今在未。看來天地今古大氣數極盛時已過了。宜其愈降愈下。不能及古治之盛。是竟專委之氣數。而不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聖賢實有參贊之功。

南懷仁駁天地方圓之說

安溪先生云。康熙十一年某月。見西士南懷仁。懷仁深詆天地方圓之說。及以九州爲中國之誤。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黃。未有卵圓而黃乃方者。人以其所見之近。謂地平坦而方。其可乎。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爲然。懷仁與會士來時。身履其處。此所謂地中矣。愚答之曰。天地無分於方圓。無分於動靜乎。蓋動者其機必圓。靜者其本必方。如是則天雖不圓。不害於圓。地雖不方。不害於方也。且所謂中國者。謂其禮樂政教。得天地之正理。豈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而卒必以心爲人之中。豈以形哉。讀吳草廬土中之說。因偶憶及。遂記於此。愚又案。天地度量。不可窮極。算術紛紜。莫適爲宗。洛邑土中之說。固未可信。然以曆理推之。地勢差異。晷景當殊。南北之極。潛見絕判。西法稱赤道之下。二分午表無景。是冬夏數均也。昔人有至外國者。熟一羊頭而夜已曙。是晷數常贏也。今法南方四時晷刻。每多於北。又況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晝夜不均。非所語中。然一歲之內。絕無短永。陰陽消息。其序靡顯。揆之於理。亦未爲中也。如此則惟中國之地。晷刻贏縮。與四時進退。

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謂之中土。理宜不誣。以是知經所言。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信乎其爲至理而非虛說也。

氣化之理

自有而無者。化爲氣也。如水之耗而乾也。自無而有者。變而爲質也。如氣之蒸爲水也。天。氣也。地。質也。地上屬陽皆氣。地下屬陰皆水。陽無形也。陰有迹也。氣自卑而上升。則水突於泉。水自高而入海。則氣納於本。觀此而天地陰陽形質氣化之理。殆有自然一定而不易者矣。

天地道里日月晷景

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說多矣。至於今日。西曆之家其說彌詳。蓋以爲地在天中。止一彈丸。四方上下。去天之數皆均。其四表極處。非能與天相際也。所謂天圓地方者。言其動靜之性耳。實則地亦圓體。如卵裹黃。上下周圍。與天度相應。其地氣寒暑。則以去日遠近爲差。赤道之下。正與日對。其地最熱。其景則四時常均。無冬夏短永。兩極之下。去日最遠。其地最寒。其景則短者極短。長者極長。正當兩極之處。常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惟二極與赤道相去之間。當日南北軌之外。起二三十度至四十度許。其地不寒不熱。溫和可居。其景則與冬夏進退。長短之極。皆無過十之七。此氣之平而數之中也。環地上下。皆有國土。人居各戴天爲上。履地爲下。南北東西。隨

處改觀。午夜晨昏。每每相反。蓋皆附氣而生。麗陽而明。周游環匝。初無定位。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國土也。其所記親歷各州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實測晷景。見諸施行者。頗爲信而有徵。其理蓋不可誣。今以其說考之。則中國九州。正當黃道北軌。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於廣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邐而北。至於夏至。去日十六度許。則今直隸也。自此復出塞而北。風氣漸寒。晝夜短永。漸踰其度。自廣州越海而南。則氣漸酷熱。而晝夜之刻。漸無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內。風氣和。時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昔之達者其知之矣。而周公豈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則可矣。東西風陰之理。亦可得聞歟。曰。由前之說。則環處於地者。迭爲東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後之說拘之也。蓋九州之域。西則多山而東際海。近山則多陰。濱海則多風。驗之閩、蜀之地可見。然則周禮之風陰。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爲中耳。其所以風所以陰。恐山水之爲。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

日月

路史。或問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曰。如丸何以知之。以月之盈虧知之。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曬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

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塗處如鉤。對視之。則粉處正圓。此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天地里數

廣雅。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陔。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元命苞則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援神契則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至中衡。中衡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唐一行僧謂地上地下各八萬里。漢志又謂地上下各十七萬八千餘里。而渾天儀賦謂升降於三萬中。則上下僅空一萬五千里。安得起古人聚一室。互相推測。觀其聚訟。以助我下酒。

天行健

董銖曰。問天行健。朱子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

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達。先生曰。如弄珠椀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

分野

分野配以九州。而環海四夷概不與焉。前人多以爲疑。善夫馬宛斯之說曰。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卽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禍衝於烏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墟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分之始。歲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末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歲星所在言之也。然豕韋實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旣水屬。何故與宋、陳、鄭同火。而裨竈先知之。且顛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陸子靜嘗謂分

野之說難通。按天文家言天之一度。當地二千九百餘里。天大地小。安得以東南一隅應之。晉人以一度當一千四百六里。唐人以一度當四百餘里。將安所從耶。

土牛五方之色

立春鞭土牛。必備五方之色。宋景祐元年頒土牛經。丁度作序。其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耳角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今遵之。

河圖數色

時憲書。白黑綠紫碧黃赤。此河圖數也。河圖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爲黑。四爲碧。六八爲足。足爲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兩周甲子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楊文鑑建言。於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帝命存兩周甲子。共存上壽之數。凡一百二十年。俾期頤之人猶見當生紀年。遂造新本頒行。今憲書增六十年。蓋本於此。

忌日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卿朱翌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須大饗將校。因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督撫府縣。制與方鎮異。無饗士之禮。功令於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在朝官員除授後卽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謬說。迄未除也。

月氣時

五日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歲則有七十二候。三節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歲則有二十四氣。

端午

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中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不必五月五日也。

社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卽爲社。春秋二社皆然。

月出歌

月出歌。三出辰五茶已八齊午生。初正十未上十三斜申。十五角酉時十八落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

十三日子時出。二十五日丑時興。二十八日寅時現。三十之日卯上尋。出茶齊正斜角落。萬載千時此是真。此言每月初三日辰時出月。初五日巳時初八午時。初十未時十三日申時十五日酉時在東方出也。

石表

朝廟衙署。庭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豫章曾南仲。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縣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晷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一。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自鳴鐘

自鳴鐘。鑄金爲之。中承以柱。下爲方匱。面設表盤。十二分。上起子午正。右旋。一日再周。以短針指時。長針指刻。起丑未初。鐘一鳴。盡子午正。十二鳴。其初正自一鳴至四鳴。各四刻。匱內藏鋼輪三重。中爲大輪四。軸上間小輪三。聯之以旋時刻。針左爲大輪三。軸上間小輪二聯之。旁大輪一。縮擊具。以擊鐘知時。右亦如之。以擊鐘知刻。三重皆施墜線。擊具皆有銅片。爲作止之限。

表盤徑二尺一寸五分。鞞以玻璃。匱木質。髹漆。繪金花文。四隅皆有柱。中爲周闌。髹以金。縱距四尺七寸。橫五尺七寸五分。通高一丈六尺六寸。

時辰表

時辰表。鑄金爲之。形圓。盤徑一寸五分二釐。均分時刻。以針指之。內施輪齒。皆如自鳴鐘之法。具體而微。盛以金合。當盤面處空之合徑一寸五分二釐。通厚八分。周飾雜寶。金索三行三就。開鑲花文。

熱河水源

熱河水源。曩無的論。上派侍衛努三等往查。奏云。自熱河東流入上都。凡三河。一名固都爾呼。一名柳溝。一名賽音郭勒。固都爾呼河卽係熱河水源。由固都爾呼河直進圍場交界。至固都爾呼達巴漢。譯音。詳看固都爾呼河源。自察罕陀羅海山西北山梁倒扎溝流出。弗溝河之水自賽音達巴漢之玳瑁溝流出。於中關東北。入固都爾呼河。賽音郭勒河自霍爾霍克達巴漢之三道溝流出。至中關郭郭斯台。東入固都爾呼河。是爲熱河。詳看此三河水勢。大小略同。自察罕陀羅海山至熱河山莊。二百二十餘里。

永定河隄

永定河之有隄工。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也。河性湍悍。挾沙以行。而兩岸土性疎薄。多係沈沙。故有潰決之患。歸墟之地遷徙靡常。每年皆小有修築疏濬之事。自康熙戊寅至今六十餘年中。奏改下口大興工作者。又六度焉。初係巡撫于成龍。築隄自盧溝橋下至永清縣之朱家莊。一百三十里。朱家莊至東安縣之狼城河。十五里。注狼城河。匯西沽以達海。此第一次河道也。康熙三十八年。卽南岸之內。另挑一河。以南岸爲北岸。三年而工竣。自永清之郭家務起。至灤州柳岔尾止。河注辛章入於淀。今名東西老隄者是。此第二次河道也。雍正四年。怡賢親王與朱高安相國奏。自柳岔口引河稍北。遂於郭家務改河。由永清之冰窖。東安之狼城宋流口。武清之王慶佗。入三角淀。兩岸築隄。長三十餘里。今名舊南隄。舊北隄者是。此第三次河道也。其後於北隄尾又接築民埝。水乃漸有北趨之勢矣。乾隆十六年。督臣方觀承奏於冰窖改河。由南七工之南隄外。循東老隄坦坡埝行歸葉淀。加培東老隄。接築坦坡埝。改稱曰南埝。另改稱北大隄曰北埝。此第四次河道也。是時水又轉而南趨矣。二十年下流復淤。局勢大變。乃奏於北六工二十號開隄放水。任其蕩漾。歸沙家淀。循鳳河。達天津歸海。南以南埝。卽坦坡埝。北以遙埝爲門戶。遙埝係二十一年築。又在北埝之北。河身闊數十里。村莊百餘處。改賦爲一水一麥之地。河流寬暢。上流得免壅溢。而河勢日益北趨。此第五次河道。乃永定河全局之一大變遷也。是時水由遙隄內行。其後又築月隄。又在遙隄之北。以防意外蕩漾之水。至三十二年。水遂由越隄

內行。三十五年。上游復潰。命尙書裘公會勘。於三十七年春。挑下口。由調河頭南引河歸淀。加培南北埝。復改稱爲南北隄。是年水由新河稍向南行。此第六次河道也。三十八年夏。新挑調河頭之河一夕淤平。仍由遙隄之北以趨於東。溜勢又逼北隄。此又一變也。

崑崙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乃地之極高處。其東面爲中國。江淮河濟皆東流。其西面爲西域諸國。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其南爲吐蕃、兩廣。水皆南流。北爲沙漠。爲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爲極南之境。水亦北流。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旁漸下。崑崙乃亭子結頂之處。四面之簷乃四方諸國。四方之水各分會於四海。如嶺外之左右江經流兩粵。受二十餘水。折數千里。南入於海。西則蒲昌海。折八千里。入北高海。陰山諸水在沙漠外。亦北入海。安義河係嘉湖西派。亦受三十餘水。折三千餘里。西南入榜葛刺海。此皆見其源而不知其尾者。中國所見。止東南一面耳。

區宇圖志與十郡志

大業初。勅寶威德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勅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敍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敍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圖上題字極細。皆歐陽肅書。肅。詢之

長子。工草隸。爲時所重。見大業拾遺記。新舊唐書及書史錄會要等編皆無肅名。

方輿圖

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土地山川。各有分理。離之州別縣殊。合則宇內爲一。蒙叟嘆爲絕學。賈耽進地圖。廣三丈。以一寸折百里。本朝蔣文肅公做莊製爲銅板輿圖。凡三十餘紙。考訂躋度。包羅中外。可稱大觀。惜蠅頭蚊脚。非梯升不可曉。且里至郡省。勾別未明。家叔蘊村先生在館局刊一統圖。仿耽製而小之。百里僅寸四之一。山川郡邑關鎮無一不詳。水道源流與齊次風先生講論累月。時十七省名流在都下者。各考訂其鄉郡邑城郭水道之遷徙改併者。戊辰刻成。咫尺之間。日游四海。行笥中攜之。不異指南車。

考查河源須親歷其地

河源古人未經身到。故說來俱未的確。康熙中。差重臣至西番崑崙。親歷其地。考圖籍。詢方言。繪山川。量道路之遠近。近復闢西域地數萬里。悉置驛遞。使輶往還。如行國中。其山川形勢。如掌上螺紋一一可數。考訂精確。足破千古之疑。

河套

河自西甯入口。流自甯夏。復出口。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湖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

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在彼地凡二折。云河出口後。環遶二千餘里。至山西保德州與陝西府谷縣。兩山夾峙處復入口。套中二千餘里地。盡屬膏腴。周遭平坦。可耕可居。可漁可獵。中原所必爭。而明中葉甘心棄之。今悉入版圖。邊民耕種。世以爲業。乃成樂土。

黃龍府

黃龍府。卽金之東都。在石頭店之東北。故壘猶存。井臼自若。城西有水澗。甚寬廣。水族繁衍。魚尤肥美。鮑一尾重五斤許。此岳鄂王所爲欲痛飲黃龍府耶。

金元故城遺址

京城外土壩周遭。上多茂樹。下有溝流。或斷或連。延亘不絕。此卽金、元故城之遺址也。

天險

金坡關。在易州之西北。居庸關。在昌平之西。松亭關。在景州之東北。古北口。在順義之北。榆關。在昌平之東。金坡。卽紫荆。榆關。卽山海。皆天造地設。爲中外之防。環京師之脊背。若負戾然。此可謂天險者矣。古北口。一名留幹嶺。見金史。當今中外一家。眞如戶闔。

三江

鴨綠江、松花江、黑龍江。稱三江。其源在長白山頂。山海經作不咸山。周圍百里。山頂有潭。曰闔門。泉源

如沸。清徹見底。分而爲三。流爲三江。北東西北三面。如船廠、新城、齊齊哈郎、三姓等處。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發生茂盛。居人不稠。魚獵爲生。遇刨參人帶去菜子。隨意種之。每棵重二十餘觔。地脈之厚可知矣。松花江以松阿里烏喇得名。松阿里。國語天河也。按八旗志。稱鴨綠。混同、愛渾爲三江。

虎邱

虎邱。先名爲海涌山。闔閩時爲虎邱。始皇時爲虎璆。至唐代諱虎。鍾氏諱鏐。改名許市。後人失舊音。訛許爲濟。市爲墅。見吳地記。然今人猶呼許市云。

博物志言有不當

補齊記。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博物志。地以石爲骨。川爲脈。草木爲毛。土爲肉。予謂當以人獸爲蟣虱。魚介爲蚶蚘矣。

清帝土風詩序

乾隆甲戌。聖駕東巡。製蒙古吉林土風詩十二首。具造化之妙。非身歷其地。不知其言之畢肖也。謹錄小序數則。以廣異聞。乳箒。以皮爲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將乳盛之。於取攜爲便。荒田農作。非蒙古本業。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爲田。既播種。則四出游牧射獵。秋穫乃歸。耘耨之術。皆所不講。俗云靠天田。鄂博。蒙古不建祠廟。山川神示著靈應者。壘石象山冢。懸帛以致禱。

報賽則植木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革囊。以革爲之。用代筐筥罍盎。食用鉅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蓋俗呼也。紫車。取材於山。不加刻斲。輪轅略具。以牛駕之。行則鴉軋有聲。如小舟欵乃。骨占。炙羊肩骨。視其兆以占吉凶。猶古龜卜。馬竿。生駒未就羈勒。放逸不可致。以長竿繫繩縻致之。蒙古最熟其伎。兒版。兒生在襁褓中。令臥版上。韋束其兩臂。倚氈廬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駝裝之後。灰筒。木削兩筒。編韋聯之。稍空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簡之風。竹筆。蒙古產豪穎。而未得縛筆之法。削竹木漬墨作書。口琴。製如鐵鉗。貫鐵系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韻。轉經。蒙古奉佛惟謹。木輪中貫鐵樞可轉動。集梵經於輪間。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搖之。旋轉如風。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以上蒙古土風。威呼。剝巨木爲舟。平舷圓底。唇銳尾修。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剝木兩頭爲槳。一人持之。左右揮棹。捷若飛行。呼蘭。因木之中空者。剝使直達。截成孤柱。樹籬外。引炕煙出之。上覆荆筐。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比戶皆然。法喇。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蓋土人爲漢語耳。斐蘭。弧矢之利。童而習之。小兒以榆柳爲弓。曰斐蘭。剝荆蒿爲矢。剪雉翟雞翎爲羽。曰鈕勘。賽斐。古人食皆以匕。羹則以勺。國俗舊用木匕。長四寸許。曲柄豐末。猶古製

也。額林。皮橫板椽棟間。以貯匱筐瓶罌諸器具。兼几案置匱之用。施函。斲木爲筓。因其自然。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視束鐵編篋攢木片爲器者。天質爲勝。拉哈。土壁塔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圻。此國初過湖芮鞫間故俗也。拉哈壁上據棟中壘柱承梁。左右留二孔出。氣名嘛木哈圖拉。圖拉者。漢語柱也。霞糊。蓬梗爲榦。搏穀糠爲膏。搏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煙結如雲。俗呼曰糠燈。豁山。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去聲之。成毳漚。蘆簾勻暴爲紙。堅韌如革。謂之豁山。凡紙箋皆以是名之。羅丹。鹿蹄腕骨也。舊俗以蹄腕骨隨手攤擲爲戲。視其偃仰橫側爲勝負。小者以疊。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兒童婦女圍坐。擲以相樂。以薄圓擊之。則曰帕格。又以較遠之戲趨冰上。以中爲勝。名曰撒竿。周斐。樺木之用在皮。厚者盈寸。取以爲室。上覆爲瓦。旁爲牆壁戶牖。體輕而工省。逐獸而頻移。山中所產。不可勝用也。

黃河源流

黃河源出西甯徼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望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南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匯爲查鄂、靈鄂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元史地理志。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岷江

岷江。源出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四川黃勝關外。名楛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可爲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灌縣。分數十歧。至新津縣。復合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金沙江入之。

金沙江

金沙江。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捏烏蘇流出。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烏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徑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冲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合入岷江。流經夔州、荊州、武昌。與漢江合。

漢江

漢江。源出陝西甯羗州北幡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以上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委入於中國。

瀾滄江

瀾滄江。源有二。一源於喀木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名雜楛河。一源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敖

母楮河。二水會於乂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

潞江

潞江。在瀾滄江之西。爲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永昌府路江安撫司境。入緬國。

龍川江

龍川江。在潞江之西。其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入雲南之大塘隘。西流至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以上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流入南海。

檳榔江

檳榔江。在雲南邊境外。其源發自阿里斯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牙母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噶兒城。傍合噶兒諾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

恆河

恆河者。岡底斯南有山名郎千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賴腦兒。又流入郎喀腦兒。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地。又岡底斯北有山。名格喀巴珀。譯言師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二水合流南行。又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之水相會。山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克國。爲岡噶毋倫江。卽佛書所謂恆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行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

阿耨達池

阿耨達池者。梵書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卽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之南。有二湖相連。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也。

三危

禹貢。導黑水至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無確處。不能指其所在。今考猶中國之稱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班禪胡圖克圖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從極西之國。浮海二三年。方至中國。過小西天竺國登岸。小西離大西六萬餘里。大抵大西之人一年到小

西。又一年到中國。朱子答程泰之論禹貢曰。古人著書。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能如今目睹之親切著明耳。

衛河

衛河之水。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門泉。源遠而流長。及至臨清。其流漸細。以故北河一帶。每遇天。道亢旱。糧船不無淺阻。查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僅十餘里。有舊河一道。名曰蔡河。康熙四十二年大水時。曾由此入衛河。後被武城堵塞。若疏通成河。使漳河之水由武城縣西關北頭。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可永無淺阻之患。若慮伏秋之時。二水交發。其勢太大。查恩縣四女祠北減水閘下。原有引河一道。今宜疏通寬深。使水由古黃河下海。則運道民生。均受其利矣。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洪漳諸水。過臨漳。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愚按。臨清以北。運河每有淺阻。此河既至臨漳。分流爲二。若遇臨清迤北水小之時。將臨漳分流處。其北出入滹沱者堵閉。則東流出臨清。合會通河者。水自大矣。再將武城蔡河開道。又何水小之足患乎。

金代治河之議

金史。宣宗貞祐三年壬申。上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於宜村。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蓋天澤言。

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之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侵沒河北良田爲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倍收於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四年四月。延州刺史溫撤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於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尙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爲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

天山準回二部

西域。舊隸版圖者爲五衛。新設一府三縣。準、回兩部。以天山南北分界。準部所屬。有十六鄂托

克。二十一昂吉。五集賽。以烏魯木齊、伊犁二處爲大臣駐劄之所。左右皆置屯田。回部所屬。有關展、哈拉沙拉、庫車、沙雅爾、賽里木、拜、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莫爾薩爾、葉爾羌、和闐。六城共十二處。皆爲大臣駐劄之所。撫其民人。納其貢稅。凡天山南北伊、回兩部之駐防弁兵。皆屬伊犁將軍統理。準部。漢爲烏孫。北魏爲蠕蠕。隋爲西突厥。元爲諸王行營之地。明爲瓦剌。回部。漢爲西域城郭。三十六國內。如哈拉火州則車師。哈拉沙則焉耆。庫車則龜茲。阿克蘇則溫宿。喀什噶爾則疏勒。葉爾羌則莎車。和闐則于闐。唐爲伊、西兩州。爲焉耆、龜茲、疏勒、毗沙四鎮。宋以後。聲教不通。明時。亦曾遣使至其地。準、回兩部之外。其新入貢者。皆列外藩。準部之西北。則有左右哈薩克。即古之康居。回部之西北。則有東西布魯特。即古之布露。又有安集延、塔什罕、瑪爾噶朗、和罕、那木干。皆古之大宛。博羅爾拔達山。即古之烏秣愛烏罕。即大月氏。準部之水。曰伊列河。即古之伊列水。圖斯庫爾河即古之碎葉水吹河。塔刺河、愛雅爾淖爾河、額爾齊斯河。回部之水。曰羅卜淖爾。即古之蒲昌海額爾勾河。他里木河、阿克蘇河、喀什噶爾河出於葱嶺。葉爾羌河亦出葱嶺。和闐河出南山。皆古之所謂河源者。

天山

天山。即北山。亦曰白山。亦曰雪山。天山之南有大山。曰南山。西接葱嶺。東接安西府。與天山對

峙。漢書所謂南北有大山是也。

西域

西域全境。俱在肅州嘉峪關外。東南接肅州。東北至喀爾喀。西極於薩馬爾干。北抵俄羅斯。南界青海。今之安西府即漢酒泉燉煌故壤。出嘉峪關外。延袤千餘里皆其地。由安西府西北。行至哈密巴里坤。乃西域之咽喉。天山之要路。逾巴里坤至烏魯木齊。至伊犁。伊犁爲準噶爾所居。即漢烏孫地。唐書伊列河。突厥、回紇疊居此焉。其地皆在天山之北。過天山南。曰吐魯番。又西爲阿克蘇。爲烏什。爲喀什噶爾。爲庫車。爲葉爾羌。稍南爲和闐。凡三十六國。皆回部城郭。而居皆在天山之南。漢南山之北。葱嶺之東。蒲類海之西北。

西域三十六國

漢書西域傳三十六國。即今諸回城。盡入版圖。命大臣駐劄其地。屯墾亦漸可及。至左右哈薩克。即康居。在伊犁之西北。東西布魯特、塔什罕、安集延、即大和罕諸城。皆在伊犁之西。拔達山在葉爾羌之西南。皆是國家貢獻之國。

土伯特

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詔詔者譯言如來也。其地

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時。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反留其儀仗佛廟中。其後往來之人尙有見之者。見明實錄。

哈薩克

御製詩註。哈薩克。相傳爲古大宛地。然大宛乃古城郭之國。則今土魯番、喀什噶爾、葉爾羌皆是回部。與哈薩克之逐水草無城郭者不同。至布魯特。卽唐布露。睿考精詳。足證從前之訛謬。大宛當日部落強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則安集延、和罕、拔達山諸城。當亦漢時附庸大宛者與。

烏孫

西域列傳。烏孫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又從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西後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後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按圖而稽。了了可指。古今同此山川。同此道路也。

騰格普耳

西域貢賦。以錢折糧。名曰騰格。又曰普耳。一作普兒。計一騰格。爲錢五十文。普耳之數。又少於騰格。

又有果園稅。歲徵綠葡萄以充貢。今伊回兩部。俱開局鑄乾隆通寶。中外一統。二萬餘里。同軌同文。自結繩以來。未有斯盛也。

西域貢品

葉爾羌歲貢石榴、蘋果、木瓜。分賜內庭諸臣。作回城三果詩。董東山宗伯繪三果圖。喀什噶爾歲貢乾葡萄二千觔。拔達山貢刀。形似斧。柄嵌寶玉。和闐貢玉。大者長數丈。小者不可數計。明駝捆載。絡繹載道。回部貢金。命鑄麟趾襲駝之形。上賦詩紀其事。

西北回族

西北回子。種類甚多。當日元太祖征服回子諸國。悉有其地。因分諸子分統之。是爲部落之主。歲月既久。語言行事及服食器用。漸習彼處風俗。其中蓋有元之苗裔。而亦不能自知矣。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舊屬準噶爾。額魯特強時亦遊牧於此。二十年平定伊犁。額魯特人剿滅殆盡。乃建城於紅山嘴下。沃野千里。草肥水甘。宜於畜牧。屯田收糧。足資官兵之需。闐闐鱗次。中外百貨皆備。紅山嘴高峯疊嶂。上賜名曰福壽之山。

巴里坤

巴里坤。在哈密之西北三百餘里。烏魯木齊之東。亦準噶爾故地。爲南北兩路適中之所。在雪山北。氣寒多雪。惟夏日乃無耳。道旁有石礪一。漢文。稱其地砂磧險遠。極望西北。氣青白。漫漫如霧。雪深盈丈。人畜不能行。云云。不知爲何代所立。蓋荒寒之地。自古棄之域外也。

伊犁

伊犁。準噶爾之巢穴。自十九年天兵平定後。故地全墟。額魯特人戶百萬。皆伏誅。二十九年。築城曰惠遠城。將軍駐劄。城之東五十五里曰巴彥達。亦建城。曰惠甯城。駐領隊大臣一員。伊犁東接烏魯木齊。南界回疆。西北臨邊。軍臺十二站。卡倫三十餘處。回子六十戶。收糧足食。天少雨。泉細。官兵廉俸鹽菜。於內地調餉五十餘萬兩。復運綢緞萬匹。與哈薩克易牛羊馬匹。設寶伊之局。鑄銅六七千斤。歲差領隊大臣巡查哈薩克。收賦稅。牛馬百取一。羊千取一。額魯特之台吉。回子之伯克。皆隨年班入京。

撻拉巴哈臺

撻拉巴哈臺。地名雅爾。又曰楚呼楚。卽阿睦爾薩納遊牧故地。參贊大臣駐之。建城周數里。地居極北。非四達之區。貿易者少。近來商民漸集。以上準部。

關展

關展。回部小城。地當孔道。東界哈密七百七十里。西至哈拉沙拉一千一百二十里。北通烏魯木齊之齊克打坂。爲南路衝衢。建城。圍五里有奇。駐辦事大臣一員。轄軍站六臺。西二百六十里爲所屬土爾番回子之城。又西南五百里。爲賀卜諾爾回城。卽黃河源星宿海也。舊文稱羅卜淖爾。自關展至和闐。此四五百里之南面。與自和闐南至後藏。此四五百里之東面。周迴萬里。皆名星宿海。渺無人烟。間有童山泥濘。從無人至。蓋遍地皆泉也。以上回部。

哈拉沙拉

哈拉沙拉。回部小城僅三里。土爾番西八百七十里。設辦事大臣一員。其地初亦繁盛。被準噶爾侵凌。占爲牧場。回人逃散。三十六年。土爾扈特來降。安插資生。

庫爾勒

庫爾勒。在哈拉沙拉西南一百五十里。多情蘭回子。無駐防。歸哈拉沙拉大臣管屬。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經霍集占叛亂。大兵剿滅無遺。將情蘭回子移駐。情蘭。回子別一種也。狡詐不法。喜訟。其地平川豐草。大水滌澗。多可耕之土。其南皆沮洳。近星宿海。凡自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沙雅爾等處來者。必經布古爾之土橋過渡。舍此無他徑也。亦歸哈拉沙拉大臣管理。

庫車

庫車。在布古爾之西三百里。城圍九里有奇。地高城堅。駐辦事大臣一員。收歲糧外。納銅一千八十觔。送烏什鑄錢。硝二百觔。磺三百觔。送伊犁。火藥六百觔。給各兵丁。南去馬行三日。山場豐美。多野牲。益南。近星宿海。庫車本爲回疆大城。四五萬戶。霍集占之亂。回子幾無遺孑。大兵平後。休養生息。家給人足矣。

沙雅爾

沙雅爾。屬庫車大臣管轄。止設回職。納糧千餘石。銅硝等減庫車三之一。天災地濕。宜粳稻。諸果皆佳。梨尤美。夏多蚊。回子以布爲帳。晡時。男婦子女。皆入帳中。二更後卽寤。西南馬行八日可至和闐。東南行二十八日可抵前藏。其南近賀卜諾爾。

烏什

烏什。回子謂之土爾番。譯言都會也。在庫車之西北千里。城依南山。大河繞其北。準噶爾時最盛。霍機斯旣擒達瓦齊來獻。後霍集占復叛。伏誅。三十三年。辦事大臣蘇成經理失宜。回子不堪其擾。同叛被害。將軍明瑞、參贊永貴平之。盡誅回衆。調總理回疆之參贊大臣駐劄各城。所納銅觔交糧餉局。鑄乾隆通寶。每文重一錢二分。抵銀一分。每百爲一騰格。回子私用。每五十呼一騰

格。猶之內地呼小錢也。回子所用。舊皆普爾。今則自哈拉沙拉以東皆用通寶。無普爾矣。北界冰山。南皆平川沃野。東至庫車城。西連葉爾羌。安軍臺二十一站。卡倫六處。統轄烏什、阿克蘇、拜、賽里木四城回衆。外藩貿易人至應納之稅。十分抽一。四十年。賜城名曰永甯城。冰山。歲一
致祭。

阿克蘇

阿克蘇。在烏什永甯城之東二百里。人戶二萬餘。田土寬廣。麻麥棉穀諸豆各果皆茂。馱馬牛羊羣聚。人善攻玉。製器精巧。商民鱗集。街市交錯。每逢八棚爾期會。貨如雲集。

拜

拜。回部小城。四五百戶。在阿克蘇之東四百五十里。地寒糧少。無駐防。

賽里木

賽里木。在庫車西北二百一十里。拜之東八十里。地寒木稀。產銅硝及攻玉之寶沙。人敦實。無回習。但喜暢飲。與庫車回子相似。

葉爾羌

葉爾羌。回部一大城。回子呼葉爾啓木。明史作葉爾欽。霍集占之舊巢穴也。其居室壯麗。瓦以綠

琉璃。今爲糧餉局。園亭亦華敞。今爲辦事大臣衙署。城池堅固。圍十餘里。歲收葉爾羌、和闐正賦三萬五千餘兩。糧三萬五百餘石。金三十兩。清油八百斤。租稅銀一千六百餘兩。充官兵口糧公用。又折收回布五萬七千五百餘匹。棉一萬五千斤。布袋一千四百餘條。麻繩一千二百餘根。銅三千斤。並運伊犁將軍處。充公鑄錢等用。東界烏什。西界巴打克山。南控和闐。北隣喀什噶爾。西南一帶均與外藩連邊。所屬回城十處。葉爾羌最大。人戶七八萬。中外商賈。山、陝、江、浙之人悉至其地。外藩之安集延、退罷特、郭訥、克食米爾之人皆來貿易。街長十里。貨如山積。異寶奇珍。往往而有。能鑲金攻玉。製極光潔。俗尙宴會。婦女亦能歌舞。回童嫺幼斗之戲。回婦善繩技。繩索銅爲之。然豪強兼并。伯克土豪每蠶食小回。故戶口多而不皆殷實。淫蕩喜男色。有相交數十年不絕者。所產米穀瓜果甲於諸城。石榴、木瓜、蘋果、瓜膏、葡萄乾歲以充貢。葉爾羌河產玉子。如斗如碗。如拳如栗。曾有重三百斤者。五色皆備。去葉爾羌二三百里。山凹密勒台打坂。疊嶂高峻。遍山皆玉。然玉石相夾。生者居之十九。其大至千萬斤之淨玉在高峯之肋。人不能上。土產犛牛。慣登陟。回子乘牛攜鑿。任其自墜而取之。因而傷人與牛者。往往有之。葉爾羌貢玉。自七千至萬金。其各河玉子。儘所得交納。

和闐

和闐。亦回部大城。北距葉爾羌七百餘里。南行二十日。卽後藏。西接外藩。而道路不通。層山阻隔。東皆沮洳。再東則星宿海矣。地荒遠。不隣大路。無往來交接之事。駐領隊大臣二員。受葉爾羌大臣節制。其玉籠哈什河、哈琅圭塔什河。皆多生玉子。人皆敦實服田。女工亦勤。養蠶。織繭。絨絹布。他城所無。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回部大城。在葉爾羌之西北四百八十里。回子布魯特耦耕雜處。爲西陲要害之區。駐辦事大臣二員。邊防機務。會商參贊。歲收普爾三千六百餘千。抵銀三萬六千餘兩。糧一萬四千餘石。充公用。又折徵布一萬疋。解伊犁。稅十分抽一。變價充公。歲貢盪納緞金銀絲納緞各果膏乾。官兵另一城。不與回子同城。地肥豐收。與外國交易。人戶殷實。其回城內屋宇修整。街長數里。商賈雲集。皮張緞布。玻璃珠寶。珊瑚玉器。在在門攤。牲畜糧果。更不勝紀。俗侈。多妓女。尙宴會。共屬九城。皆無其盛。以上回部。

哈薩克

哈薩克。古大宛地。回子一大國。稱其汗曰比。相呼以名不知避。地廣。富牲畜。生子十六歲卽分牛羊。使自爲計。貴中國磁器梭布倭緞片金之屬。無刑罰。有不馴者。衆議罰以牲畜。尤甚者。衆

讖殺之。亦不關白其比。乾隆二十一年。大兵入其巢穴。其比阿布賴乞降歸化。納貢稅。歲無缺額。人皆回子。而無禮拜諷經之事。間有食猪肉者。

布魯特

布魯特。回子之一種。在安集延、喀什噶爾之間。北亦與伊犁接。地廣人衆。稱其主曰比。不蓄髮辮。禁食猪。氈帳爲居。游牧爲業。牛羊爲食。凍乳爲酒。與額魯特無異。貴中國磁茶細布火烟燒酒。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回部後。仰饗天威。歲歲貢馬朝覲。

安集延

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二十三年歸王化。地在喀什噶爾之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屋宇田園米麥。豆果蔬桃杏葡萄蘋果木瓜石榴。人善貿易。權子母。入鄂羅斯、克食米爾、溫都斯坦等處。則兌其玉器金銀絲緞新巧器具。至回疆。則兌其紬緞布匹磁茶藥料。果歲往來不絕。愛分毫之利。無髮辮。不食猪。回疆各國皆賴其營運以通貨物。

博羅爾

博羅爾。西域別一種。在葉爾羌之西。不禮拜把經。不通回文回語。飲食無忌。深目高鼻。纓喙多髭。男女無別。兄弟共一妻。以次御宿。而懸其靴門外。見者輒止。生子女以次分屬。無兄弟。與威

里共之。次以齒。地鹵人貧。以人為賦。生子二三。則納一子汗。汗即鬻于他國。收其值為利。性怯懦。屢受布魯特、沙關記等擄掠人口。悉不較。

鄂羅斯

鄂羅斯。即俄羅斯。在邊外諸國最大。東界朝鮮。南界中國。西北鄰控噶爾。東西二萬餘里。南北止二二

千里。自其汗察汗沒。無子。遂傳女。今已七代女主。有所幸孕。則殺所幸。生女嗣位。生男則謂他人種也。男女蓄髮。男日以膠水刷鬚。令易曲卷。銀鑄錢紋。肖其汗之面。重七錢餘。有憲書甚准。男女日沐浴示潔。見人接吻為禮。都城數十里。官分文武。皆佩刀。以玉金銀銅鐵錫飾刀柄。以別貴賤。五丁抽二。三丁抽一。以為兵。年十六入營。給以馬械。終身不娶。逾五旬放出。聽其便。犯竊犯姦殺人出邊者。皆斧剝殺死。地鹵沃不齊。產玻璃黑貂玄狐狍獭銀灰鼠海龍水獺之屬。鄂羅斯本為控噶爾之屬國。後恃其強。不復稱臣納稅。漸且侵擾其境。兩國交爭。鄂羅斯屢經大剽。傷二十餘萬人。復稱臣求和。于常幣外歲增童男女各五百人。遂至微弱。

控噶爾

控噶爾。西域回子大國。在鄂羅斯北。地廣。東西包鄂羅斯之外。建城極大。南北徑。馬行八九十日。城門二千四百餘。城內大江三。宮室以金銀珠寶為飾。遍產赤金白銀珠寶不為異。比戶

皆豐。在西域爲有禮教之地。然哮喘。納馬茲禮拜。男婦皆然。不殺人。兵亦精銳。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投中國。鄂羅斯侵其邊。控噶爾出兵壓之。鄂羅斯被其殺戮甚重。

克食米爾

克食米爾。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冬夏溫和。多沃野。花木檀降甚茂。精水法。引水逆流。樓上垂瀑布。好販運。通海洋至溫都斯坦。皆以舟。

溫都斯坦

溫都斯坦。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日。至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日即是。水道亦通。以象耕。服車致遠皆以象。有馬牛。無駝羊。不知游牧。產米穀瓜蔬花竹。人習伎巧。善攻玉器。而大薄如蟬翼。文如髮。鍍金銀爲絲織綢緞。金漆雕鏤。皆精奇。遍貨於各國。穴地爲池。深數丈。旁掘土爲室。室亦精潔。飾以金玉。亦有樓閣。無地上建屋者。舟居者亦多。市必以夜。皆因地炎薄。不敢烈日居處往來也。有玉山。多產黃金寶石珊瑚之屬。貴中國磁器。尤重大黃。貴客至。以大黃代茶。人一年不服大黃則死。雖貧苦小回亦儲兩許。囊繫衣領。時舐嗅之。然其地險遠瘴癘。他國人至多死。城之西巨澤數千里。中有高山。莫窮其頂。出獅子。頭大尾虬。黃質黑章。毛如虎文。長五六丈。時踞峯頂。望月欲吞。往往猛飛香月。去十許里而墜死於山谷中。取獅者開地爲

阱。伏砲手於下。遇負雛而至者。發砲斃其母而取雛。以精鐵作柱。密布層覆。圍而畜之。日飼以牛。

音底

音底。西域一國。從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即至。地饒多寶玉。非回子種而衣帽相似。人敬牛。朝夕朝拜。有事則禱之。以黃金飾其角。飼膏粱。被文繡。牛之室褥以金絲緞。凡飲食器。必以牛糞拂拭之。而後貯食。入回疆貿易。見殺牛者必痛詈之。予見世之不食牛肉者。孝弟可薄。法網可犯。而其戒終不可開。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萌芽弗拔。尋及斧柯。音底之俗。殆亦由戒而生敬歟。

巴打克山

巴打克山。回國。風俗文字與內地漢回子字同。自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里至其界。二十三年。霍集占逃至其地。其汗截而殺之。獻尸至。上賞之。三十三年後爲退木爾沙所滅逃亡。人口。僅千餘戶。

退木爾沙

退木爾沙。回國。在巴打克山之西。多山水。宜牧畜。間有種二麥者。以肉爲食。乳爲酒。牛馬遍

地。好鬥。似布魯特之俗。

敖罕

敖罕。西域大國。在退木爾沙之西。溫都斯坦之東南。方數千里。人稠富。天熱多雨。花果茂盛。產五金寶玉金鋼石。有煙瘴。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爲異物。解蠶織。俗淫。男女無別。尤嬖男色。不許他合。種類甚雜。各分部居。

郭酣

郭酣。回國。在葉爾羌之西。馬行四十餘日至。其地人短小。僅二三尺餘。好鬥。有笑其矮者。輒持刀併命。馬牛高二尺。羊長尺餘。味肥而甘。駝如驢。有菽粟。無布帛。至內地購布。而不愛絲綢。

退罷特

退罷特。西域別種。在葉爾羌之西南。和闐之正南。馬行五十日可至。與後藏地界相連。無城郭宮室。山中鑿石穴居。偶有游牧者。俗敬火。每晨起引火燄出。則向之拜。有事則叩禱。

塞克

塞克。西域大國。非回類。在敖罕之西。人戶百萬家。地肥。備五穀。駝馬牛羊遍野。食以豬爲上饌。人富足。善射。以打牲爲業。每人挾標槍五桿。長四五尺。百步內發輒中。西域中此最無欺詐者。

沙關記

沙關記。葉爾羌屬之回人。先爲霍集占之黨。逃至外藩。同伴奉以爲尊。漸聚衆至五千人。自立爲伯克。兇暴好殺。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餘日。沿途無薪草。以馬通○疑當作糞爲炊。窮僻之區。

轄哩薩普薩

轄哩薩普薩。在安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別一種類。俗淫。好男寵。女子亦效之。

哈喇替良

哈喇替良。在安集延之南。多山。無平壤。苦寒。十月雪深盈丈。人皆於山坳溫處構屋藏閉。次年三月始出戶。地產獨峯駝。

布哈拉

布哈拉。回國。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地暖。冬無霜雪。歲三熟。瓜二熟。穀豆葡萄桑皆盛。不飲酒。私飲者即爲匪人。擒赴禮拜寺塔頂擲殺之。河多魚。產骨重羊。短小肉瘠。但骨重耳。黑者多灰。毛不多得。初不甚牧。近以中國人愛之。牧以獲利。則安集延一帶皆有之。以上西域各國

瑪轄提

瑪轄提。絕域國名。衣尙赤。以茜草日染其鬚令赤。善製大砲。人有巧思。通洋海。

安他哈爾

安他哈爾。絕域之地。多山。人以核桃松子爲食。打牲爲業。

查爾卓衣賽拉斯

查爾卓衣、賽拉斯二城。皆絕域之地。人貧乏。竊劫爲生。產獸如馬。性調良。日行千里。竊者乘之。馳遠近。

噶拉特查納等三城

噶拉特查納、阿拉巴、特謨勒。此三城同一語言。與各國皆不通。鬚染紅色。在大水濱。以魚爲食。水鹹不可飲。

烏爾古特二城

烏爾古特城、雅爾城。同一部。人皆回子。地產甜瓜。長六七尺。西瓜大如磨。

盤佳堪特二城

盤佳堪特城、怕爾海城。二城同部。桑葢有赤白黑綠四種。大四五寸。採以爲糧。

巴喇哈

巴喇哈。絕域一大國。地廣人繁。多沃田。產青金石寶石金剛石玻璃。鐵白如銀。五穀皆有。果多。

異狀。有赤鱗。空中飛如龍。口噴熱風。人觸之死。產獨角羊。大如驢。俗淫。重男色。

科罕

科罕。絕域之地。築室耕田。有豆穀二麥。善釀酒。產海龍黑貂玄狐。

阿薩爾四城

阿薩爾城、哈拉多拜城、巴拉城、哈喇他克城。四城同一部。以豆爲常饌。男女滿面皆毛。羊如驢。子壯多殺其父。

扎納巴特四城

扎納巴特城、色里卓衣城、別什克里城、巴色巴拉城。四城同一部。桑葚大無核。人賴以食。男女遍身皆毛。冬夏惟皮衣一。不着禪。

噶爾洗

噶爾洗。地大多山。出獅子犀象。人日飲酒取醉。有大米菽豆。

薩穆

薩穆。絕域一大地。在控噶爾西一萬三四千里。磚瓦爲屋。布帛爲衣。地隣大水。不知彼岸。

阿拉克

阿拉克。控噶爾西北之一大國。與薩穆相似。工匠尤巧。造屋冬暖夏涼。以金銀製人形。可服役。無邪魅。皆人巧爲之。

女國狗國

西海中有女國。無男。山有神木。一抱之則感而孕。有狗國。生女如人。生男皆狗。

阿諦國

阿諦國。在西海中。與控噶爾相接。人長三四丈。弓矢及一二里。性怯。畏鑼鼓之聲。生女高數尺。

男高數丈。喜生食人獸。以上西方絕域諸國。

西域各地距離

出嘉峪關。西去一千五百八十里至哈密。哈密西去九百五十里至關展。哈密正北去三百四十里。即巴里坤。關展西去

二百四十里至土魯番。土魯番西去八百九十里至哈拉沙拉。土魯番北去四百九十里。即烏魯木齊。哈拉沙拉西去九百六

十里至庫車。庫車西去六百九十里至阿克蘇。阿克蘇分爲二路。其西去一千一百九十里即葉爾

羌。阿克蘇北去九百五十里。即伊犁城。其西南去二百四十里即烏什。葉爾羌西去四百二十里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南

去六百五十里至和闐城。即哈爾哈什。

俄羅斯

俄羅斯、漢、唐時爲大食國。歷今千八百年。元太祖與弟分收地。弟滅俄羅斯。卽以封之。曰察罕汗國。仍舊名。元入中土。沿腦溫江、黑龍江置驛。歲與察罕汗通問慰。江岸殘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脫博斯奇城。近邊曰泥撲處城、包楞額城、尼爾苦斯城。尼爾苦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泥撲處城之人。別其種曰羅刹。誤稱爲老鎗。又誤爲老羌。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江之西官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織罽爲之。秃袖方領。冠高尺許。頂方而約其下。行坐有兵監之。所攜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易緋布煙草椒糖錫諸物以去。俄羅斯來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古字。貴官與商賈名俱列內。康熙丙申年來文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蓋遼自有城郭人民始也。署銜俱列先代官職於前。重世祿也。將軍以其文達兵部理藩院。出爾罕者。兵車之會。地在卜魁城北十餘里。定制於草青時。各蒙古部落及虞人胥來通市。商賈移肆以艾渾墨爾根。屠沽亦皆載道。輪蹄絡繹。皮幣山積。牛馬蔽野。集初立時。劃沙爲界。各部落人駐其北。商賈游人官卒駐其南。中設兵禁。將軍選貢貂皮後始聽交易。凡二十餘日而散。

纏頭回子國

纏頭回子國。在俄羅斯、卽厄勒蘇準噶爾兩國之間。以銅磚爲城。玻璃飾郭。郭外行三十餘里始一周。其中王居極麗。輿馬甚盛。歷古今無二姓主。隣國犯之不與較。亦不通使各國。其買賣交易。至西

甯多壩口而止。西甯之西五十里曰多壩口。有大市焉。細而東珠瑪瑙玻璃之屬。粗則禮毯藏香。中外商賈咸集。惟纏頭回子萬里西來。富於他國。亦能精鑒寶物。年年交易以千萬計。

俄羅斯地土風俗

俄羅斯。一名羅刹。古丁零羗國也。其幅員東近朝鮮。西至荷蘭。北至海。南至喀爾喀。其天夜短晝長。其地多水。通舟楫。其土物五穀六畜百果諸蔬。及玻璃毡鐵紅黑牛皮之屬。其人皙面隆準。深眶綠睛。亦有黑睛。云李陵種也。卷髮赤髭。鬪衣錯履。貪杯杓。嗜酸辛。餐麩鷄。飯糗糝。橫板爲屋。柵木爲城。鑄銀爲錢。編名爲簡。免冠點首爲禮。有嫁娶。無醮迎。有葬埋。無服制。有耕穫。無耘耔。有歲時。無曆日。其教宗耶穌。

師子國

唐開元初。有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以馴養師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值。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樂土競往。遂成大國。此卽佛經所言天龍夜叉之屬。又聞廣東民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契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而舟來。所命貨物。與原契不爽。亦師子國之類也。天下事真有不可理曉者。

烏斯藏

番各寺。烏斯藏卽吐番地。順治五年。闡化王入貢。定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陝西。十七年。大寶法王灌頂國師圓通妙濟國師進貢。貢道由雲南。

陝西邊地番寺

陝西邊地番寺。洮、浪、河州、莊、浪、西甯、肅州諸番僧族不一。順治八年。河州弘化寺、顯慶寺、莊浪感恩寺進貢。十年。莊浪報恩寺、端嚴寺、西甯瞿曇寺、淨甯菩提寺、淨覺寺、慈利寺、延壽寺、普法寺、吉祥寺、伊兒結寺、西納演教寺進貢。十七年。岷州圓覺寺進貢。康熙二年。洮、浪番僧二十一寺。換給勅書後。又給五寺勅書。共二十六寺。分爲四族。定貢期三年一次。四十三年。肅州歸化寺、西甯教化寺、寶貝寺換給勅書。定貢期三年一次。附載二十六寺。圓覺寺、大崇教寺、講堂寺、刹藏寺、弘教寺、洪福寺、法藏寺、朝定寺、石崖寺、魯班寺、永安寺、廣善寺、昭慈寺、洪濟寺、崇隆寺、寶淨寺、寫兒朵寺、讚林寺、永甯寺、廣德寺、三竹寺、裕龍寺、藏經寺、荔川寺、工布寺。

四川邊地番寺

四川邊地番寺。金川寺在四川威州保縣。康熙四年題定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四川。

東海諸郡落

東海諸郡落。天聰七年。使大部落僧格額駙率眷屬來朝。順治五年。索倫部落進貢歸誠。每年貢貂皮至京。

滇南十善

明馮時可滇行紀略云。滇南最爲善地。六月卽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二也。地氣高爽。無霉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椀。大樹合抱。鷄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

活佛

舊說烏思藏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州。彼處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王五年一換。將死語諸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母爲某。汝等依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三日卽能言。告其父母曰。我烏藏王。彼國自稱烏藏。無思字。死日曾語國人來迎。當送我往。父母卽送至。其臣民亦如言備寶物以迎至國。五六月暴長如成人。能登壇說法。往事悉記。經亦淹熟。惟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所生多在外番。夷人稱曰活佛。王死不葬。俟新王至。方火舊王骸。此郭青螺所記。

近日活佛尙有四人。年壽如常人。無五年一死之事。

緬甸

傅副憲顧自滇歸。語人云。阿瓦城卽三江城。舊有甌城一座。高丈餘。周八九里。九門。炮臺二十座。會長房帖金爲飾。大頭目皆瓦房。小頭目以下皆草房。城內居人約萬家。附郭民約三千家。多有西洋人。城西卽大江。東北二面有錫箔江環流。西南一隅通陸路。城市鄉村皆行車。直梗城。與阿瓦城隔江。舊有破城。周八九里。八門。乾隆二十六年始修整。高丈餘。大頭人居住。民房數千。貿易多集此。木梳城。在直梗西一百八十里。甌城。周十里。高丈餘。五門。外有濠溝。寬十餘丈。積水深丈餘。名水城。城內約二萬家。皆草屋。會長房與阿瓦相等。緬會或居阿瓦。或木梳。九鈕城。在金沙江邊。去木梳七十里。甌城。周七八里。高七八尺。八門。頭人居住。約萬家。貿易亦多。江邊多船。緬匪兵共萬餘。每名給銀四十兩。購買充當。平時每月每名給穀兩籬。每籬三斗。無餉銀。分中左右三營。左漆左腹。右漆右腹。中則全漆。緬俗。三月過年。五月喫齋。至八月十五日。止。十六日後放兵四出。搶擄以資衣食。遇出兵。向所轄土司。按戶派夷民爲兵。每戰使緬兵押夷民前驅。迎戰遇有殺損。亦不愛惜。近與暹羅構釁。皆水戰。兵船約百隻。緬會畜象數百隻。給夷民分養。土司襲替。給以象。身故仍收回。輾轉索銀。率以爲常。間亦以象戰。西南民多地闊。前四

城外。尙有宴公、白古、董悟三城。皆其所屬。與暹羅接壤。俗尙白。酋長白衣。金邊。披髮赤足。民男披抄子。女穿筒裙。冬夏皆單衣。緬地產象牙棉花魚鹽。猛拱產玉石琥珀。猛密產寶石碧牙。西波龍章國。峒有銀鑛。

臺灣

張柳漁侍御。巡視臺灣歸。得絕句百首。述其山川景物。番俗夷風。情形如繪。臺灣爲古毗舍耶國。始見於文獻通考。明季莆田周嬰遠游編載東番記。稱其地爲臺員。蓋閩音之訛也。臺灣之名入中土自茲始。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俘掠海濱。臺灣之有中土人自茲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取之。順治辛丑。鄭成功降荷蘭。據其土城。改名東都。尋改東甯。康熙癸亥。大兵蕩平島寇。鄭逆歸誠。臺灣之入版圖自茲始。

徐敬業等後裔

唐書載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中有僧名延素。向其將號徐舍人者乞命。徐曰。師無恐。余徐敬業五代孫也。昔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竄入谿洞之中。已經數世。今甚繁衍。掌握兵要。未嘗不思故土。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悉解漢俘千人。同延素歸國。延素近傳其事。漱石間載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數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間。吳

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見其族。狀與苗獠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勅尙在。明紀遺聞載陳友諒亡後。陳理被擒。友諒尙有二子。挈眷屬。逃入楚中深洞。自相婚配。將一姓別爲二姓。弟仍姓陳。兄將陳字易作鄭字。名曰哥陳。子孫繁衍。或曰今梅花洞中種類卽是。

進貢各國

朝鮮國。崇德二年封爲朝鮮國王。卽高麗國。於諸國中効順最先。有年貢。有節貢。歲以爲常。貢道由鳳凰城。琉球國。在東南海中。本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後爲中山所併。世稱尙氏。順治六年請貢。八年進貢。定貢期二年一次。貢道由福建閩縣。荷蘭國。在東南海中。順治十年請貢。十三年進貢。初定八年一次。後改五年一次。貢道由廣東。今改由福建。安南國。古交趾地。順治十八年請貢。康熙二年進貢。貢期初定三年一次。後改六年兩貢。貢道由廣西憑祥州。暹羅國。本海南暹與羅斛二國。後并爲一。順治十年請貢。康熙三年進貢。貢期三年一次。貢道由廣東。西洋諸國。俱在西南海中。康熙六年。始通朝貢。地遠難定貢期。貢物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蘇祿國。雍正四年。始遣使朝貢。貢道由福建。土魯番。在陝西西北。順治三年進貢。十三年定貢期。五年一次。貢道由陝西、甘肅。

茶餘客話卷十四

山陽阮葵生著

譯經

唐顯慶元年。玄奘法師翻譯梵本經論。時薛元超、李義府問古今譯義何如。師曰。苻堅時曇摩鞠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成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引證極多。於是勅令譯經。使十餘人如于志甯、來濟、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又諭有不穩當處。隨時改正潤色云。見藏經三藏法師傳。宋時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沿唐舊也。今日所傳藏經。大抵皆六朝、唐人文士秉筆而書。而緇流中之通梵音解字母者。唱演而出。通中外之情懷。達華梵之歧音。隨震旦之語言。緇月邦之教說。全憑字母以罄形聲。而所傳之字母。各不相同。蓋緣諸僧生非一時。居非一地。其緇譯諸經。亦各本其師傳。初未歸於畫一。或字體本同而音呼迥別。或音呼不異而譯寫迥殊。較之西域元文。已經三易。其中舛訛。不但魯魚帝虎而已。

譯經高僧

佛法之著。由於經典之傳。經典之傳。由於緇譯之力。自古譯經高僧。殫心文律。克暢宗風。誠彼

法之津梁。而禪門之肩輿也。一沙門僧伽。婆羅扶南國人。梁天監五年隨舶至都。勅召譯經。訖十七年。合一十一部四卷。卽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用字母五十字。一沙門不空。本天竺婆羅門族。師事金剛智三藏。隨住洛陽。自天寶至大曆六年。譯經五百餘卷。七十七部。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五十字。金剛頂經字母五十字。華嚴經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竺曇摩羅察。晉言法護也。月氏人。歷遊各國。通各國音義字體。大齋梵經東歸。譯經百七十五部。世稱燉煌菩薩月氏菩薩。所譯光讚般若經字母四十一字。一沙門無羅叉。于闐人。于惠帝元康元年譯放光經一部于陳留水南寺。先是潁川沙門朱士行西度流沙。至于闐。寫正品梵文九十卷。六十萬餘言。于晉太康時欲送洛陽。國王不許。士行積薪燒經。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燒。言已投經。不損一字。國王駭服。送至洛陽。衆請無羅叉譯出。所譯放光般若經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後秦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講說諸經。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等八百餘人隨什傳寫。所譯摩訶般若經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玄奘。姓陳氏。遊西域十七年。貞觀十九年還京。譯三藏要文六百五十七部。所譯大般若經字母四十三字。一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羅衛人。義熙十四年孟顛、褚叔度請賢爲譯匠。將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詮定文旨。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所譯華嚴經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實叉難陀。唐名學喜。于闐人。天后證聖元

年譯華嚴經及楞迦經等。所譯華嚴經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地婆訶羅。唐言日照。中印度人。天后時譯大乘顯識經等一十八部。所譯華嚴經續入法界品字母四十二字。一沙門般若。罽賓人。元和間譯經八卷。所譯華嚴經字母四十二字。

有無色空善惡

禪家不著有。不著無。却著不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却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却思無善無惡。

三身

凡佛皆有三身。一曰法身。謂圓心所證。二曰報身。謂萬善所感。三曰化身。謂隨緣所現。

宗

維摩經以不思議爲宗。金剛經以無住爲宗。華嚴經以法戒爲宗。涅槃經以佛性爲宗。

如來

多陀阿伽陀翻爲如來。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爲如來。此以法身釋也。又第一義爲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也。又成實論云乘如實道成正覺。故名如來。此以應身釋也。道院集要云。本覺爲如。今覺爲來。佛書雜說云。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

能仁寂默

釋迦牟尼即能仁寂默也。能仁是姓。寂默是字。性從慈悲利物。字從智慧冥理。

菩薩

菩薩即菩提薩埵也。經疏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天台解云。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薩也。

釋

僧家不用姓而稱釋。始於衛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過於釋迦。乃以釋命氏。

王隨楞嚴疏序

宋天聖六年。王隨撰楞嚴疏序云。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來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銓。聞有此經。遂請對譯。融筆授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則今之楞嚴。乃彌迦所譯之梵文。而房融秉筆而書之者也。吾不知融之所書。果否盡協彌伽之梵文。彌伽之所譯。果否不謬世尊之經旨。是皆未可知也。

指月錄

明瞿問卿汝稷。字元立。常熟人。文懿之子。精於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之如紫陽之集

注也。

關佛名文

安溪先生云。關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傳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矣。

蘇軾不溺於佛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蘇長公。王阮亭詩云。慶曆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爲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老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寤則推墮混濛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於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公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觀此乃知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感於彼教之言。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

節義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爲聖賢。讀悅恍諧衍之賸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蒙叟謂有得於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佛老都是忍心漢

昔人謂佛老都是忍心漢。人之所以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則無所不忍。嗚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佛教源流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于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惟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一大略也。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

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威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惟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謂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開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其說乃大備。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重朗。朗授湛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惟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一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鑿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曰懷讓曰行思。皆深入闢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勵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潯山大圓禪師靈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倡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仰山之宗。行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鑒。鑒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

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獨力。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修。修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得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麗。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線。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世。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正會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是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思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象。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禪教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授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捧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

不可得而悉數也。

鬼怪

朱子一日論鬼怪事。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問公見否。曰曾見有鬼爲祟。聞寺鐘一扣。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此鬼亦即公輩人所爲耳。安溪云。蓋生前如此信鬼。死後安得不爾。予謂此等人。生前爲人時。尙不足重輕。死後爲鬼。縱極作祟。又安足畏。

神鬼塑像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門。遊彰義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入。如畫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尋卒。吾鄉城隍廟兩廊塑皂隸像數十。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隣女有被蠱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數輩糾合鄉人持杖擊碎豎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宋○按當爲唐人三水小牘所載女靈觀事。與孝廉事絕相類。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南中雕手塑廟像如生。往往邪祟憑之。所在多有。北方劉鑾塑尤著名。入廟者無論妍醜。皆不必動心。彼自無因而入。過於敬畏與過於褻狎。皆足致殃。明道先生於寺廟布席。令勿背佛像。語門人云。凡具人形者。皆當以人禮待之。又與伊川同入廟。明道見佛揖而進。伊川則否。門人問

之。明道曰。但論年齒。他也比我多幾歲。一揖何妨。富鄭公在洛每與邵堯夫至寺。見佛躬身致敬。堯夫笑曰。無乃爲佞乎。

梁武宋徽

自古帝王崇釋教者。以梁武帝爲最。崇道教者以宋徽宗爲最。然皆不以令終。

秦以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猶後世公主也。妻河者當是投之於河。如河伯娶婦故事。蓋當時戎俗有此耳。呂東萊作大事記。改主爲生。又改生爲甥。無一而可。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不道。卽釋家亦未明言其在某方某地也。龐懋賢文昌雜錄云。余讀會要。唐貞觀十五年。太宗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蒼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則竟實有其地在海中矣。又吉凶影響錄載黃靖國至一獄。云是唐武后獄。內以大瓮貯數萬蝎螫之。酷吏奸臣皆各有獄。荒誕不經。又與于二氏之甚者也。魏叔子作地獄論。雖曰文人戲筆。然終非儒者所宜。

文人寓言

宋玉招魂。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爛土雷淵。則劍樹刀山之地。文人寓言。實異說之濫觴也。魏、晉而後。愈演其文。釋氏之書亦竊其說。一言不知。可弗慎歟。

普陀

普陀山。梵書中有三處。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中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才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達拉也。亦爲觀音化現之處。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於彼地山川應有所據。然不可考矣。

酷吏如閻羅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一片婆心。不意爲來俊臣輩作說法也。讀史記酷吏十人列傳。如對森羅殿上十閻君。刀山劍樹。鑊湯鑪火。縱橫交陳。寒夜篝燈。披諷一過。陰風颯颯。殆不減高表仁海上之所見矣。

七佛三十三祖

七佛。毗婆尸佛、九百九十八尸棄佛、九百九十九毗舍浮佛、拘留僧佛、現在賢劫第一尊拘那含牟尼佛、二。迦葉佛、三。釋迦牟尼佛。四。三十三祖。摩訶迦葉、天竺第一祖阿難、二。商那和修、三。優婆塞多、四。提多迦、五。彌遮迦、六。婆須蜜、七。伏駄蜜多、下有缺文脇尊者、十。富那夜奢、十一。馬鳴大士、十二。迦毗摩羅、十三。龍樹

尊者、十四。迦那提婆、十五。羅睺羅多、十六。僧迦難提、十七。迦耶舍多、十八。鳩摩羅多、十九。闍夜多、二十。婆修盤頭、廿一。摩拏羅、廿二。鶴勒那、廿三。師子比丘、廿四。婆舍斯多、廿五。不如蜜多、廿六。般惹多羅、廿七。菩提達摩、天竺第二十八祖。爲中華第一祖。慧可大師、天廿九。華二。僧璨大師、天三十。華三。道信大師、天三十一。華四。弘忍大師、天三十二。華五。慧能大師、天三十三。華六。

僧道藉以養游民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食遊手好閑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詎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避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絕如綫。正學昌明之會。彼說不足以惑世誣民。法海珠林。聊供詞人之藻績耳。況叢林紺宇。分養無告之民。生齒日繁。豈可泥腐儒之陳言哉。

八功德水

蕭梁神僧寶誌遺像。在雞鳴山塔中。非近世工匠所能塑。今孝陵。乃誌公葬處。傍有八功德水。泉脈甘美。劉誠意改葬之。掘地見二大缶對合。啓之。誌公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瘞既遷。水亦

隨往。因建靈谷寺。八功德水。一曰清。二曰冷。三曰香。四曰柔。五曰甘。六曰淨。七曰不饑。八曰
獨疴。

五百羅漢

宋元豐中。久旱。裕陵祈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大雨隨至。命中貴物
色之。於相國寺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迎入內觀之。正如所夢。元絳喜雨詩云。仙驥鬻雲
穿仗下。佛花吹雨布天流。蓋指此也。

明祖最惡僧尼

唐會昌中。沙汰僧尼。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
祇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大秦穆護
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祇。胡神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是乃平添數十萬遊手坐食之人。
不知何以置之。豈能安靜無事乎。明太祖最惡僧尼。嘗聚僧盡埋土中。僅留首土上。命鏹之。名鏹
頭會。有一僧鏹去一首。復生一首。如此數十次。遂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
者。帝怒。命皆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永隆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
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龜頂。帝乃宥三千人。時

大旱。以遺香禱雨。卽應。上曰。此真永隆雨也。朝廷舉事。自有大中至正之道。其上矯枉過直。必至違道逆情。其下亦反常爲怪。乃物極必反之勢。聖明之世。豈有是哉。

湖隱上人贊

元牘記石刻有湖隱上人贊云。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個茅庵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脫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無賴不測。此殆所謂禿顛者乎。

佛徒作惡

北方寺廟多建於元、明時。妃嬪太監等。一寺之費至數十萬。帝師受戒。其令與誥勅並行。后妃公主拜跪受戒。甚有爲大布施者。下令罵西僧者斷舌。毆者斷手。相傳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必用腥肉。其乾兒義子皆市井無賴。甚至搆尋娼妓。以葦蓆爲棚。納妓其中。任諸僧取樂。名曰大佈施。爲來世輪迴轉身成男之地。元之僧有有妻者。呼曰梵嫂。又曰房老。彼時河南大相國寺中僧。皆有妻。元時胡僧哈麻等。進房中運氣行淫之術。號擯撲兒。元帝皆習之。胡僧又以咒術迷人。令男女交合。磨臍過氣。深種善根。傳佛子佛胎之說。謂之秘密教。見筆塵。元設宣政。掌天下釋教。天

下寺宇共四萬二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餘人。

海陵王抑僧徒

金史海陵紀。以右丞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於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又張通古傳。磁州僧法寶欲去。浩、暉留之不得。朝官又欲留之。海陵詔三品以上官責之曰。卿等每到寺。法寶正坐。卿等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耳。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遂歸信之。卿等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乃師法寶耶。

元覺發願文

唐沙門元覺發願文云。長得人生。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尼。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殊缺。盲聾瘖瘂。凡事可惡。畢竟不生。黃門。謂天閹不能行人道者。二根。謂兼男女二體兩用人道者。然則今人幸生中華承平之代。爲丈夫子。容貌端正。氣質清明。卽大歡喜矣。二根具男女二形。亦有數種。通書中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亦造化所感而成。

僧尼婚配

明末。瀋陽城中僧尼過多。本朝定關東。選僧尼少壯者一千人。卽成婚配。一時怨女曠夫咸得其和。歡聲載道。所生之子女。另編籍爲千丁。

佛法如燈籠

元不魯罕皇后喪子。問佛師云。我夫婦以師事汝。止一子。何不能保護。師答云。佛法如燈籠。風雨至。則可蔽。若燭盡。則燈籠亦無如之何。見山居新話。

禁都城建寺

任城王疏請禁都城建寺。以爲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己。此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

尤侗論佛雜說

尤西堂晚年留心內典。嘗云。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二語極有味。雜說中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吾不會佛法。趙州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人能眼中無佛。則心中有佛。心中無佛。則四天下皆佛矣。今之學佛者。只畫得一圓相耳。佛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人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或曰有。或曰無。予笑曰。若佛被狗子喫。則狗子定有佛

性矣。呵呵。某和尚因看庭前栢樹子話。自號栢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號乾屎耶。聞者大噱。然予有轉語難徑山僧。問何如是佛。臨濟曰。乾屎橛。既有乾屎橛的佛。豈無乾屎橛的和尙。恐徑山開口。便落坑子裏。呵呵。大慧云。天命之謂性。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是千百億化身。雖於道理尙隔一層。然辨才無礙。亦可喜也。不觀不聞。無聲無臭。西來大意。不出乎此。自誠明者。定生慧也。自明誠者。慧生定也。天地之道不二。而法門亦曰不二。至誠之道無息。而法界亦曰無盡。成已成物。猶之自利利他。形著變化。何異真如變易乎。學者熟讀三十三章。則四十二章在其中矣。戒生定。定生慧。定慧相生。而總以戒爲本。參禪之家。如促虛空。不若律門爲修行第一義。古來宿德。未有不從戒入者。法苑珠林云。本於仁則不殺。比於義則不盜。執於禮則不淫。守於信則不妄。師於智則不飲。其所謂淫殺盜者。卽君子之三戒也。人能受孔子戒。則菩薩戒不外是矣。故吾以釋氏之禪。得曾子之一貫。釋氏之律。合顏子之四勿。放生戒殺。雖人天小果。然小人女子。難感易流。不妨以此引其善念。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兩市屠沽不售。東坡作岐亭詩。里中有不食肉者。皆曰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答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京江張相公一生不喫肉。曹子清內部語之曰。凡牛羊雞犬。皆有益於人。不殺宜也。若豕乃無用之物。天生以供庖

廚。食之何害。公笑曰。然則天下之人。無用者多矣。將盡殺之可乎。述之皆爲絕倒。余戒殺有年。而老病不能持齋。猶食三淨肉。東坡老饕。佛印且燒豬以待。罪過罪過。數則皆西堂雜說中語。殆王元美所云學道未離遊戲者耶。

王士禎謂佛書不可信

王漁洋謂佛書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爲起三時殿。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瓔珞其身。迭代宿衛。後太子啓王出遊。止閭浮樹下。王恐其出家。喚令回國。更增妓女而娛樂之。不知宮中須許多妓女何爲。古來有此豫教之法否。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益。然開卷卽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牟尼磲磔瑪瑙金剛諸珍。奴婢車乘寶飾輦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衆妙臥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云云。不知出世人需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祇令俗僧援爲口實。爲清淨寂滅之累而已。

佛書觀之卽入

程子嘗言。佛書直不必觀。觀之則入之矣。此特程子一人之見。魯男子閉門之策耳。

李石記佛之生

佛者。本號釋迦文。即天竺釋迦衛國王子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佛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歲出家。三十五歲得道。皆見唐李石續博物志。

清禁建寺廟

順治十一年。定禁止創建寺廟。其修理頽壞寺廟。不得改建加廣大。會典九十二卷 又凡作道場。止許在

本家院內。不許當街懸榜。遶街行走。違者官議處。民治以違禁之罪。僧道杖二十爲民。康熙元年定 康

熙六年。禮部通計各省勅建大寺廟六千七十有三。小寺廟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廟五萬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萬二千九十二名。道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有五名。共計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有二。僧尼道士十有四萬一百九十三名。

大和尚

沙門住方丈領衆者。俗尊之曰大和尚。按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

佛經虛妄

造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

儒童菩薩號曰孔某。又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甚見侵侮。迦葉往爲老子。淨光童子往爲孔某。又遣月明儒童往爲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人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道家者流亦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乘月精白象下天竺。于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無忌憚如此。藏經中此類不少。故應刪却。

六朝風俗惡劣

李延壽南史稱宋主北侵。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獲免。北史稱盧景裕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臨刑刀刃可自折。六朝風俗惡劣至此。左道惑衆。延壽修史載此猥鄙無稽之語。豈不令人噴飯。近日庸臣躬羅法網者。處囹圄之中。跪誦經咒。日夜不輟。吾見亦多矣。秋讞一定。懸首藁街。胡前效之不一睹耶。聖王之世鬼不靈。信夫。

念佛

今人念佛名。手持戒珠記遍數。按木槌子經云。昔有國王名波流梨。白佛言。我國寇疫穀貴。民因不安。佛言。大王若欲滅煩惱。當貫木槌子一百八個。常自隨身。心稱南無佛佗。南無達摩。南無僧迦名。乃過一子。如是漸次乃至千萬。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除詔曲捨命。得升炎摩天。滿百萬遍。當除百八結業。獲常樂果。此雖邪說。然止云心稱。不似近日愚婦聲唱嗷嗷不已也。

頂赤生天

釋教臨卒。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沈滯。楊大年臨終戒家人云。吾頂赤跣跡。汝輩勿哭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號。則復寤而寢。遂卒。

禪家長處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嘆以爲三代之禮樂可興。吾人姻戚同室。不如其衆多。反不及其整肅。何也。

羅漢伽藍代炊

明顧文康鼎臣少時寓寺中。盜隣家狗烹之。薪盡。揖一羅漢云。有煩長老。遂提以供爨。後陸少白起龍寓僧寺。得肥犬。竟撥伽藍代炊。作詩云。夜半狗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二公同負才望。性皆俊爽。顧位至宰相。而陸官僅行人。豈狗羹尙未飽啖耶。有志狀元宰相者。當知所從事。文康後柔媚。爲青詞宰相。大失本來面目矣。嘉靖初。魏莊渠提學粵東。遊黃梅寺。借觀初祖衣鉢。信手碎之。殊快人意。

儒臣加僧號士大夫出家

魏書孫惠蔚傳。初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講佛經愜帝旨。加惠號惠蔚法師。此儒臣加僧號

之始。南史劉綰傳。敕與慧震法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陳書徐孝克傳。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此士大夫出家之始。

五惑三見

孔子絕四。毋意。毋固。毋我。此神聖之極功。而學人入德之門亦不外是。釋氏除五惑。祛三見。五惑者。一曰身見。謂執我所爲也。二曰邊見。謂隨身計斷也。三曰見取。謂執以爲勝也。四曰戒取。謂非因計因也。五曰邪見。謂撥無因果法也。止觀云。見理之時。方斷此惑。三見者。一曰俱生見。如諸蟲獸。實不推理。行住坐臥。悟起我心。我卽得利。雖利亦鈍也。二曰推理見。如有明智。推理辨聰。起於我見。仍屬鈍使也。三曰發得見。見心猛盛。皆屬於利。似斷鈍使。仍未曾斷也。釋氏說法多門。要不出聖人毋我二字。學子有志於道。於此當悟得下手工夫。由勉強以幾自然。可以爲堯舜。可以成佛作祖。

無欲有欲

順治甲午冬。世祖在南海子。論老子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二句之意。馮相國銓曰。無欲卽未發之中。有欲卽發而皆中節也。

佛之初生

周昭王甲寅二月八日。世尊生於迦毗衛羅國藍毗尼園波羅叉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淸淨。生時九龍吐水。金盤沐已。周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相好莊嚴。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諸經有別。一說三十二相者。一足下平滿。二千輻輪紋。二手柔軟如兜羅綿。四指間網軌。猶如鵝玉。五諸指纖長。六足跟充滿。七足趺相承。八雙臂修直。九雙臙圓如伊尼延鹿王。十陰峯藏密如象馬王。十一毛青右旋。十二髮毛上靡。十三身皮金色。十四皮潤離垢。十五七處充滿。十六肩項殊妙。十七膊腋臙直。十八容儀紅滿。十九身相端嚴。二十量圓孤柳。二十一頷臙獅子。二十二常光一尋。二十三齒白齊密。二十四牙鮮鋒利。二十五常得上味。二十六舌覆面輪。二十七梵音頻伽。二十八眼臙紺青。二十九眼睛如牛王。三十面如滿月。三十一眉間白毫。三十二烏瑟膩吒猶如天蓋。更有八十隨好。俱如般若等說。

佛像

周穆王庚寅。佛在穢澤。爲阿掘摩說法。升忉利天。栴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年。上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優闍國王思慕如來。命大目連及毗首羯摩天。化爲匠人。詣天宮摹佛相好。以栴檀香木刻像供養。旣而夏滿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國人民。同往迎佛。其像騰空向佛問訊。佛爲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以後。汝往震旦廣利人天。

元釋念常佛
祖歷代通載。

以蠹文作梵文

僧惠洪冷齋夜話。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往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匠解木。木既分。有蠹蠹紋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上遣都知羅宗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恚曰。大師宜領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語客曰。此人誠可謂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盡職。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茶餘客話卷十五

山陽阮葵生著

三清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爲之。佛氏法身釋迦之性。報身釋迦之德業。肉身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也。今宗其教者。分三像而列之。已失其指。而道家遂尊老子爲三清。曰元始天尊。曰太上道君。曰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且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法身報身。設爲三像。亦非與老子爲一。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見朱子語錄。

黃庭內景經

黃庭內景經。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咏歌。以發修命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真人在己莫問隣。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隣者。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南真遷化後幾三千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司命以今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掾導相翔。導翔之子許。○此二句疑有誤。據雲笈七籤。護軍長史名許籟。其少子名玉斧。長子則名翺。字道翔。晉安守孔默罷郡還。以重幣勸禮懇之黃民。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偏卽得仙。以爲妖妄。被酒悉取燔之。後誘其舅范蔚宗擘反。族滅。繕寫人王興私各錄一本自隨。渡錢

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靈臺。而雨漬其帙。遂氣結死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懇得之。輒加損益。傳以麗藻。遂盛行於世。及黃民歸錢唐。乃留真經一廚付馬朗。後在苒不復能取而卒。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修靜、孔瓌、杜京產、顧歡、鍾法師、樓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而內外景悉備。閱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

道家

九流惟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元魏寇謙之則言符錄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惟清靜之旨趣。懵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乘要執中。南面無爲之術。豈其有幾於長生哉。耳昧者棄本逐末。誕欺迂怪者。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殫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符籙自寇謙之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

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敬。自朝廷至里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亦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甚表著者。惟張真人襲世職而已。明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術。明世宗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勢壓張真人之上。一解不如一解。大都如斯。

天師改真人

明太祖取江西。天師四十二代孫張正常遣入朝見。後屢朝京師。洪武初。上謂天至尊無上。豈得有師。遂革舊號。改曰真人。

明道流不預朝會

明孝宗時。道流崔志端掌太常。晉禮部尙書銜。遇經筵。不與六卿陪列。志端上疏自請云。臣列春卿之長。經筵見擯非宜。下輔臣議。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扈從。上是之。萬曆己卯。龍虎山真人張國祥朝謁。綴班二品。上謂道冠羽衣不肅觀瞻。方外之人焉用朝參。無民社責何須入覲。今後非奉召勿令來京。後又復二年覲期。然終不預朝會。終明世皆然。

三官經

世所傳三官經。或云係明英宗在南宮幽居無聊時所作。

老子父師

前涼錄云。張重華讎羣寮於閒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綬曰。老聃父子何爲。綬曰。聃父名乾。字光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女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又南唐書。益壽氏女嬰敷。抱朴子金丹云。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其太清觀天經云。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又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文。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西竺。善入泥洹。

宋濂論三官

宋濂論三官。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簿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足寒

素書云。足寒傷心。人怨傷國。注。謂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養生者。冬日必暖其足。予自

三十後。夜眠足凍。則竟夜不能交睫。四十後。冬夜非酒則足不暖。此早衰之徵。

養生之道

顏修來極言養生之道。謂軀體猶炭也。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炭當風則易燼。置之密室。覆以重灰。則燼獨遲。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定期。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此喻殊有識解。然修來卒時年僅四十。吾師邱恭亭先生最服膺是語。一生無病。年亦僅逾六十耳。

養身養心

司空表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窺。更忍垂危自着鞭。蓋戒好色自戕者也。呂廉史詩云。昔年曾嘆未腰金。纔得腰金病已侵。早起晴窗三握髮。滿頭霜雪促歸心。貽子書云。汝可多養黃毛雞多釀紅麴酒。以待我歸。讀二詩可悟養身養心之道。蓮池語錄。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爲心頭未了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爲日暮途遠者頂門下針。

忙閑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棊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者

宜味此語。

靜坐讀書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裳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閑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如坡語。則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於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黃庭堅知足

黃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四。日食兩杯。而終歲恭然疲役。此何理男女緣。渠儂墜地。自有衣食分。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溝壑者。天下莫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耶。見筆塵。莫是龍語。

李孝基

北史。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爲給事中。不留意於文筆。人問之。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情人意。一時盡矣。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長生之法

沈寓山云。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淨。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字字真諦。又云。心息相依。息調心靜。神氣交養。氣定神全。予取以題臥室門楹。

善養生者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熱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明李實君戒洩氣。皆養生家近裏着己之論。

相國之女奉佛

王太倉女。爲曇陽大師。緱山、梅村集中皆誌其靈蹟。張江陵女。貌如天人。不甚言笑。嫁司空劉一儒字小魯。子戡之。亦有才貌。舉於鄉。女終身不與同衿襦。惟日默誦經。問何經名。不答。數年趺坐而逝。二女同時出相國家。亦異。

邵雍詩

邵堯夫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又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觀此二語。真快活煞人。

生死

陽城白季文云。人生世間。度一日則少一日。如牽羊赴屠。進一步則近死一步。遠人不懼者。亦自計無免死之方。雖憂煎何益。此語近愚而煞有趣。且說得怕人。是以士大夫當步步行好生之事。尤須時時存可死之心。則有三分道氣者矣。

今人作事

謝上蔡云。今人作事。只要誇耀他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此語煞是可參。試觀萬人海中。衣馬宮室。文章議論。徒博庸人之贊嘆。孰是顧自家實在受用者。

睡訣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醒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朱子以爲古今未發之妙。又金方云。半醉後。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北梨南蔗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燃刺鼻噴嚏。則氣通目明。痰自化。

四暢

古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鼻。爲四暢。此小安樂法。

早起

鷄鳴鳥未噪。人未動之先。陽氣清盛。宜起坐衾中。收此氣以自養。大能益人。且於死時帶得去。古人云。惟五更蚤起。可以勾當自家事。蓋謂此也。以上數則皆節錄白季文語。

董陳信煉金術

董思白、陳眉公。皆信黃白之術。

長壽

鍾子髻年百十有四。寓白雲觀。短而鰲。髮半白。人間何以壽。曰。終身不娶。不怒。不多飲酒。不

識數目。舟州稿。

惡土善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

心神

田藝蘅玉笑零音一則云。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元合者以神爲礙影。

四不可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談道。癡人不可與說夢。達人不可與言命。

夢榮夢辱

君子寢義。多夢榮。小人寢利。多夢辱。

倚牆之樹

倚牆之樹。盜之橋也。倚床之僕。奸之招也。

厭與戀

倪文節公云。貧賤人一無所有。臨終脫去一厭字。富貴人無所不有。臨終帶去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拔去病根。帶一戀字。如承枷杻。更留惡種。

藥獸

神農時。有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已。獸竊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卽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云。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見芸窗私志。

李杲得藏金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祖問汝是何鬼

神耶。女取筆書几曰。許身媿比雙南。復入地。已而闕子美詩。知爲金。掘之得一筭。壓以石。石面刻云。金一筭。昇李氏。孫以醫名後世。杲後從張元素學醫。盡得其術。世稱東垣先生。

人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唐左侍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向不信其言。武林陸賓之語余曰。李敏達公在杭州。獲一盜。杖之。杖迸起。不着體。敏達後善視之。叩其術。殆服人精云。

痘

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以後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之識耶。偶讀文苑英華黃滔作陳先生序。第七百七篇先生諱黯。年十三。謁清源牧。時痘新愈。牧

戲之曰。藻花才面花。胡不咏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痘字見文中或始此。

溫足凍腦

金匱要略云。冬日伸足臥。則一身俱暖。雲笈七籤云。冬臥向北。宜溫足凍腦。其言大近理。

天門冬茯苓

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大寒時不畏風雪。○十二卷本此條併入北製南煎條後。

死於非命者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麩炭。日深一日。遽掘之。則禍止。溺死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食者自解衣掛樹。此皆不可曉也。

顧亭林談養生

顧亭林謂董子言。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倍新壯。始衰倍中年。中衰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亭林無子。傅青主診脈。勸之納一妾。不二年疾作。遂出之。然亭林嘗稱青主君子人也。張稷若云。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爲君子者乎。

傅青主愛花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餌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一聞病人呻吟。僧卽言羈旅貧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也。其性癖如此。

醫須謹慎

吾家代有精醫者。余少時亦涉獵及之。初時投之僮奴。無不奇效。繼乃大謬不然。因緘口不言醫數十年。凡遇疾作。俱不服藥。病無不就痊。紫坪幼多疾疢。一歲中臥牀第者幾半。常取方書置枕

畔。日展閱之。頗有會悟。歲丙寅。塾師患脾泄之症。諸醫劑方以進。輒不效。紫坪時年十三。取醫所訂方增減之。一服而瘳。衆以爲神。然是時塾師甚嚴。經史詩文外。不許妄有所窺。弱冠後。病良已。遂不復覓其業。近年以來。尤絕口不談醫。有以診疾求者。輒固拒之。客問其故。紫坪曰。君不見錄囚者乎。情罪旣得。縣以上之郡。郡以上之司。由督撫以達於部。部臣不敢專。請命上裁。匱勾決之旨旣下。猶俟部科三覆奏而後行刑。蓋人命之重也如此。稍有枉濫。罪譎隨之。今醫家則不然。三指一按。五毒卽投。毫釐之差。幽冥飲痛。是聖世於有罪之人尙反覆以求其生。而醫家乃於無罪之人無端而迫就死地。原其初心。非必欲草菅人命。久之智昏手滑。視爲泛常。天道好還。不有人禍。必有鬼責。吾念此輒爲寒心。術可不慎哉。嗚呼。是仁人之言也。高麗人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

一生不服藥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從無疾苦。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暖老。當作如是觀。

索倫人治疾

索倫人遇疾病。其家束草象人。或如禽獸狀。擊鼓作厲詞以祭。喧而送至遠處。梟其首於道。曰逐

鬼。病者聞之。心安而疾除矣。

脉訣

朱子謂俗傳脉訣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脉經也。至脉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脉訣乃五代高陽生所著。

人胎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泡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蝦蟆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化爲肉。肉爲脂。脂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六氣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痒瘡。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憤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之因於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擾狂。皆屬於火。諸痿強直。皆屬於濕。諸澁枯涸。皆屬於燥。諸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之由於六氣者也。醫宗紙上高明有學問者。其言大都如是。而同一病者。人異其症。治異其方。生死異其驗。遲速異其候。安得據紙上之陳言。而一概執以試民命乎。

病不可執一而論

在表者。汗發之。入裏者。下通之。其在高者超越之。謂吐而嘔之。其慄悍者按收之。謂按而摩之。歲寒虛奪者宜灸熇。脉病羸痺者宜鍼刺。血實畜結腫熱者。宜砭石。氣滯痿厥寒熱者。宜導引。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宜醪醴。血氣凝滯病生於筋脉者。宜熨藥。諸家治法。篤信不移。言之未嘗無理。蓋始則尋其受病之本。終則犯其致病之邪。心力盡於此。然心力盡矣。智慧盡矣。而病每發於心力智慧之外者何也。則讀書多而止解其一。臨症少而不知其二三也。況病之千變萬化。萬不可執一而論乎。嗚呼。難言之。

方劑炮製

同一方也。而炮製當否利鈍迥別。大約薑製者宜發散。鹽製者走腎而軟堅。醋製者注肝而止痛。童便製者去劣性而降下。米泔製者去燥性而和中。乳製者潤枯生血。蜜製者甘緩益元。陳壁土製者竊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者抑酷性不傷上膈。烏豆湯甘草湯漬曝者並解毒平和。羊酥油豬脂油塗燒者皆滲骨易碎。凡去瓢者免脹。抽心者除煩。此類甚多。亦不可不知者也。

五行

王崑繩云。五行生克。始於鄒衍。而成於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

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於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盲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灰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總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

六子

汪季青曰。謂五行爲天地也不可。謂五行卽六子也。則六子無金。謂五行後於六子乎。六子已有水火矣。謂五行先於六子乎。是六子不當稱六子而稱六孫矣。其言涉戲。然亦明且著者。

生克

五行生克之說。前人多辨之者。此不過言其氣之變通。性之相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術家以克爲官。所克者爲妻。託之空言以欺人。尙無顯害。至醫家泥於其說。遂謂脾強則妨腎。腎強則妨心。心強則妨肺。肺強則妨肝。肝強則妨脾。豈人之腑臟。日構鬩爭鬪於胸中。得勢以驕而卽相凌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殺彼以益此。其不死者鮮矣。

金克木

金克木者。斧斤入林也。不知水漬火焚。木更朽且焦矣。木克土者。以槁根能蝕土耳。然則凡草木

蟲豸之生長。孽孕於土者。皆克土者乎。土生草木。猶母乳子也。子乳於母。豈克母耶。土克水者。以土能壅水不流。是鯀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汨陳。況土僅壅水耳。水且能決土。則土劣於水明甚。水克火矣。而火沸水成湯。且燦水使乾。非水之定勝也。龍雷之火。得水益烈。又何以稱焉。火克金者。以火之鑠金使流耳。而金固無損。固不似土埋水漬蝕之殆盡也。凡爲彼說。皆非窮理格物者所當信。愚謂克者。能也。致能於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五行消息之道。甚精甚微。勿以人世之攻取恩怨之凡情測之。尤不可用之於醫。自速其死。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於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五行而求味。金何嘗辛。土何嘗甘。木兼五味。黃帝嘗之稔矣。豈僅酸乎。稼之穡之。土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木也。以木之甘言土。則言其致用者可知。區區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徵之。亦致遠恐泥之說。況云兩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噫。口中求味不得。而轉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愈誕乎。

下錫一塊

明初一儒士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名重一時。意必深於術者。往觀。術亦無他異。偶一人求藥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因大驚。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出某書。歸而閱之。乃錫字。

扁鵲雷公

扁鵲二人。一黃帝時。一戰國時。雷公二人。一黃帝時。一趙宋時。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爲與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黃帝時之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灸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黃帝弟子語。遂以炮灸爲雷公撰。

授徒行醫

吾友王濟圃斯恬於酒間云。士君子固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其一曰授徒。士無恆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其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記湯頭。懸壺立方。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經年累月。殺人如麻。是無殊於手刃也。言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大失色。擲箸而去。

祝由

素問移精變氣論曰。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術家引祝由爲南方之神。故有祝由科。如後世廟祝之類。以祝爲禱。祝詛祝之祝。陳定宇謂禱祝詛祝。乃素問之大禁。且與文義不合。與註意更謬。書曰。祝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以祝訓斷。謂當斷絕其受病之由足矣。見定宇集。

太醫院十一科

太醫院官士習業。初分十一科。御醫吏目醫士醫生。各專一科。曰大方脉。小方脉。傷寒科。婦人科。瘡瘍科。鍼灸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痘疹科。今痘疹歸小方脉。咽喉口齒爲一科。共九科。

種痘

雍正三年四月八日諭。看來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爲出痘所殤。此亦無力種痘之故耳。新滿洲、蒙古侍衛官員等有未經出痘之子弟。欲行種痘者。着告知太醫院。交劉聲芳看好時候。派種痘之醫生。令其診視。若痘疹科醫生不敷用。着奏請添取。今南方種痘者。每年來京。頗著效。

蟹治斷筋

蟹脚中髓及腦殼中黃。並能續斷絕筋骨。碎之微熬。納瘡中。筋卽連。

良相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云。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君子之重人命如此。見宋寓山寓山簡語。俗云。不爲良

相。當爲良醫。殆有所本也。

六脉七情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人之陰陽五常。行於六脉。徵之七情。天道惟七。至六日有餘。則爲一候。故七日來復。人身之氣亦惟七。至六日而行十二經絡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病者三忌

宋陳唐卿造作處病說。言病者所忌有三。一曰譚。二曰忽。三曰疑。唐卿。高郵人。著江湖長翁集。

瘡可逃避

淮人患瘡。當期移住他處。則瘡不至。往往有驗。殊不可解。按賓退錄。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又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是唐時已有此俗。

按脉

手之寸關尺。止一脉耳。乃三指下便大分六經症候。夫一指內分兩經。已難辨隔。而過一指。卽判然迥別。不知另有一脉耶。抑卽一脉而至此寸許之地。輒分而三耶。相傳已久。神異屢中。無人異詞。殆亦知其所當然而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若如近人信手一按。哆口而談。如洞癥結。則予所斷斷不敢信矣。

喇嘛教

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嘛。真修養性。來去明白。不過數人。有紅衣者。如地母地藏。呼風喚雨。遣將驅雷。更寥寥矣。我聖祖仁皇帝嘗治地母於法。彼教肅然畏懼。毫無他異。其餘更可知也。諸蒙古信其法。從其教。愚可憫也。

喇嘛與釋子

喇嘛卽釋子。以輪迴因果之說誘惑愚民。入無父無君之教。其罪均。然釋子在中國。諱淫殺。曰募化。曰慈悲。曰施捨。尙不敢顯然作惡。喇嘛在塞外。假岐黃之名。擁妻子之奉。鮮衣怒馬。烹羊啖牛。攘人囊藥。殘人幣鬻。污人妻女。釋子竊也。喇嘛盜矣。

耶穌教

西教者。大西洋國十字架耶穌教也。耶穌以設教爲仇者所殺。釘其首足兩手於十字架間。遂以此名。其徒利馬竇。於明神宗時由廣東入中國。入留都。高論驚人。出自鳴鐘千里鏡諸器示人。咸大驚。號爲西儒。留都禮部咨送北京。大宗伯馮琦稱之。乃言大統曆有差。作修曆局居之。復建天主堂於宣武門內。設耶穌及聖母像於堂。耶穌手執渾天儀。聖母手抱一小兒。卽耶穌也。其曰天主者。謂耶穌能主天事也。嗣後外州縣亦間設天主堂。利馬竇卒於萬曆三十八年。以陪臣禮葬於阜

成門外。今都城有天主堂數處。修曆製器繪圖水法。各有所長。屬匠作供差遣。而蚩蚩者氓頗有慕其教而從之者。戊子。尙書額駙福公奏禁。人心聳惕。棄邪歸正者甚衆。凡入教者。各供十字架於家。福公下令。毀架而足踐之者。方准出教。否則治以法。其計立窮。

再來人

藏中方言呼脫脫。華言再來人。董噶爾住苦苦腦兒之東。鄙投胎之陋。擅奪舍之能。專伺清俊年少神魂出舍之頃。彼即以神投其舍焉。少年魂返而無所歸則死。董噶爾以敝屋易華堂。鵲巢而鳩居之。不知傷人幾許矣。慈悲法門。有此怪術。所不可解。自元及明。皆有國師之封號。

貨財五家

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其言煞有意味。居官居室者皆不可不透徹此意。其曰不肖子孫甚妙。若果有賢子孫。更不必需此。

治生

許魯齋曰。三代而後。學者當以治生爲急務。以張籍之才。昌黎猶惜其家貧多事。不能卒業。天實制之。非籍不專於學。王遵岩自言。賴先人之遺。不以衣食爲苦。甚矣讀書之難。而貧窶之士爲尤苦也。賈黯廷試第一。往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黯退有後言。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

雖爲顯官。不能無俛仰依違。進退不決。賈君名在第一。其學顯達。不問可知。恐生事不足。致進退不輕。而不以道自重耳。賈乃嘆服。陳幾亭云。俗子治生。精明者必刻。寬厚者必昏。若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不失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巨族中落。以刻薄敗者十之三四。以汰侈敗者十之五六。以昏庸闕敗者十之七八。刻薄者。敗於一己之心術。汰侈者。敗於婦女奴婢門客之虛靡。昏冗者。則合家贖贖。無所謂經紀籌畫。敗壞尤速。而不知所以致敗之由。凡侈汰奢靡昏庸冗闕。一敗塗地。及二三世之後。其子孫或有振興繼起者。往往而是。爲刻薄寡恩者。敗壞之後。日就淪夷。永不復振。並其子孫亦日就翦滅。嘗讀御製批蘇東坡論綱稍欠折利害狀云。財者。天之所以養生也。流轉天地之間。止有此數。豐於此卽嗇於彼。故侈靡過度者。在其人則奢從過度。而其散之天地間者。必有不知誰何之人。獲被其養者。唯納而不出。則身雖未嘗享其用。而使養生之具積而不流。亦必有不知誰何之人。不得被其養者。其造禍正在無形也。大哉王言。足補蘇論之所未到。

富累人

貧能傷人。富亦累人。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多財亦奚益哉。

分野

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故三吳之地貿易繁盛。見周密癸辛雜識。分野之分。扶問反。去聲。讀平聲誤。

陸叟沈萬三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下。爲運籌典籤。一日。叟曰。吾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予萬三。自卜築陳湖。爲黃冠以老。沈由是得富。見紫桃軒雜綴。噫。老者不能早爲揮金。誤積至數百萬。愚矣。移禍於沈萬三。萬三復貿貿受之。致權異日之慘。益下愚矣。

合同

今人析產及交易。往往立爲合同。以一紙中分。各執其半爲券。按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中醫裂。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省。以防僞巧。韓詩云。異日期對舉。有如何分支。其由來久矣。

虛錢足錢

市肆有虛錢足錢之分。按彭乘墨客揮犀云。嘗有名公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答以詩云。五貫五百九十棒。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鑿糟糠。僮僕豈能免飢凍。贖典贖解不能休。喫酒喫肉

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

子母錢

子母錢。今之以本生息者爲子金。卽權子母之義。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蠹蝸。一名蠹蝸。又名青蚨。生子依草間。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必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子血塗錢八十一。每市物用母錢留子錢。母錢仍飛歸。用子錢留母錢。子錢亦飛歸。褚載詩。相逢都是醉醺然。應有囊中子母錢。

神貨錢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濟瀆廟。明嘉靖乙丑夏。廟池中浮出賜鈔六十疋。又常浮出銀幣。借與人。如期而償。則復得。否則祝之不出。且至虧折矣。見二申野錄。

元寶

元寶初鑄無可考。陶九成云。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以賜勳戚大臣。轉而貨賣。民間方有此錠。至民間之自鑄。則無可考。

王陽明爲五閩王

萬曆丙子冬。山陰諸生某暴死。惟胸溫未殞。累月忽甦。手中持大鏹五十金。語人曰。吾初死至冥地。遇亡友。問汝何至。又云。閻王正爲其子延師。當爲汝緩頰。王果召大廩中。主西席。諸子羅拜。經史飲饌皆如世人。王則衰冕甚尊嚴。一日語生曰。汝見五閻王乎。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因請見。先生亦爲主客禮。因謂此冥司。不可久居。命左右覈其祿命。答此人尙有十年。卽命與主者王言送還。王許之。贈冥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幣。卽易以一鏹。陰曹亦聚元寶。陽明初不以爲非。設帳匝月而脩脯金五十。陽間安得此賢主人耶。見二申野錄。

李嶠諫鑄大像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現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可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是一緡卽一千也。陌。百也。唐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

五蟲

雲間某相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汝胡爲亦爾。對曰。我亦某尙書孫也。王阮亭志之。獨醒雜誌載蔡京諸孫不知稼穡。一日。京問汝曹日啗飯。知米從何出。一孫曰。從白子裏出。一孫曰。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貴家兒自古然也。江鄉世家子弟。人謂有五變。鮮衣美食。遊蕩自如。一變爲蜉蝣蟲。家傳書籍。

漸次遺失。或資貨鬻。再變爲蠹蟲。先廬祖祠。典質充用。三變爲蛀蟲。田產失培。日漸消去。四變爲蝗蟲。游手賭博。賣男鬻女。五變爲大蟲。亦雅善形容矣。揆厥由來。不怪其子孫之善變。率由其祖父之好歛耳。前人之取也非義。後人之出也必悖。天也人也。皆有之矣。

守財奴

史公度雲林劉記載金沙某奇慳善算。好以物應貸。人稱其惠。後乃知與人芥必取人珠。與人毛必取人髓也。一日遇之僧舍。同榻寢。性駭善夢鑿。夢中忽大叱咤。躍起瞪目。呼而訊之。不言。因給之曰。言則吉。不言則不祥。必有大耗。乃告曰。夢量米遺粒。方拾而雞來爭啄。急驅之耳。吳杉亭言。揚州商人某家資百萬。而居處無殊窶人。彌留之際。口不能言一字。親友環視。至夜忽手豎二指。攢眉撮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搖首不然。子又曰。慮二叔欺兒凌孤耶。搖首不然。衆皆愕然。其妻後至。四顧室中。向語云。欲挑去油燈碗中雙燈草耳。富翁縮手點頭。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親見其人。非杜撰者。劉紫庭言。此輩守財虜。乃造物有所靳。不許妄有所費。非盡慳也。福澤薄於窶人。焦思苦於乞丐。前生作惡。慘報之尤劇者。因舉古今五行記所載一事。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而吝。道見估人二。糶食珍美。呼差同飲。差曰。君行商。勢在不豐。何爲美食。估曰。景光可惜。人生百年止爲一身一口耳。一旦病死。甯能進甘美耶。終不效臨沮鄧

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大驚。不告姓名而別。歸至家。太息曩者之慳吝。幸鵝以食。動筋骸骨。哽其喉而死。予謂錢財亦有定數。一飲一啄。不可強取。盧懷慎無疾終。夫人崔氏止兒女哭曰。公命未盡。公清苦謙退。不受毫髮賂。與張說同爲相。說納貨山積。說尙不死。奢儉之報豈虛哉。及夜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非也。理固不可一概論。予見冥司有三十爐。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爐。惡可並哉。言訖復絕。縱無是事。亦有是理。

古銀錫不分

百詩先生謂古者銀錫不分。而銀皆稱錫。詩。如金如錫。金。黃金。錫卽銀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卽銅。錫卽銀也。故曰金幾分。錫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桌氏爲量煎金錫。聲中黃鍾之宮。假以今之錫。豈可摻和作斧斤戟刃。而量聲能中宮乎。況今之錫與銅。亦不可摻和以冶也。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鈎之劍。尤可證鑄兵用銅。必兼以銀。乃淬利也。

劉瑾朱寧籍沒金數

劉瑾籍沒。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三萬。又器皿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器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零。又朱寧籍沒金七十

扛。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櫃。其餘諸物皆稱是。見七修類稿。悉二賊縱極贖貨。亦不應如是之多。昔人誚元載胡椒八百石爲長物。予謂彼時當是貴物。如今之參桂也。

茶餘客話卷十六

山陽阮葵生著

八股文壞文風文運

明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篇末大結。各抒己見。任陳論國家時事。後因功令加嚴。忌諱日甚。但許言前代。不許及本朝。久之全刪去。百餘年後文漸冗長。凡千百餘言。庸陋支離。無惡不備。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舞單鎗鬼。一躍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無不可套也。起語數十百言。爲慧星。頭長而虛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存乎某。謂之某。謂之某。此之謂。此之謂。浸假而。浸假而。有見乎。無見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謂之揀命索。不問何題。篇篇相襲。文風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

坊刻時文

坊刻時文。興于隆、萬間。房書始于李衷一。日知錄載弘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解以講究爲事之語。則明初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

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

明之策問

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同異大指。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于唐、宋之策問矣。

十八房卷

明末顧大韶題十八房卷云。甲某奉十八房。乙譏之。甲曰。子知人事而未知天道也。夫人不能奪天久矣。使醫果能辨六脉。則天之生死人者。人得奪之。使風水果能辨龍穴。則天之禍福人者。人得奪之。使考官果能辨文章。則天之貴賤人者。人得奪之。故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聖人作事。必問蒼龜。枯草朽木。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存。考官者。亦天下之蒼龜也。十八房卷。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

明末社稿

明末社稿。率以三字命名。有類傳奇小說。文皆荒唐怪誕。虛渺淺俗。大都不讀書而專驚聲氣之

士居多。其彌子之妻一句題破云。彌子有妻。彌子之色所由衰也。通篇此意。是文妖也。

馬世俊

馬章民世俊會試下第後。留滯都下。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賞其制藝。庚子冬。江左公車之士雲集輦下。角藝呈文。司寇讀章民而謂賢者爲之乎題文。大爲激賞。讀至後比。數亡主于馬齒之前。遇新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壯盛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燾真才子也。會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金。明年章民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八股惡習

吾鄉陸密菴。視學八閩。條舉閩士熟用之惡調。榜示通衢以爲戒。有犯者輒寘劣等。罰及父師。初行。士論大譁。久之貼然。而閩之文風由此益上。後彭茶陵先生督學兩浙。痛惡浙人之摹倣聲調。千篇一律。絕無性靈。因倣密菴之法。舉其習用之調。自開講起股中股後股。以及提掇頓落尾聲。各標出百數十則。示爲禁例。痛極醜詆。刊行各學。嚴示諸生。一時凜然遵之不敢犯。彭既去任。故態復萌。繼且家置一編。裝潢成帙。丹黃甲乙。奉爲枕中之鴻寶。傳家之秘笈矣。嗚呼。昔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欲令人心畏懼爲善。而反助成酷吏慘毒之刑。豈不同一可哀乎。

制義之難

閻潛邱先生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之上下議論。並及時文。潛邱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嘆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尊。如此方知制義之難。

士師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濱、許獬、徐日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義門大服。噫。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況後來人耶。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尙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旁求望實。其由來舊矣。

制義八大箱

任香谷先生常言其鄉一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講論甚精。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

批。褒譏得失。穰穰滿家。至國初。年老不復應舉。乃舉生平所評隲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嘉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每科大小試獲雋之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並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文章運會

文章運會。非有大力者不能開。秦始皇千古無道。而變封建爲郡縣。改井田爲阡陌。千古不能易其制。王安石變法殃民。流毒宗社。而變詩賦論策爲經義。閱六百年不變。豈非有大力能旋乾轉坤者。始皇名正。而後世讀正月爲征聲。趙高指黑爲青。後世遵之不改。皆不可解。

中卷

郭昆甫煖好談詩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流之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

其受虛名而實實禍。吾子昆甫亦云。按明洪熙元年。會試取士。不過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後又于南北各退出五卷。爲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應天、松江、蘇、常、鎮、徽、甯、池、太、淮、揚十六省府并廣德一州爲南卷。山東、山西、河南、陝西、順天、保定、真定、河間、大名、永平十三省府。延慶、保安二州。遼東、大寧、萬全三都司。爲北卷。四川、廣西、雲、貴、廬、鳳、安慶七省府。滁、和二州。爲中卷。

時文名士學殖淺陋

時文弊而坊刻愈濫。俗學鋼而講章愈行。蔑古荒經。滔滔者不知所屆。是可爲流涕太息者也。昔楊升菴慨古學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有明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三百年中。時文名士學殖

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被議諸生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考官爲國求賢。固如是乎。唐時有書生讀經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選本

艾東鄉痛天、崇間文風敗壞。高者陽奉孔、孟。陰歸佛、老。其淺陋者又目無一卷之書。放言高論。謬種流傳。於是尊程、朱。闢二氏。撰定待二書。專主宋儒之學。文之背謬者輒塗乙。不少假借。其用意亦良苦矣。張天如選五經文字。鄭峯陽選四十名家。韓烏程選文在文室文閣。顧九疇文傳。陳溧陽選名家制義。昔人多病其未醇。然皆能各立一宗旨。異吾法者。雖佳弗錄。蓋選政之不可苟也如此。後來選手。不求根柢。于書義未識畔岸。即時文源流派別。四百年來正變升降之故。毫末未究。而妄操月旦。黃口白腹。咸標參閱之名。標榜者妄希得名。招搖者因以爲利。數十年來。選政因之大壞。王牆東汝驥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矣。曩聞何義門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先生。安溪相國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臯奉勅選四書文。其總評線批。皆由兵曹郵寄周白民振采先生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寅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後因付雕無資。復增易數人於其間。以助刊費。識者憾之。前輩於選事慎重如

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嶺雲編。自刊其家藏世不常見同題之文。以多爲貴。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王淵如選明文。頗別具手眼。但以己作列入。謬加贊嘆。以愚聾聵。不可爲訓。

程文

舉子所書之文曰墨卷。主司所閱之文曰硃卷。一也。主司改竄刻錄曰程文。主司擬作之文曰擬程。陸務觀與王樵秀才書曰。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嘗試。令人氣湧如山。近以主司之擬程爲程文。未知所本。

明會元得人

有明墨牘。皆有成式。相傳奉爲元燈。高手做爲之。不乏傑作。鈍根人繩趨尺步。豈復可言文耶。是惟主司明眼。拔其尤者。故每一科墨卷出。視其所得之人。所錄之文。考官之聲名。由此而定。計甫草謂明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不事雕飾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楓山懋、吳匏菴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潔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之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

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伊以柔媚敗度。明文運至此而衰。然啓禎八元。若曹勳若吳偉業。又何減前人也。

代他人說話

崑山吳喬云。自六經子史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惟元人就古事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時文。雖闡發聖經。非注疏。亦代他人說話。故曰俗體也。

圈評

刻制藝者。概有圈點評語。方書中未之多見。歸震川評史記。用數色筆圈抹。茅鹿門刻八家文。亦用圈抹。嗣是選手。遂無不用圈評者。

選刻八法之流毒

近王已山選刻八法。自啓蒙以至精詣。分門排列。挨次授讀。無間高明愚柔。氣質之不齊。千變萬化。文心之不一。自幼卽棄書不讀。而一繩之以刻板死法。教法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而北方學者。本不喜讀線訂書。因陋就簡。奉爲枕祕。幾於家有其本。謬種流傳。何年乃止耶。食肉者不知猪爲何狀。衣帛者不知蠶爲何形。誰爲作俑。流毒未央。地獄之設。端爲斯人。

唐順之師承

唐荆川自言。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巖。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菴。古人事事皆有師承。而不忘所自出。彼棄學而倍師者。可以愧矣。

明末結社

東林書院復於萬曆甲辰。首善書院建於天啓初。天下書院毀于天啓乙丑。而復社遂起于崇禎辛未會試之後。先是應社始于甲子。吳郡、金沙、婁東、橋李十一人。楊彝子常、顧夢麟、龔士主詩。楊廷樞、錢樛、彥林主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來章、王啓榮、惠常主禮。張溥、天如、朱隗、豐子主易。孫淳、孟樸、嘉興生員。但爲奔走四方。徵五經文字之人。是曰應社後十子。所選刻有復社國表一集至四集。當其始取友尙隘。來章、彥林謀推大之迄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誠伯崇、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仕柱、鳳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自應社始也。崇禎初。嘉魚熊開元、魚山宰吳江。進諸生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同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社、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于吳。統合于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辨言亂政。毋于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用擯。僉曰諾。孟樸歷淮泗以達于京師。賢士大夫必慎

擇而後矜獎。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而歛怨深矣。正月。吳民陸文聲明史作太倉監生陸文聲。呈稱風俗之弊。原于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琪察覈。倪言。諸生誦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陸以私憾妄訐。閣臣以公蒙塞。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溥同年進士。初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奏溥等樹黨。案久未結。復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略云。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握國柄。下亂民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屈、宋不足言文章。或稱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峒。給事姜埰疏白其事。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註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戾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壅復社渠魁聚斂一疏。阮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欲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沈崑銅、陳定生輩皆已就逮。桐城錢秉鏡、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我大兵下江南稍緩須臾。則南省士類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朱吳不同

朱雲子工詩畫。蓋徐昌谷、唐六如之流。晚年隱居山中。吳來之少受業于周公宗建。故得附于清流。爲人墨而狡。其後身戮名喪。較之雲子不可同日語也。

復社餘波

復社餘波分爲兩派。曰慎交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唐東江孫華入慎交社。操選政。一時協然從之。

選政執一時風尙

選政執一時之風尙。定千秋之是非。非可冒任。人亦不輕許也。昔倪鴻寶寄擬程于劉伯宗。意欲登選。劉報曰。先生之文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括之理按之。似尙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選。恐損大名而誤後生。鴻寶得書。以爲相愛。愈重之。由是伯宗聲望益隆。當時有得科名易。登選冊難之謠。二公之風。夙乎不可及矣。若今日操觚者所爲。只是一部搢紳便覽耳。

八宗師考卷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吾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甯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

江考卷。休甯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修湖廣試牘。海甯許時菴江南試卷。

對稱詞之分別

月將出曰朦。將入曰朧。雄曰虹。雌曰蜺。明者曰虹。暗者曰蜺。天以氣煦。地以形嫗。南北爲縱。東西爲橫。京。大也。師。衆也。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東方曰斥。西方曰鹵。高曰墳。平曰墓。無墳曰墓。有墳曰塋。山巘曰險。水隔曰阻。五達曰康。四達曰衢。門之左曰閭。右曰闔。明其等曰閭。積其日曰閭。顏師古曰。閭。積功也。閭。經歷也。有眸子而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曰廚。目上曰清。眉下曰揚。淚出曰涕。曰泣。鼻出曰泗。曰洩。男子八月而齒生。八歲換齒曰齠。女子七月而齒生。七歲換齒曰齠。通食曰咽。通氣曰喉。心上爲膏。心下爲育。婉謂言語。婉爲容貌。左步爲彳。右步爲孑。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足曰步。步六尺。骨間曰肯。肉間曰脣。生曰名。死曰諱。名聞于人曰名。爲人所仰曰望。女曰嬰。男曰孩。女曰兒。男曰媒。女曰妁。男曰巫。女曰媿。奴曰臧。婢曰獲。又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妻奴謂之獲。又犯罪沒官曰奴。在逃被獲曰婢。又生禽曰虜。斬首曰獲。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出言警。入言蹕。上曰最。下曰殿。古器上陰字凹入曰款。陽字凸出曰識。南人曰歌。北人曰曲。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子我爲要。子敵爲害。置肉于火曰炮。以火炙肉曰烙。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近曰離。遠曰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推手向前曰毳。却手向後曰毳。在旁曰幘。在上曰幪。方者爲碑。圓者爲碣。草曰搖。木曰落。草曰零。木曰落。反哺曰烏。不哺曰鴉。梟食母。獍食父。無聲有瘖曰咳。音慨。無咳有聲曰嗽。年長曰妣。年少曰娣。俗以兄妻爲妣。弟妻爲娣。澡手曰盥。滌面曰頰。早采爲茶。晚采爲茗。爾雅註。穠。寡夫曰嫠。寡婦曰嫠。子。空棺謂之榧。有屍謂之柩。孔叢子。拔心曰掘。拔根曰擢。同上。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婦女曰姑。小兒曰息。尸子云。待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佛曰。佛文曰薪。見揚子扈言。按別佛符契。垂則爲鍾。仰則爲鼎。路史。通而聲之曰誦。睦于物而熟之曰讀。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儀禮。如羽之疾。如林之多。顏師古註。

異音舉例

悖字與佛字同音佛。梁武帝佞佛。乃改悖爲倍音。宋子京國語正義辨之。近人皆讀爲倍。此與秦始皇改正月爲正平月同。耿弇之弇。音甘。十三覃韻。析木之析。音斯。析平聲。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讀務。非。見泊宅篇。董子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從人。義從我。古叶歌韻。笨。粗大貌。古書如益字。發聲曰奔。去聲。蜀中三峽中。水波圓折。名曰盤渦。盤音旋。並見丹鉛錄。圍棋。兩無勝敗曰芾。芾。綿兔二音。見表異錄。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注。地。芾也。狝。卽甜也。以舌食也。應高說膠西王曰。語有之。狝糠及米。以犬喻言也。未渠央。未遽央也。音義皆與遽同。漢書尉佗

曰。何渠不若漢。卽逮字。句讀。法華經作句逗。又長笛賦云。都法于節奏。審度于句投。投。徒門反。落驛。卽絡繹。見書傳孔氏疏。乃希疏之意。

西域書

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駝乘書、牻牛書、樹葉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六十四種。見酉陽雜俎。

代稱

方丈。僧居也。宴室也。園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閨內。國門也。閨閣也。檻。楹也。穿也。闌干。架窻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型。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瑯玕。石也。篠也。六寸。筆也。算也。葳蕤。花也。鎖也。首荷。馬芻也。訓士官祿也。

准字

今文移中多用准字。卽準字去十也。自唐以後皆用準。至宋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至今

不改。亦正讀平聲之類也。

笨以去聲發音

笨，粗率也。去聲。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今性理大全刻作盆。而以去聲發音。

平去二聲兩用

閻潛邱曰。應劉之應。平去二聲皆可用。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于燕部註曰。人姓。陰時夫韻府于經部註曰。人姓。非兩用之證乎。亦猶枚乘。漢書無音。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太白又作平聲。八月枚乘筆。安得是杜而非李。是李而非杜乎。伍子胥之員。讀運。亦讀云。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

睢字讀音

睢字從目。音揮。仰目貌。漢書五行志。萬目睢睢。又睢盱。小人喜悅貌。又瞋視也。又香萃切。恣睢。暴戾矜放也。又音雖。睢陽縣名。又姓。按字典。睢音惟。又音惟去聲。惟。字典音睢。字與音惟。雖攜二音。亦可通讀。其水名邑名。則專讀睢。星名則專讀偉。萬不可讀疽也。

俗字

俗字。澆水上衣曰澆。撐屋不欹曰筴。箭。鐵束物曰筴。即筴。掘出汗曰禪。上聲。切草刀曰鋤。扎。物未精曰黝黝。去聲。補不足曰找。磁光曰釉。又。又作牆。泥坐瓦曰瓷。五化切。布列曰摯。摯。以杖挑燈曰纒。屋兩頭曰山。即古梗字。

說文等書所收字

許慎說文字九千五百九十三。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陸詞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陸澹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家所識。曾不及半。唐孫愐唐韻所收至四萬五千有奇。

訛寫

主臣。是皇恐二字之訛寫。凡夫。遮莫。儘教也。

過于通過于別

漢之碑記過于通。說字家又過于別。

說文

庾元威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氏即駁之。何待少溫、漁仲、辛泉、合溪、子才、敬甫輩乎。說文漏略。李巽岩歎之。如直翁、伯厚考異所引。多非今本。方密之曰。說文有唐本、蜀本。

二徐本中有新附。今但執鉉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漏與複乎。予決之曰。泝其原當因古籍而推之。備小篆當遍考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牋而詳載其源流。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之紛然者皆土苴矣。

罪字

風俗通。罪字本從自辛。秦皇謂尊似皇。改作罪。

二合之音

續博物志。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唐人已有二合之語。

改兩火相重字

唐武宗廟號炎。改兩火相重之字。改談爲譚。改淡爲澹。

正讀去聲

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注。音去聲。是讀同政也。至秦始皇名正。始改讀征。

率筆詭索

唐官名。有率更。太子之官屬也。歐陽詢嘗任是職者。音與帥同。鄭漁仲云。緩聲爲不律。急聲爲

筆。筆從竹。不從草。葦音委。見釋典。草木之初花也。無畢音。明太祖即位後。于午門外立一紅牌。上書官員說謊者。斬。說音荒。妄語也。俗作謊。上聲。關索嶺。索。父也。南人呼父曰索。蓋當時呼關侯爲父云。亦猶金人之呼岳爺也。

楷書

楷書。程邈所作之隸書也。淳化帖中有程邈書。天得一以清。一則昭然無疑。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亦云。隸書。程邈所作。字皆真正。亦曰眞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曰。韓毅隸書。今楷字也。誤以八分爲隸者自歐陽公作集古目錄始耳。若夫秦隸漢隸。酈元謂齊和公時已有隸書。此皆爲古隸。與程邈所造之隸。判不同矣。

牝牡

詩話。牝畜母。牡畜父。朱傳曰。飛者雌雄。走者牝牡。近見魏叔子論曰。禽飛高。陽物也。故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匹曰男女。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甚矣其說之陋也。不獨乾坤覆載父母考妣夫妻子女之不必拘于聲音之平仄也。卽雌雄牝牡。又安得分屬之禽與獸耶。詩曰雄狐。又曰。爾牧來思。以雌以雄。左氏獲其雄狐。易林。雄犬夜鳴。雄罷在後。木蘭詩。雄兔雌兔。又書曰。牝雞。爾雅。鵝鶉

自爲牝牡。是禽獸可易稱也。又老子。谷神不死。是爲玄牝。人物志。草之精秀爲英。獸之拔羣爲雄。周禮。有牡鞠、菊不華者。牡稴。榆木也。詩疏曰。雄曰虹。雌曰霓。乘異記。龍角浪凹。削目深鼻豁鱗。上壯下殺者雄。角靡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于腹者雌。物類志。蜥蜴。五色備者雄。不備者雌。蝟。毛順者雄。逆者雌。蜻蜓。身綠色者雄。腰碧色者雌。鼠矢。兩頭尖者雄。圓者雌。牡礪。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者雄。尾小身大者雌。然則雌也。雄也。殆飛走鱗介之通稱耶。況甲子亦有雌雄。干支亦分牝牡。其類甚廣。叔子之論。較之安石字義益庸下矣。

卅卅卅

二十爲廿。三十爲卅。四十爲卌。皆說文本字。卅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卅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瑯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漢記。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此。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見容齋隨筆。

紅簽

副啓與東面。初書正字。張江陵當國。各官避名。乃改帖紅簽。易代之後。翰林拜前輩。猶用紅簽。近則御史中書初拜前輩。亦不敢書正字。

中字讀平去聲

沈歸愚宗伯每云中興之中。讀去聲。中酒之中讀平聲。引杜詩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及臣今時復一中之等句爲證。其言近似有理。亦本王敬美、錢虞山之言。予謂繫詞。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難作去聲。杜詩用中興字亦多矣。咏懷百韻。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送李判官云。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聞河北節度入朝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唐人詩作平聲用者更多。亦不必作去聲。至中酒。猶言病酒耳。病酒則與中風中寒之中無殊。樊噲傳。軍士中酒註。竹仲反。齊己詩。穠低似中陶潛酒。亦作去聲。張華博物志云。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卽愈。亦難作平聲。又梅聖俞宣州雜詩。一過灤山畔。常懷路中丞。中丞之中。亦作仄用。若執此一詩爲據。謂中丞必不可作平聲。可乎。

平仄數例

廣陵散。琴曲名。與操弄序引等。而應璩與劉劭云。聽廣陵之新散。作平聲。杜詩到此應常宿。相

留可判年。又縱飲久判平人共醉。先判一飲醉如泥。皆平聲。應字作平聲。與宜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而杜詩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又作平。他如白香山四十着緋軍司去馬。一爲軍司去馬。銀含鑿落蓋。金屑琵琶入琵琶。四絃不是琵琶聲。沉對東溪野杷入杷。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入離。燭淚粘盤累蒲入荷。燕姬酌蒲入荷。仁風扇平道路。陰雨膏去閭闔。元微之微俸封入魚租。一生常苦節。三省詎行怪。音乖。洞照失明鑿。平韓昌黎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上前輩只嘲評。去李義山簾冰去將飄枕。又琉璃冰去酒缸。陸魯望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平淨食。洪适盤州集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鴛鴦雉兔行。但字自注平聲。又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亦平聲。王景文詩。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類甚多。不可殫述。古人未嘗迫後人以必從。後人又何可執古人偶用之一說。以自拘耶。

体字

体。盆上聲。韋賢傳。舊唐書注。都本切。補注。改体爲體。誤矣。通雅輓車之夫。曰体。

念

兼明記。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爲念。北人不爲之避。

四名兩號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今婦女表狀稱臣妾。非也。見江隣幾雜志。

字書

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楫。魏天和中爲博士。周氏雜字解詁四卷。晉呂忱字林七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音七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規辨字一卷。阮孝緒文字集略六卷。左校令李登聲類十卷。

鼃錯

潘岳西征賦。殞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阻善而勸惡。今稱鼃錯之錯。皆作措音。何所本耶。

韻元

清文對音七字。乃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韻之音。實聲氣之元。萬籟所從出。能生諸部。而不爲諸部所生。能切諸部。而不爲諸部所切。宜列爲韻首。以明天地元音。更唱迭和。以盡無窮之變。如十一律之有黃鐘班。固所謂生他律而不爲他律役者也。字頭中。又以阿厄衣窩烏五字喉聲爲主。凡聲皆出于喉。傳于鼻唇齒之間。而又收聲于喉。

宋版

書貴宋版者。點畫無訛。鐫刻精好。宋版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紙古色而極薄。不生蛀。經水而墨不漲。所以可貴。

錢允治藏書

錢功甫藏書極富。牧翁過從吳中。必至功甫齋中。噉餠餌。相對竟日。一日。功甫與牧翁云。吾老矣。藏書多人間罕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當轉就公所借。他年以屬續事累公。藉此爲償博何如。牧翁質明卽往。其意色闕嘿。竟不復踐宿諾。其後竟爲雲烟散矣。牧翁嘗言。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卽荃翁所云道君在五國城作。從權場中來者。功甫沒。此書不知所歸。

焚書

麻城甘右泉。憾近來刊刻之繁。頗動祖龍之慕。作爲長歌。痛快絕倫。可爲救時良方。然亦有太過。滿子鶴隣云。經史昭垂。非惟不可焚。亦不能焚。惟古今文集。酌存百之一。詩賦存千之一。凡經典道錄語錄詞曲時文。盡數付之一炬。至于小說淫詞。不足與于此數也。

宋本前後漢書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紙爲羅紋。字類歐陽率更。王弼州得之太宰陸水郁完家。前有松雪小

像。紫衣紗帽。神采如生。弇州亦作一像于後。後牧齋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于四明謝象三。牧齋常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此書後歸新鄉張坦公司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中。索價甚高。梁蒼岩大司馬酌以五百金。不售。後不知所歸云。

趙琦美書跋

趙承旨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

明祖藏書室

明初。太祖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問入覲衆者民曰。宜作何向。一老對宜東西向。早晚日色取曬。庶無濕潤。太祖喜。問何姓。對姓毛。上曰。汝言良是。令汝守之。俾無鼠。遂活埋室中。取毛貓音微似也。後其地果無鼠耗。

讀書法

陳元孚讀書法。生則莫讀全語句。熟則急讀貪遍數。緊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記背誦。既倦不妨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唐杜暹家藏書未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

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嚮誠不可。借人何妨。亦自示不廣矣。

強記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沉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苦讀書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悵。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連號法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一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卽中下資。已無不爛熟矣。

日讀三百字

姜西溟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

事類賦

宋吳筠撰事類賦。聲韻穩稱。童子多愛誦之。錫山華氏憾其篇目不備。爲補遺若干卷。今世初學之士。幕下之賓。三家村中。幾子人有其書。按計甫草嘗言廣陵史子仁以名家子勤苦。博極羣書。踵吳氏之舊而增廓之。更爲後編。粲然大備。不知今所傳者。卽其本耶。抑別有藏編耶。

傳是樓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漪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尙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皮之一樓。曰傳

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亦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傳傳是樓書目。殆非實有是書耶。

司書之鬼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則不蠹。見致虛雜俎。

小說

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後。近則錢遵王書目亦有水滸傳。明時文華殿書目亦有三國志通俗演義。

卷之異稱

道書曰蕊簡。佛經曰貝文。見表異錄。道書以一卷爲一寫。音周。與軸同。陶九成說郛用之。今北方人皆讀軸爲周。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俚用之。近代效者益夥。佛典又謂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字意。今人尙無效者。縛字最古。始左傳。

明藏書家

梅村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生平。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祕閣。亂離踪

跡似雲林。予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村輩交相嘯植。聲價益重。其實所刊特門富。勘訂尙未精。子晉家藏舊本亦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輦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平西堦也。爾時江南藏書。毘陵、瑯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歲以書目相較。各鈔所未見。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邵○十二卷之先人海鶴○十二卷。官南京監丞。居江甯千頃樓中。聚書七萬餘卷。千頃樓藏書目。廬山湘靈作記。改亭作序。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南文苑淵藪也。朱竹垞檢討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于數家。因嘆古今載籍。自秦以後。大厄凡十二。歷代書籍之富。莫過于隋。而兵火之災。更毒于秦火。明代藏書。周、晉二府。浙宗江王、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淑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孑遺。好古者所爲三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祕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烟海。汗青無日。顛毛種種白矣。

錢遵王藏書

遵王爲牧齋族孫。絳雲燬後。牧翁盡以所餘宋槧本付遵王。述古堂宋版書跋是也。遵王又自作也是園書目。後遵王盡鬻之泰興季氏。後又歸崑山徐氏果亭澹林堂。不及原一傳是樓。近日吳門蔣氏、江都馬氏。各搜得數種。

秘閣藏書

陸文裕曰。我朝秘閣。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尙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于內庫。板藏于經廠。司禮監提督掌之。萬曆中。多爲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柘黃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

藏書者所貴

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錄集。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爲可愛玩。若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亦辨證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也。凡評書次第。紙白板新。棉紙爲佳。活襯竹紙次之。糊背批點者不蓄可也。

隋唐已有刻板

揮麈餘話。毋邱儉貧賤時。借文選于交游間。有難色。自言異日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仕蜀。至宰相。遂刊之。陶岳五代史補亦載其事。今毛刻五代史補無此。按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毋昭裔爲毋邱儉耳。毋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者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

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畢昇活字板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合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文章分類

摯虞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三十卷。名曰流別集。隋志總集類。文章流別一百七部。二千二百十三卷。謝混流別本十三卷。孔甯續流別三卷。自劉子政有別錄。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言各種分別也。唐志。類事之書。始于皇覽。通考類事之書。始于梁元帝同姓名錄。晁氏亦云。齊、梁喜徵事。類書當起于此時。魏志劉劭傳。黃初中受詔集羣書。以類相從。號皇覽。

三難

梨洲先生言。藏書難。或藏而不能讀。讀而不能文章。兼是三者尤難。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數冊。修飾成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家。亦不乏兼收並蓄。錦幅牙籤。爭長于名畫奇器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能讀乎。近世以博洽名者。如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

不免疥駝書簞之謂。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止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則楊升菴、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耀日。誠間世之學者也。

魏禮寄子書

魏和公寄子書云。汝曹坐書屋中讀書。要當于古人有發明。其最上者。能辨古人之誣。勿使終陷墨兵。或考覈闕謬。或從章句外有洗發。其本在于精心研討。乃開疑境。疑乃生悟。疑悟相環轉不休。益乃無窮。于是博學詳據以實之。又勿偏喜立異。以取妄謬也。吾偶閱昔人書。及吾偶有見。便錄一二以寄汝。史記。衛伋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伋侯羨自殺。孔穎達亦謂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豈有殺逆之惡。而順守可蓋。且稱睿聖乎。按鄘柝舟詩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使武公果有墓上襲攻之事。胡不云共伯被弑。而云早死乎。又按詩紀云。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是共伯之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而始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若謂伋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安得謂之髦彼兩髦乎。其謬深矣。洪景盧云。衛宣公二子之事。詩于左傳所書本末甚詳。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旣娶而奪

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紫陽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蓋舉褚淵、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按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而延于莽年者。妄也。雄。郫縣人。郫人簡紹芳辨證尤悉。引桓譚新語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去莽篡尙遠。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又潛居錄謂雄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爲竄益云云。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胡邦衡上高宗封事。極詆王倫狎邪小人。無故誘致金使。以招諭江南爲名。議論斬斬。爲中興奏議第一。然考宋史。倫爲宣力甚勤。使金有守貞之節。不屈而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短喪之說。後世皆咎漢文帝作俑。然觀宰我問孔子。滕文公問孟子。則春秋戰國時已不行三年喪矣。班固漢書云。易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不干涉。故繫辭傳累舉庖犧。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雲曰。宓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

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當得其實。綱目不能無誤。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暍死。乃暍字訛耳。綱目乃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又如郭威弒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書法豈宜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取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以爲昏惑之昏也。程正敏云。世傳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最爲工切。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史考之。灝。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其妄不待攻也。然吾閱灝本傳。明書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爲二十年。則灝之狀元及第。當在七十二歲。而正敏博學多聞。宜必有據。豈吾所閱之本。訛四字爲九字耶。然傳稱灝美風姿。強少疾。又似方壯之年。不必稱者。要其八十二之狀元皆妄也。俟博物君子更考訂之。讀書洵不易哉。葉少蘊云。蘇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也。子瞻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歐陽作明允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老泉。葉、蘇同時。

當不謬也。唐時黃猿領白兒。觀。王濟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轉黑爲黃。潰去其勢與囊。卽轉雄爲雌。遂與黑交而孕。又數百歲。方變爲白爾。泰山有五松。秦始皇登岱封爲五大夫。五大夫。秦賞功第九爵也。後人稱五松大夫。謬矣。朱文公家譜載所謂考亭者。其鄰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卽以考亭顏之。復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編簡公集。公既未嘗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乃曰朱考亭。何也。禮記。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往往書人諱某。是明以死與人。而受者安之。反以稱名某者爲媿。嘗見人作婚聯。用東萊博議爲新婚事。謂呂伯恭初婚。經月不出。皆以爲溺也。而博議成。伯恭自序。言與生徒講論成此書。事最明白。乃讀書者亦競用之。令人齒冷。春秋。秦、晉世爲婚姻。而世尋干戈。今人甫聯姻。則仇讐漸開。嫌隙無已。用秦晉之好語。最是的切耳。史記。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癭。稱知囊。今人以知囊作美稱。強加人以癭矣。今人自書某地某人。必用先代名。以爲雅異。夫郡邑一代之名。猶一人有一人之名也。假如宋人自稱唐人。唐人自稱秦、漢人。可乎。昔王公鑿作蘇州志。題曰姑蘇志。其師甫見其標題。輒呵曰。不通。不通。曰。今是蘇州。不是姑蘇。王公鬢然。卽改正之。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災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

常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彌其災患歟。此論特佳。宣和間。劉季高侍郎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于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蓋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乃知廣衆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卽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有盛名于世者。未可以輕毀。祇自取辱。此汝曹所當戒慎。和公此論。大都拾人牙後慧。以教兒曹。亦可開其蒙穉。故錄之。

周必大文苑英華跋

周平園跋文苑英華云。臣伏睹太宗皇帝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二書閩、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尙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張九齡、李翱文。世猶罕見。故修書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眞宗朝。姚鉉詮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于世則宜。臣事孝宗皇帝。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館閣。哀集皇朝文鑑。臣因及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

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爲課程。往往妄加塗注。繕寫粧飾。付之祕閣。後世將遂爲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國初文籍雖寫本。然校讎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旨。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于賦中以商爲殷。以洪易宏。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于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缺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爲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類。三也。頃嘗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缺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修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爲三。二詩或合爲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員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字之省文。以堯非對舜榮。非讀本草註。安知其爲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掛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仗易裝。今皆正之。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舉。始讎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蓋欲流傳斯世。廣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優。老臣發端之志。深懼求者之莫知其由。故列輿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缺疑尙多。謹俟來哲。

永樂大典

明成祖先命解縉等輯文獻大成。後命胡廣、王洪因之編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見蟬精集中。弘治中。命重抄一部。藏于文樓。嘉靖中火。亟救得免。復命儒生摹抄。至隆慶元年始竟。神宗時。三殿火。書多被焚。

議刊永樂大典未成

明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書。謂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而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鑲板通行。談何易耶。

內府藏宋板被盜

沈景倩謂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宋板居大半。其地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牕牖昏闇。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甚難。掌管俱屬之典籍。盜取市利。實繁有徒。歷朝所失已強半。正德十年乙亥。命中書胡熙、典籍劉偉、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繼先又竊取其精者。向來傳聞楊升菴因父在閣。潛入攘取。後嗣皇即位。言及閣書云。記得俱爲四川姓楊的官兒取去。二說雖未知孰是。而風影究有自也。至神宗以後。十亡其八矣。

茶餘客話卷十七

山陽阮葵生著

淳化閣帖

上命重鐫淳化閣帖。發內府藏本三種。選工臨摹上石。金壇司農逐加考校。奏云。查淳化閣帖十卷。昔人稱其精神完足。撫勒逼古。爲名家法帖之冠。自大觀太清樓以下諸帖。皆所不及。上嘉惠藝林。重鐫古帖。俾操觚家知所津逮。自應以淳化帖爲準。按宋太宗初刻閣帖。令待詔蜀人王著詮次。著工于書法。而未能貫通古今。鈎摹雖善。排次多訛。秦觀、米芾、黃長睿諸人校訂其失。散見評論者不一而足。如禹書不先諸帝。司馬攸不列諸王。晉武帝以孫而先祖等類。此皆義例之失當者也。梁武、梁高別爲二人。王曇首失首字。庾亮元規、沈嘉長茂名字各采其一等類。此皆列名之失當者也。宋儋唐臣。而次于斯、邁。陳達晉人。而係以陳朝。張芝得崔法。而位置在崔瑗前。李邕、薛稷皆初唐。而位置在柳公權後等類。此皆時代之失當者也。皇家諸人則系銜。邨鑿諸人則系地。張芝諸人官里皆從其闕等類。此皆標題之失當者也。文皇敕內不應有文叔之稱。大令帖中不應有仁祖之字等類。此皆鑿別之失當者也。大約全帖序次。多有不倫。第五卷尤爲繁雜。今既重加鐫較。自應逐條訂正。首列帝王。次及諸家。字畫卷數仍其舊。卷中概以時代詮次。名字之

上。各詳爵里。其彼此舛訛。確有證據者。悉從改正。謹編列加簽識語辨正。於古學書法。均有裨益云云。憲皇帝跋淳化閣帖云。此帖乃四十年前爲直隸巡撫崔澄購得。以畀其婿法海。計藏于修氏者三十八年矣。今以藏本進覽。紙墨潤潔。神氣宛然。真初搨之佳者。共二十冊。與外間海傳本迥殊。又仁廟跋本。乃宋太宗賜翰林學士畢士安者。所謂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方得拜賜。正是本也。漢、晉而後。書法神理。藉以留一綫。賴有此耳。予在內廷。獲睹二本。每一披玩。輒爲神洽。同年陸燿青來臨之。久而盡焚其稿本。語余云。愈看愈難。噫。知言哉。

蘇字

歐陽叔弼謂東坡書似李北海。坡言亦自覺如此。不知似在何處。

古人不貴小楷

李實君跋書一則云。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帝勅臣下。書疏皆用行。狎筆自書。惟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尙也。竹雨弟屢邀余作楷字。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此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鈎蠶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狀元工書法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法。世祖愛歐陽詢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書。聖祖工二王法。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申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者。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懌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老筆

董思翁自跋月賦後云。文衡山先生八十一歲蠅頭書。更精謹。勝于八十年。後一年益趨纖細。至有不可讀者。王方平見麻姑以丹砂作戲。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復狡獪變化也。吾有題畫詩云。少年多狡獪。老筆漸紛披。氣韻從何得。心無贊毀時。又不用文先生法。此思翁之又一進境也。

姜陳何三家書法

徐壇長云。近書家推三人。姜鞏間、陳香泉、何義門。姜學晉人。用筆蘊藉。吻肩不露。結體亦高。雅不踏時蹊。惟筆筆拆開看。有未足處。陳知用筆。點畫有功。只好古字。反墜河北毡裘氣。又從襄陽入手。任學晉、唐。骨胎自露。更覺可嫌。何臨仿唐人熟甚。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着筆描字。不是提着筆寫字。又云。遲以取妍。速以取動。先必爲速。然後能遲。白石語也。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則初學便須遲。揮運熟然後始可速也。如一點與畫相應。兩點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之類。如何可違。若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指運而腕運。手不知運。腕不知執。皆古

人定法不可易者。

左手書

高西園鳳翰能左手書。大抵狂草耳。不可入規繩。向見張涇南司寇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奉勅書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作小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贈以詩云。驟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攬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截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不喜作楷書

予自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函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幸四海友朋諒之。未有以此相訾者。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荆公病云云。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寫楷書。久之故態復萌。

奸雄多工書

古來奸雄多工書。如李斯、趙高、曹操、鍾會、劉曜、王敦、桓溫、劉裕、劉毅、桓玄、郗超、朱溫。下

至盜賊亦有之。梁虞和論書表云。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重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劇賊乃亦嫻此。真可怪也。楊升菴謂朱文公書法出于曹操。操書行世者甚少。惟賀捷表元時尙有。文公所學必此。按劉恭父學顏魯公書鹿脯帖。文公以時代太近諛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果學操也。

石碑之厄

王搏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得鎮京兆。思有以報。搏曰。長安多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搜剔。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分隸爲琬琰集一百卷。先是拱訪求時。毀垣穿塚。蹊田害禾。深爲民害。聞者輒私鑿文字。踏毀碑石。或爲柱礎。或爲石。宋元祐間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迫期限。率磨碑石以應。景祐時。奉太后意建廟。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關中之碑。經此數厄。所存亦寡矣。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碑碣所斃。明初。開封建城。盡取相國寺碑燒灰。燕京舊碑多爲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金石之屯會也。

草字訣

趙子昂絹書艸字訣歌。跋云。世有艸書訣。本非善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學便于誦習。兼其間亦有

可取者。戲書一過。以示子久。

閣帖體例失當

閣帖有不可解者五。先以帝王。而禹列五卷。首漢章帝。而書用周侍郎千文。收聖人書而列于諸家。次以名臣。而碩儒高士黃冠緇衣閨門皆入其中。出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擇善手書之。而收及屬本。大王中多許書。米海岳、黃長睿辨之。吳季子碑。陳仲醇謂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卽云殷仲恭摸搨。亦不應摹寫失真。見山陰章大來後甲集。

陶弘景書

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是唐人亦以瘞鶴爲隱居書。當必有據。

觀帖之法

凡欲觀古帖。先觀字法刻手。次觀搨法。紙墨色澤。若不能識字法刻手。審其墨氣可矣。色堅如漆。手搨不污者。眞古也。微抹之而滿指染黑者。僞搨耳。凡帖以北紙北墨爲佳。北紙用堅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縐。非夾沙作蟬翅搨也。凡北碑皆然。南紙堅薄。極易搨。墨用烟和蠟爲之。乃色純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紙墨之辨也。

閣帖上品

淳化閣帖。雖爲黃、米培擊。而今之書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而無銀錠紋者。初搨也。絕不易得。有銀錠紋者。有墨濃墨淡之分。而墨濃者覺勝。總之價不下百千。故臨江泉潭。皆可蓄也。元美以絳爲淳化嫡子。太清樓爲介弟。

蘭亭定武本

宋搨蘭亭定武本有五。未損本。初搨也。損本。彭紹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闕行古刻也。復州鐫損本。真定武本重摹也。鑒家當辨以心目。損本。謂流帶。右天五字損也。

撥鐙法

王氏談錄。謂右軍有撥鐙法。鐙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又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大抵執筆宜在指尖耳。廣川書跋云。鄒融問撥鐙于懷素。素曰。如並乘。鐙不相犯。近代詩人多作平聲用。

李邕書

李北海書。爲李唐巨擘。而新唐書本傳中。一字未詳。亦過略矣。

白麟

六研齋隨筆云。成化中。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爲蘇、黃、米三家僞蹟。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往往信爲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記艸書卽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作。

溝道

南碑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書法傳授

書法自蔡中郎後。衍有三支。一由韋誕以及鍾繇。繇傳子會與宋翼。一由張芝以及衛覲、衛恆。此其二派也。其一則由女琰傳于衛夫人。而王曠學焉。右軍又學于曠。而傳于獻之。遞及羊欣、王僧虔、蕭子雲、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以至張旭。嗣後如顏真卿、李陽冰、徐浩、鄒彤皆受于旭者也。徐璿、皇甫閱又受于浩者也。懷素、柳公權又受于彤者也。劉禹錫、楊歸厚又受于閱者也。遞傳遞衍。以至于宋之崔紆。其授受皆可考。惟蔡襄毅然特起。不假師承。可謂間世豪傑之士。其他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子昂俱宋、元名家。而初無常師云。

柳書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之。尤長于章艸。爲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皆習其書。長慶以來。柳

公權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公權與族孫瓌。同在翰林。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古書法之識別

欲觀古書法。當澄心定慮。勿以粗心浮氣乘之。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真率做作。真僞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真僞無能逃吾鑒中矣。或得其結構而不得其鋒銛者。模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或雙鈎形跡猶存。或無精采神氣。此又不難辨者也。又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辨。

書與畫不同

書與畫不同。畫有離合。一幅之中而好醜互見。書法如禪。是則都是。非則都非。是非之間。間不容髮。是者。雖稊稗瓦礫。皆妙道也。非者。雖佛言祖語。皆糟粕也。

宋曹書法約言

宋射陵書。一時負盛名。所著書法約言。頗得古人神髓。後來香泉壇長補之。湘帆輩紛紛論辨。皆不及也。今摘錄其要。求之有餘師矣。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云。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

由。從不虛發。今人好溺偏固。任筆爲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

于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筆一宗。皆有起止。有緩急。緩以會心。急以取勢。有

映帶。映帶以連脈絡。有回環。即無往不來之意。有輕重。轉肩過度用輕。書捺蹲駐用重。有轉折。如用鋒向左。必轉鋒向右。如書轉肩。必內外圓。

有虛實。如指用實。而掌有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小書用實。而大書用虛。更大則週身皆虛矣。有偏正。偶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使其筆偏。方無王霸雜處之病。有藏鋒。有露鋒。藏

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于出鋒。亦不得以模糊爲藏鋒。用筆須如太阿截鐵。方妙。即無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

皆可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着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

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

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則神之所托也。

初作字。不必多費紙墨。取古搨善本。細玩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

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一二。既

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要之把握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

多于巧。而後真巧生焉。務求筆力從腕中來。則幾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

之正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楷書如快馬砍陣。不可令滯。如坐臥行走。各極其致。艸如驚蛇

入艸。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疎取風

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適。艸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內。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外。法取乎輕健。骨肉調勻。血脈貫通。疎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骨微。謂之墨豬。骨多肉微。謂之枯藤。書必先生後熟。既熟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凡書成。宜自觀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于小節。畏懼生疑。迷于筆先。惑于腕下。不能書矣。

凡作楷。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狀。但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于筆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着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骨涵于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意外之想。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于俗。作小楷。易局促。務令開闊。有大字體段。易于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者。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專務嚴整。歐、顏諸家宜于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書鍾、王。及虞書東方朔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于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于後漢。劉德昇。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卽真者之少縱也。如雲行水流。濃纖間出。非真非艸。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疎。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今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癡重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托。有勁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變。要之強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優遊。中實剛勁。志尚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艸之別。總取法右軍禊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鄒陽鴨頭丸、劉道士鵝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漢興有艸書。徐鍇謂張芝作艸。芝艸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實。艸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艸。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脈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後。衛瓘則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稱艸聖。顛喜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如印泥劃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艸書時用側鋒。則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艸令其筆開。

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托。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取興。無常則也。然艸書貴通暢。下筆易于疾。疾時須令稍緩。緩以倣古。疾以出奇。或斂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脫落而參差。忽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躡踊。醉狂顛伏。各盡意態。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者之大病也。古人見蛇鬪與擔夫爭道。而悟艸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艸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生悟于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凡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時。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得耳。以上摘錄書法約言。

蔣衡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御覽。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予在內廷猶見之。○十二卷本戴路按曰。王子刻石經于國學。卽衡進本。

學書諱丙日

學書諱丙日。以倉頡丙日死也。見論衡譏日篇。

蘇黃書法

東坡戲山谷曰。魯直字清勁而筆勢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字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甚似石壓蝦蟆。詞鋒相敵。兩公皆心服。若近日僞蹟。一則樹挂死蚓。一則石壓死蚌耳。

石刻

石刻以深溝爲力。以不溢爲巧。若瘦硬之書。遇工巧之刻。着意搨墨。必陷入溝道。紙質已寬。裝潢時加意熨帖。益更癡肥。其失真面目不待見而後知。故于石刻觀古人書。猶管窺耳。而敢肆雌黃乎。

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爭座帖。坐次帖彙。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魚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

李日華索書規條

山居隨筆一則云。林居多暇。士友索書者益集。因戲定規條。以示掌記曰。大滌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懶。示諭掌書僮等知悉。邇自漁郎啓闕。鳥逕通幽。雖彌明非世俗之書。而楊許洩真靈之授。何妨灑墨。聊戲搏沙。卽開乞署之門。且撤躲婆之石。凡持扇索書者。必驗重金佳骨。卽時登簿。明注某月日。編次甲乙。陸續送寫。不得前後攙越。每柄爲號者。取磨墨錢五文。不爲號三文。其爲號必係士紳及高僧羽客。方許登號。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稟請揮寫。如乞細楷者。收筆墨銀一錢。磨墨錢亦止三文。寫就藏貯候發。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其有求書卷冊字多者。磨墨錢二十文。扁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澆薄滲墨者。不許混送。昔山陰饑口。白籠羽人之鵝。莆陽奢望。竟驅暱友之婢。我悉貸除。以潤汝輩。汝輩既居橋粟尤葛之儔。應修玄楮泓穎之職。恪供乃事。勿橫索也。己巳閏月示。此竹懶初脫京塵。乍親林影。日長無事。曲徇交知。作此遊戲籌略。年來眼暗與頹。一意以納息爲務。鋪席將收。招牌可揭。僮輩其各秉犁鋤。助我灌園。勿深仗毛錐子也。癸酉小雪後一日。懶翁再題。

黃鼎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聲。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顯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邨、阮亭前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祖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賈似道鑒賞書畫印

賈似道鑒賞書畫。有印章云賢者而後樂此。見雲煙過眼錄。

樓璣耕織圖

宋於潛令四明樓璣。作耕織圖。以獻思陵。每圖各繫五言八句詩。余在內廷。得見其真蹟。詩皆小篆書。

焦秉真冷枚沈喻

仁廟時。刻耕織圖四十六幅。係焦秉貞畫。萬壽聖典二卷。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字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鑒別書畫

宋漫堂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不如士大夫。看銅玉器。士大夫不如經紀。太宰自謂看字畫。雖深夜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經絹。卽知真贋。每至人家。立院落中。遙望堂畫。卽辨某人手筆。作論畫絕句云。眞贋何須苦辨之。邢夫人至尹能知。夜無燈火分明在。此語雖誇理未奇。朱竹垞亦有論畫絕句。

五畫

往時在都門。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繡。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挈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名挈畫。亦可詠。近見宋繡大軸。精深華妙。超諸品之上矣。

畫力

王元美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神去。千年絕矣。

馬士英畫

馬士英畫。金陵人家有者尙多。後因薄其爲人。遂改爲妓女馮玉瑛。實無其人也。聊就字形改之。然則權相不及一娼女也。可畏可畏。

素女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又邊讓章華臺賦。歸乎生風之廣廈兮。修黃軒之要道。搯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註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年忘老。張平子詩。明鏡巾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爲我師。天老敦軒皇。考後漢書。廣川王坐畫屋爲男女交置酒令姊妹飲事廢。漢時發塚。鑿博畫壁。皆作男女交狀。且有及男色者。後則煬帝銅屏。高宗鏡殿。皆宋人春宵秘戲圖藍本也。明隆慶御審磁器。亦多繪此式。當時唐寅、仇英畫手特工。近日推大同馬相舜。字聖治。太倉王式。字無倪。歙縣羅龍。字錫三。其他粗艷不足觀。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對對鴛鴦浴錦波。元人馮海粟題熙陵幸小周后圖。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慘絕慘絕。

馮嫫和戎

羅龍書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嫫乘錦車和西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六朝、唐、宋人無入篇咏者。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也。

燈下作畫

董宗伯謂燈下作畫。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

漢宣畫賢士

論衡須頌篇云。宣帝之畫圖漢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祖父不賢。故不畫圖。

妙手與俗筆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灑落。雲煙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脈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餅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樓臺模糊錯雜。橋約強作斷形。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角浮水面。水源無來路。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眠矣。以上所云。止是細目。其大綱一言以蔽之曰。觀其神。

蓄畫蓄書

畫學不以時代爲限。各自成佛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蓄畫上自顧、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爲偉觀。而蓄書遠求上古可也。

元四大家

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如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郭忠恕馬和之。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沈啓南

王弇州嘗言。沈啓南於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化入。俱可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

李開先論明畫家

李中麓開先太常。章邱人。收藏甚富。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弇州與之善。嘗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無一佳者。中麓謂文進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爲定論。畫品略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神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於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玉盤盂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闓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墨蘭

畫墨蘭。自鄭所南、趙彝齋、管仲姬後。相繼而起者。代不乏人。然分爲二派。文人寄興。則放逸之氣見於筆端。閨秀傳神。則幽閒之姿浮於紙上。各臻其妙。趙春谷及仲穆。以家法相傳。楊補之與湯淑雅。則甥舅媲美。楊維幹與彝齋同時。皆號子固。俱善畫蘭。不相上下。以及明季張靜之、項子京、吳秋林、周公遐、蔡景明、陳古北、杜子經、蔣冷生、陸包山、何仲雅輩。墨出衆香。硯滋九畹。極一時之盛。管仲姬之後。女流爭爲效顰。至明季馬湘蘭、薛素素、徐翩翩、楊宛若。皆以煙花麗質。繪及幽芳。雖令湘畹蒙羞。然亦超脫不凡。不與衆芳爲伍矣。錄畫法源流一則。

蘭竹

元僧覺隱曰。當以喜氣寫蘭。怒氣寫竹。畫家推爲名言。余謂眞皮相耳。未可以知畫許之。

曾鯨謝彬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眞最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耳。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各手尙爾。況其他乎。

蘇轍談畫

蘇頌演嘗言。所貴于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吾行都邑。所見人物。皆吾畫筍所不見者。獨鬼神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石氏畫苑記。子由博雅通人。不應謬誕至此。當是後

人假托之語。

黃子久

鍾嗣成作錄鬼簿。載其相知工詞曲者。稱黃子久乃陸神童之次弟。在姑蘇琴川子游巷居。幼時螟蛉溫州黃氏。因而嗣焉。其父年九旬時方嗣。見子久曰。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令。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後在京。爲權豪所中。改號一峯。原居松江。以下術閒居。目今棄人間事。易姓名。爲苦行淨堅。又號大癡翁。公望學問不待文飾。至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詞曲落筆卽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倪畫

江南人家以有無雲林畫分雅俗。宋漫堂詩云。俗韻吾知免。永言高士晤。題倪畫也。

朱熹畫

太平清話一則云。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

陳洪綬白描羅漢

施愚山在山陰。得陳章侯白描羅漢。其徒陸薪山見之。驚曰。吾師絕筆也。師作人物。設色綬染。某皆能從耳。惟振筆白描。無粉本。自頂至踵。衣褶盤旋數丈。一筆寫成。不稍停頓。有遊鯤獨運。

乘風萬里之勢。章侯性癡簡。狎遊之時。一杯在手。畫無吝色。若意不可。雖強有力啖以金帛。不可得。頗似郭恕先遇岐亭富人時也。

董其昌陳繼儒

施愚山云。董思白、陳眉公。以詞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陳年八十。將逝之前。辟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三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世魚躍鳶飛。擲筆而終。陳臥子少時。眉公極獎許。而臥子不甚服。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書畫帖琴藏法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窄小匣中鎖閉。

其匣以杉板爲之。內勿添油糊紙。可免濕霉。

以紙糊四周。勿

令通氣。庶不至黴白。過此二候。宜置臥室。使近人氣。置高閣。俾遠地氣。乃佳。又畫書帖。平時十餘日一展玩。微見風日。不至久卷作黴。琴則盛以錦囊。掛板壁透氣處。勿近牆壁。風露日色。收藏得法。過人遠矣。

五不可

展玩書畫。有五不可。燈下。雨天。酒後。俗子。婦女也。

泥金

宣和、明昌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見湯允謨雲煙過眼續錄。

製糊

用麵搭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卽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黴黑。又法。用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

絹

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絹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淨。三等絹雖歷世久近不同。然皆絲性消滅。受糊既多。無復堅韌。以指微跑。則絹素如灰堆起。縱百破。極鮮明。嗅之自有一般古香。非若僞造者。以藥水染成。無論指跑。絲絲露白。卽刀刮亦不成灰。嗅之氣亦不雅也。碎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耳。其裂亦儼狀魚口。橫聯數絲。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蘇。不可僞作。僞作者。刀刮指甲畫開。絲縷直過。依然作毛起。掐

堅韌不斷也。此望而可辨者。

絹素光紙

畫不重絹素。若唐宋人畫。皆是絹素上作。紙者絕少。不可一概不取。而元章父子畫又絕無一筆作于絹者。不可不知。墨蹟不重研光粉澤紙。神易脫故也。

歷代名紙

造紙始于蔡倫。有網紙、穀紙、麻紙、徒成其名而已。晉有子邑紙、側理紙、一名水苔紙。以苔爲之。繭紙。日本

有松皮紙。大秦有蜜香紙。一名香皮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高麗有蠻紙。扶桑國有笈皮紙。江南有竹紙、楮皮

紙、黦歛凝霜紙。浙中有麥麩稻稈紙。吳有由拳紙、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唐有短白簾、硬黃紙、

粉蠟紙、布紙、藤角紙、麻紙、有黃白二色。桑皮紙、桑根紙、雞林紙、苔紙、建中女兒青紙、卯紙。一名卯品。晃滑如淨

面。筆至上多退。非善書者不敢用。李後主有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綉帛數重。陶穀家翻陽白。長如匹。練。南唐有澄心堂紙。膚如卵膜。堅潔如

時之甲。宋有張永自造紙、爲天下最。尙方不及。藤白紙、研光小木紙、蠟黃藏經箋、有金粟山轉。輪藏二種。白經箋、鵝白紙、白玉

版、匹紙、蠶繭紙。元有黃麻紙、鉛山紙、常山紙、英山紙、上虞紙。皆可傳之百世。明時大內白箋、

堅厚如板。兩面研光潔白如玉。磁青紙、高麗繭紙、皮紙、新安玉牋、乃絕細堅韌白棉。不用粉造。以潔白荆川運楮。厚研光用蠟打各樣織花。觀音

簾、匹紙。皆可珍者也。

眞古紙

真古紙。色淡而勻淨。無雜漬斜紋縐裂。若一軸前破後加新甚衆。薰紙煙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真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塵水浸紙。表裏俱透。真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重紙脆。反破碎莫舉。僞古紙。薄者卽裂。厚者性堅韌不斷。其不同皆可辨。

紙數稱番版刀

王右軍守會稽。謝公乞箋紙。庫中有九萬版。悉與之。杜暹爲婺州參軍。吏以紙萬番贖。受百番。張華博物志。賜側理紙百番。集賢院學士。大府供紙五千番。陳後主供智者藤紙一墮。今人以折成頁子者。謂之版。其大者謂之番。百張謂之刀。五百謂之大刀。又造紙謂之抄。

茶餘客話卷十八

山陽阮葵生著

呂才釐定陰陽雜書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釐定陰陽雜書。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分五姓。屬五音。此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敍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祿命不驗之著明者。其序葬曰。古者朝市變遷。泉石交侵。故謀之龜筮。近代選年月。相墓田。以窮達壽夭。皆由卜葬。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是不擇日也。鄉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于擗踊之際。擇地擇時。而希富貴。誠何心乎。

俞誨百怪斷經

俗刻玉匣記。所載耳鳴眼跳心驚。按時占驗等法。本於宋人俞誨百怪斷經。當時已多非之者。

通書

隋殷紹表。臣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註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專說陰陽吉凶之事。

卽今通書之祖也。按刑福禍德趨避之說。始於淮南子。而闡明于殷紹。漢武帝聚會占諸家。問某日取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制曰以五行爲主。噫。洪範策短龜長。龜從筮逆。蓋自古無合一之理矣。紛紛者奚爲耶。

停柩不葬

停柩不葬。律有明禁。而從無舉劾者。此世道人心之憂。朱高安相國嘗言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得授官。生儒不得應試。赴銓入試者。文內開明某月日除服。某月日安葬。取宗隣墓地結狀。方准行。捏飾者以匿喪論。其言至當。惜未著爲令申。

遷葬最爲害理

遷葬最爲害理。名利不遂。舉親骨屢移之。吾見亦衆矣。而往往藉口於朱子何耶。明盧正夫格弘治進士。論遷墓云。朱文公父卒。葬於崇安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明年遷父于白水里鵝子峯下。而葬母於建陽天湖之陽。相去百里。自爲文以紀之云云。予閱朱子大全。不見此紀。疑出於好事者之口。

談名堪輿各執一說

談命者以干支陰陽爲造化。一定不易。堪輿家又以禍福吉凶。皆人力轉移。各執一說。無不可者。最怪近人既信子平一定之言。又信堪輿無定之說。聰明智慧。至此而大愚。何耶。此皆隨波逐流。周旋世故。非真有所得而信之也。

徐子平

世稱徐子平精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曰子平。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陳圖南同隱華山。亦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乃宋末徐彥升。非居易也。

人命八字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恆河沙數何止於此。富貴貧賤壽夭。勢不能同。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三萬六千盡之。天下之人何止千萬。亦不能不同。且以薄海之遙。民物之衆。等差之分。謂一日止生十二種人。或二十四種人。豈不厚誣。

術家規時揣勢

張端義貴耳集云。有老談命者問後進云。汝術卽我向者之術。何汝言驗而吾不驗。後進曰。向之士大夫命占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須多帶刑喪衝擊。方是貴人。不見近日監司郡守師閩者。孰不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因歎服。益徵術家亦不盡用其師說。而專規時揣勢爲秘訣。自

古已然。

十二宮

十二宮之分。子曰寶餅。丑曰磨蠍。寅曰人馬。卯曰天蠍。辰曰天秤。巳曰雙女。午曰獅子。未曰巨獬。申曰陰陽。酉曰金牛。戌曰白羊。亥曰雙魚。

韓絳曾布蔡京八字之異

宋韓獻肅公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蘇魏公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終。曾文肅公布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生慶曆中。後六十年至大觀改元丁亥。東都有鄭氏貨粉者。以正月初五日亥時生子。八字與京同。人皆異之。後年十八。醉騎馬墮金明池死。命之理微。有定論哉。

史貽直之命

德清蔡文公。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先生過訪。蔡告以得南中信。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無疑。史扣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月日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卽今相國鐵厓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又見某公筆識云。康熙辛酉。胄司官詹攜眷屬入都門。泊水

驛。生相國鐵厓公。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適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之。胃司先生。先生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相國已官清禁。先生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蔡公之言。又何所見耶。

八字千支相同

高叔嗣。嘉靖中生。與僞漢陳友諒八字千支悉同。年三十七卒。亦與友諒同。明英宗八字。與布衣沈周、知縣盧鍾皆相同。沈繼山、思孝。少司馬。浙人。鄧定宇、以謂八字相同。鄧以辛未會元鼎甲。官少宰。後沈一科。沈以戊辰至左都。後鄧十年卒。皆無子。

精術數者昧於自知

屈原自敘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謝在杭五雜俎云。唐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千支。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自宋以後。方并其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在唐時推祿命。無不奇中。然其晚年鍊黃金求不死。疽發于背而死。蓋始而欺人。繼而自欺。殆不知命之尤者歟。劉青田爲佐命元勳。尤精數學。豈不自知。乃當元末出仕。身權大辟。羈

管紹興路，慟哭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苦留，得不死。胡明于知人，而昧于自知耶。

李光地論五行生克

安溪先生云。五行有生我者。有我生者。有克我者。有我克者。有與我同類者。祿命家以生我者名曰印綬。克我者名曰官殺。我生者名曰傷官食神。我克者名曰財馬。同類者名曰比肩。以人倫言之。生我者應爲父母。我生者應爲子孫。克我者應爲官。我克者應爲妻財。同類者應爲兄弟。此則占卜家皆用之。今祿命之術。惟以母爲印。而父反爲財。以官爲子孫。而傷官食神者。不過主人生之精神智慧而已。其故何也。蓋以人生于母。故印主母。而印者財之所克制。是財之妻也。故反以財爲父也。妻者我之所克制。故財主妻。而官者財之所生。是財之子也。故反以官爲子也。緣婦人之命。以制我者爲夫。以所生者爲子。故男子之命。與之相因者如此。以人事言之。克我者爲官。以有官爵。則有法度而不敢肆。是我爲官所制也。我克者爲財。以人生所費用者財帛。是財爲我所制也。有官爵則有印綬。是我生我者乃制我者之所生。故生我者爲印也。有精神智慧。則威權勢力皆可以制之。是制我者。乃我生者之所制。故我生者。爲傷官食神也。此其大略也。人生所求者。官與財而已。然能以官自鈐束。則克我者爲克制之克。不能以官自鈐束。則克我者。爲克害之克矣。於財也取用有節。則我克者爲克制之克。取用無度。則我克者爲克害之克矣。吉凶同域。禍

福隨之。故祿命家專以官財二辰推人之貧賤富貴禍福休咎。或其命中無此二辰。則從微處取用。謂十二辰中所藏之胚胎朕兆也。凡物愈微則愈專。愈小則愈辨。于物取用既真。而所行之運度。有以生扶而引動之。則發達之候也。

相法精言

王管通神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談賓錄載王子安遇馬當老叟云。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損。恐秀而不實。皆相法之精言也。

人中

鼻下爲人中。元楊元城瑀山居新話一則云。自人中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與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故曰人中。

相者不知義

文文山狀元。一相者潛瞰歸曰。某處立者大貴。末座年少者大凶。立者留夢炎。末座卽文山也。有鷹日者於陸子靜。陸問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否。曰算得。夷齊餓死算得否。曰算得。又問夷齊名到於今稱之。景公死之日無稱。算得否。其人無以答。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

假相

梁薌林先生之尊人學博公少爲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問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堂、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術士曰。真則俱不能。假借可致。同人曰。當權相事。後以明經老。而以子貴。受大學士封焉。

抉目懸柱

徐文穆公本少時求夢於于忠肅公廟。見一武士抉文穆一目。縣之柱。遂驚悟。不解。後乃悟以目配木。是相字。

相士弄巧成拙

莊殿撰本諄借某上舍。自裘新建司馬齋飲歸。同詣千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出司馬第。卽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指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尙書。而詆本諄貧賤。不列於仕籍。卽日聲名大損。

術者之妄

宋時。北京有術者能視笏文知吉凶。韓魏公方判北京。與通判預易笏試之。術者視魏公笏。言再

召在相位若干年。視判笏曰。當進秩至某官而畢。魏公厚餽之而去。判曰。狂生欺罔。相公餽之何也。魏公曰。我先欺他。非彼罪也。二語煞有餘味。

無煩饒舌

有客薦相者于毛稚黃。稱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僕自相審矣。無煩此公饒舌。唐人却相者詩云。貌拙慚君仔細看。鏡中我亦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個詩人做大官。長安道上。盡如公等。星相之子皆作餓殍矣。

鵝行鴨步

宋齊邱玉管通神胡僧論相書總要訣。男兒怕削。却嫌鼠目鑿頭。偏喜鵝行鴨步。五行生尅風鑑詩中論富云。鵝步鴨行不躡顛。今淮人尙有此諺。

鏡聽詞

唐人作鏡聽詞。其來舊矣。撫言載畢誠相公及第時。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有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啣得。

圓夢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徐幼文善圓夢。馮僕嘗詣徐請圓夢。其來舊矣。

民間傳說

宋時諺云。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令開門與打春。蚊子紛紛咬死人。又青州城名臥牛城。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坍塌。甘州城外有塔。名鎮風。明嘉靖間。以其窺見城內撤去。是後城內多大風。

雷轟薦福碑

饒州魯公亭在薦福山。有歐陽詢書寺碑。顏魯公覆以亭。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貧。時歐碑墨本直千錢。范欲爲打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碑。時語云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坡公作窮措大詩。一夕雷轟薦福碑。諺語亦有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之語。

優伶之禁

潘稼堂不喜優伶。嘗請於當事禁其效演。官翰林。又陳奏請禁。皆未果行。余謂是誠無益。禁之亦不必也。東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與妓遊。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數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至有佳客至。則屏妓脚杯。坐談累夕。東坡眞解事。今之優伶。正合如是用。禁之奚爲哉。

烏孫公主

石崇明君詞敘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人耶。

繡襦記

崑山鄭若庸。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伎患之。乃釀金數百。行薛近兗。爲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平康往事。雖小堪傳也。元高文秀有鄭元和風雪打瓦罐院本。近兗從而衍之耳。

琵琶記

高則誠明琵琶記。世謂其罵王四也。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邨聽說蔡中郎。是南渡時已演爲小說矣。則誠填詞。夜燒雙燭。填至喫糠餉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處。文章有神。豈不異哉。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云。撰琵琶者。乃高枬。字則誠。別是一人。接酒虛子曲譜。有高枬。無高明。蔣氏或別有據。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之妹耀卿姑。傳奇改作秦氏。

王曾

王曾少孤。鞠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今傳奇認爲具慶生子事。

殺狗記

殺狗記。徐仲由啞所作。自言詩文未品藻。惟詞曲不讓古人。

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並蒙正出之。劉誓不改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今謬爲蒙正妻被逐。蒙正妻乃宋氏。右正言宋抗族女也。元關漢卿、王實甫作呂蒙正風雪破窳記。馬致遠風雪飯後鐘。皆是呂少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其後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侍人。反撥灰詩以諷之。宋又有鴟吻詩云。獸頭本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高入青雲裏。忘却當初窳內時。觀此則宋亦賢室矣。

三笑姻緣故事

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戍。道人于洞庭遇異人。得幻術。遊虎邱時有兄喪。製麻衣。內著紫綾褲。適上海某攜簪遊山。小婢秋香見吉衣紫。顧而笑。吉以悅己。變姓役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遁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宋時有唐伯虎。字長孺。丹陵人。庚之兄。治春秋。史稱其迎父瀘南及臨邛獄事。又王鞏雜錄。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放還。語唐曰。到人間爲我傳法華經。勸人誦之。仕至梧州推官。

覆水難收

買臣見棄于妻。劇本中有覆水難收語，蓋用太公望事。鵠冠子注。太公少壻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不售。改圖販麵。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釣魚渭濱。文王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收之。惟得沙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云。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秦之逐臣。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人之出夫也。古詩。呂望老出夫。管仲小囚臣。

水戲

大業間。杜寶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玄龜銜符。大鱸銜錄授黃帝。丹田靈龜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錄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靈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本此。

尉遲恭清修高致

尉遲鄂公。貞觀後謝人事。鍊氣服食。奏清商樂自奉。呂溫陵凌烟勳臣贊云。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武人清修如此。高致可想。近傳奇扮猙獰態。未免

唐突前賢。

元曲

梨園所扮雜劇。大半藍本元人。而增飾搬演。改易名目耳。如秦太師東窗事犯、虎牢關三戰呂布、蕭何月夜追韓信、持漢節蘇武還鄉、李三娘麻地捧印、莽張飛大鬧相府院、關大王三捉紅衣怪、李亞仙詩酒曲江池、窮韓信拜將登壇、黑旋風喬斷案、趙太祖鎮凶宅。此類甚多。皆元人試題。作者不一人。傳者亦無多。皆今劇之所本也。詞曲著名者北曲則關、鄭、馬、白。南曲則施、高、湯、沈。皆巨子矣。

金鳳

嚴東樓在工部時。眷一幼伶。名金鳳。海鹽人。色藝俱全。一日無鳳。則寢食不甘。及鳴鳳記盛傳于世。金復塗粉扮東樓。乃得神似。此一事較夷門馬伶傳奇更奇。朱良矩語楊用修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

荆釵記

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尙氣誼。王梅溪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愆憑之。史氏切齒。故作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樊籠。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遊春記

王溪陂九思由翰林改吏部。撰遊春記。記中李林甫指李賓之。楊國忠指楊石齋。賈婆婆指賈南塢。因此淪棄。且博輕薄名。文人器小。往往蹈此。

學圃雅集

許念中黃門精於顧曲。有家樂一部。填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爲雅集。顧亦精於音律。衆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集者爲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開蕃、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質庵、李茂才實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徧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錢介玉年七十八。張修來年七十。陳公先年六十九。徐長發、陸維御皆五十七。吳上玉、李宛成皆四十五。惟沈青選年少。金石節宣。絲竹競奏。各出所長。妙絕倫等。及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衆喧皆寂。蠶絲烟篆。裊繞於空濛杳渺之間。高下有無。短長跌頓。使聞者心醉神移。莫能名其所際也。念南曲一道。獨擅吳門。二十年前。與酒人詞伯縱飲徵歌。流湔浹日。擅其勝者略可倒指。比來老輩云亡。少年不作。停杯借問。半屬古人。予與秋山、端揆六七人亦皆年過半百矣。天風蕭蕭。雲馳木落。撫時感事。慨焉永懷。李實君卽席賦六絕句。和韻志別。屬諸子繼和焉。詩云。檻外秋雲樹杪

停。酒人聲寂爲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啾嘈。停杯韻與秋飄發。天水澄鮮海月高。白髮龜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傾杯。何人卽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記曾花前鬪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荃寫麗詞。腸畢淋漓樂曲和。豪吟興爲感秋多。堂開秀野閒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醉誦新篇廢夜眠。載將風雅入歸船。歡場老輩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烟。

上唐梯

漢代戲目。有曰上唐梯。卽今之上高竿。見淮南子。蓋古以翻空梯爲唐梯。唐訓曰空。梁有高緹伎。卽今之繩戲。見杜氏通典。內典云。福不唐捐。又詩云。歲月唐捐去。皆云空也。

踢毬

京師雜伎。千態萬狀。以踢毬爲最。三四人同踢。高下遠近。旋轉承接。不差銖黍。其中套數家門。凡百十種。按事物原始。古有裏外簾、拖鎗、聳膝、突肚、佛頂珠、剪刀拐等名。亦蹴鞠之遺風也。宋人有咏蹴鞠詩。陳其年有戲咏閨人踢毬詞云。嬌困騰騰。深院清清。百無一爲。向花冠尾畔。剪他翠羽。養娘篋底。檢出朱提。裹用綃輕。製同毬轉。簸向牆陰一線兒。盈盈態。訝妙踰蹴鞠。巧勝彈碁。鞋幫只一些些。況滑膩纖鬆不自持。爲頻誇猿捷。立依金井。慣務波悄。礙怕花枝。忽憶春

郊。回頭昨日。扶上欄杆剔鬚絲。垂楊外有兒郎此伎。真惹人思。是又一種意致矣。

著名市肆

京師市肆扁榜。標識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數家假借。希影響以竊之。有集成聯句者。曰立道堂誠意高香。曰修德居細心堅燭。曰冬季諷經。曰秋爽來學。曰堂。曰學。曰四世馬公道膏藥。曰三代王麻子金針。曰甘露齋祖傳狗皮膏。曰香雪堂神效烏鬚藥。陸放翁筆記。於大駕幸長安。士民商賈輻輳。瓶立扁榜。好事者因以爲對。曰鈴轄諸道進奏院。曰詳定一司勅令所。曰王防禦契聖眼科。曰陸官人遇仙風藥。曰乾濕腳氣四斤丸。曰偏正頭風一字散。曰三朝御裏陳忠翊。曰四世儒醫陸大丞。曰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曰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似此者凡數十條。明末。京城市肆著名者。如勾欄胡同何關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葷苡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麵。本司院劉崔家香。帝王廟前刁家丸藥。而董文敏亦書劉必通硬尖水筆。凡此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又抄手胡同華家。柴門小巷專煮豬頭肉。日鬻千金。內而宮禁。外而勳戚。由王公逮優隸。白晝徹夜。購買不息。晉豫東藩。宣薊鎮帥。走馬傳致。日以爲常。太史公所謂翁伯販脂。張氏賣漿。邳氏灑削。濁氏胃脯。其所貨至爲纖嗇。往往鼎食擊鐘。富比王侯。皆此輩也。

以珠喻勤怠

奴隸賤役。始勤終怠。處處皆然。有客謂其初至爲走盤珠。稍久爲算盤珠。既久則佛頂珠。雅善形容。

小么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之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卽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一歲主千歲奴

唐書劉季述傳。百歲奴事三歲主。常也。今俗諺尙有一歲主千歲奴之語。

高球

羅貫忠水滸傳。文淵書目中有之。也是園書目亦與三國演義並列。其三十六人姓名。見龔聖予贊。蓋畫贊也。敍高球出身。與揮塵後錄所載悉合。球本東坡小史。工筆札。坡出師中山。留予會子宣。辭之。屬王晉卿。晉卿遣送篋刀於端王邸。值王蹴鞠。漢成帝好蹴鞠。見博物志。球睥睨之。令對蹴。王大

喜云。傳語都尉。謝篋刀之貺。并送人皆輟留矣。踰月王登大寶。不次遷拜。數年持節至使相。父敦復。爲節度使。兄伸。登八座。子姪皆爲郎。傳所稱小蘇學士。卽東坡。都尉。卽詵也。球富貴不

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卹甚厚。時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嬖倖擅權勢。而叔黨終於小官。可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過。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云。念與黨人偶同高祖。此輩媿倖。師成不亦多乎。鄒灝道鄉集有高俅轉官制。陳章侯畫三十六像付坊刻。一時推名筆。

水滸傳

明山陰柳文曰。小說家水滸傳不著編者姓名。意必草澤之雄。失職憤事。包藏禍心。譸張爲幻。盛稱形勢。備陳機械。徒有以起不軌之萌芽。爲世大僂。放而絕之可也。宋史言淮南盜宋江。掠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知亳州侯蒙上書請赦江。以討方臘自贖。不許。意當時已草薙禽獮矣。縱爲梟獍犯數路。何至披猖乃爾。嘗道經東平。土人指點梁山。區區一曲。本非險絕。蓋羣盜暫集萑苻。旋即流突。傳中所言皆誕妄也。顧其詞簸弄軒輊。抑正予邪。二三狡計。譬如林猿攫物。沙蜮射影。往往爲庸衆所述。流布浸廣。遂至家有其書。加以梨園扮演。附會粧點。鄉愚聞之。慕其英勇。與世道人心。大有所害。御史胡定奏請毀板。並禁演劇。部議准行。而外間概不遵奉。雖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閱席前唱演如故也。諸城邱太常海石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評賞太過。詩復不佳。海石固齊人也。

吳幼清云。大野既濶。其澤俗稱爲梁山泊。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金時黃河南徙。泊漸淤。水滸傳。或作羅貫中作。又云施耐菴作。妄言誨盜。其子孫三世嗜啞。吳人金聖歎橫加評語。稱爲五才子。與史記、莊子並列。盛行海內。迨鼎革。聖歎遭殊禍。著書毒天下者可不戒哉。

水滸葉子

萬貫貫宋江。千萬貫武松。百萬貫阮小二。九十阮小七。八十朱仝。七十孫立。六十呼延索。五十魯智深。四十李進。三十楊志。二十扈三娘。九萬貫雷橫。八萬貫索超。七萬貫秦明。六萬貫史進。五萬李俊。四萬柴進。三萬關勝。二萬花榮。一萬燕青。又尊空沒文錢王英。半文錢蔡慶。其式刻畫九品。曰截角。曰斜眼。曰豹牙。曰雙白。曰雙筋。曰斜齒。曰外缺。曰弦月。見潘之恆葉子譜。按張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云。有赤身爲國。不避凶鋒。拏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李進即盧俊義。賞錢百萬貫。雙花紅。拏獲關勝、呼延索、柴進、武松、張清。賞十萬貫。花紅。拏獲董平、李進即李俊也。賞五萬貫。花紅。今之葉子名目畫像。蓋採用榜中語。並仿其圖形也。水滸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陷乃杭、睦、歙、處、衢、婺六州。非浙西也。青箱雜記。楊大年好與同輩打葉子。當是紙牌。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與羣臣爲葉格戲。二月爲小

所殺。乃不祥之物。劉毅一擲百萬。終於作賊。袁彥道脫白帽爲桓溫決賭。真人鼻也。然皆呼盧決勝。不至如葉子繪水泊梟雄。人卽不能羹牆堯舜。夢寐周公。何至日與羣盜遊哉。

葉子戲消夜圖

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於宋太祖。令後宮人習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橄欖狀。六觚而列一二三四五六。推旋於玉盆中。久之方倒。中其數者爲勝。吾鄉酒籌亦有此式。

馬弔

葉子戲。明神宗末年而小變。圖山東羣盜像而鬪之。以百貫滅活爲勝負。見綏寇紀略。尤悔菴謂其名曰馬。曰槩。曰打。曰鬪。皆兵刀之象。有捉有放。有比有滅。不祥莫大焉。張賊名獻。李賊名闖。僞號稱大順。牌中皆有之。至馬弔與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南渡馬阮之讖。而明社屋矣。桐城張文端公深惡之。刻印章云。馬弔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遍印家藏書籍。至今張氏子孫不敢習馬弔。善夫。

賭卦

王白齋學士太翁學博公。戒子弟不可讀水滸傳。最惡擲蒲之戲。嘗作賭卦云。賭。凶。無攸利。象曰賭。妬也。妬人之有而先罄其藏。勝者偶而敗其常。獲者寡而失不可償。是以凶。無攸利。君子

賭而業隳資亡。小人賭而羅於桁楊。賭之爲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賊。賭。后以嚴刑懲惡。初一。童蒙之媿。吝。象曰。童蒙之戲。漸不可長也。義方有訓。用豫防也。次二。誘賭以迷。往卽於泥。凶。象曰。誘賭。朋之傷也。往入其類。自戕也。次三。燕樂衍衍。迺賭迺戰。士以喪名虧行。象曰。燕樂衍衍。賭起爭也。喪名虧行。大無良也。次四。迷賭。哺不食。貲亡。有疾。象曰。迷賭。夜以爲明也。既亡其資。又疾。無常也。次五。夫迷不復。婦嗟于屋。良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復。婦用傷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次六。鑒賭有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自鑑其禍。斷用剛也。中心有悔。易惡爲臧也。

金瓶梅

繡像水滸傳。鏤版精緻。藏書家珍之。錢遵王列於書目。其像爲陳洪綬筆。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版刻亦精。此書爲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靈素指陶仲文。朱勛指陸炳。又云。有玉嬌李一書。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當卽世所傳之後金瓶梅。前書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補。膚淺。且多作吳語。後來惟醒世姻緣傳。彷彿得其筆意。然二書皆托名齊魯人。何耶。

骰子

程大昌演繁露。博之勝敗決于投。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其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如杏仁。惟尖銳故可轉躍。惟平廣故可鑲采。凡一子爲兩面。一面塗黑。上畫牛犢。一面塗白。上畫雉。投子者五皆黑名盧。五黑皆現。則五犢隨見。擣稱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云。六赤重新擲印成。又房千里骰子選格序。穴豁。投子也。明瓊、六赤、投子、骰子、穴豁。皆一物耳。

鑿井塑像之法

宋沈寓山作寓簡云。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大小不可復大。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則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則可損也。語亦有本。韓非子言。爲土木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口目小。則可開鑿。此爲建事制度之法。可通於吾鄉俗語。長木匠短鐵匠。卽是意。

裝潢名家

王弇州藏古蹟最多。尤重裝潢。有強氏者精此藝。弇州延爲上賓。居於家園。又湯氏者亦擅此藝。時有汪景純。在白門得右軍真蹟。往聘湯氏。厚遣儀幣。張筵下拜。景純朝夕不離左右。閱五旬始成。酬贖甚厚。又吳人莊希。僑寓白門。與湯、強名相埒。其人亦慷慨誠篤。士大夫多與之遊。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觀此則鳴鳳記亦實有其人也。

鹿角

今衙門列木於衢。俗名攬衆。卽古之陸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

劉大夏立異沽名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耳。非素位之義。腳踏實地者斷不如是。

扁額之濫

明季。仕宦家居者。臺司守令必作扁以贈。蓋巡方守土之官。例與鄉紳有贈遺。而扁特侑儀者。有司承奉。朱漆金書。務爲侈美。而贊郎任官則惟恐不多。必丐求以得之。吾鄉搢紳之家。自門至堂。懸柱無隙。其實與神祠寺觀無異。有識之士望之欲嘔。尤可怪者。扁首題款。必借當時大老。鄙哉。宋景文言。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閥。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云。扁。署也。从戶从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如禁扁所載皆是。

馬字之用

禮記。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俗猜枚爲拳馬。博塞衡錢。以籌爲馬。貿易者以銅衡金爲法馬。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端。爲作馬。檜楯曰行馬。葉子戲曰馬弔。紙畫神像曰馬張。虎子亦曰馬子。都會之所爲馬頭。泊船之所亦爲馬頭。青樓老嫗名曰馬泊六。通鑑史憲誠據魏博。于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大星測甘泉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迥異衆星者。其下必得甘泉。此法相傳。大抵皆指北地言。若南方掘地三尺。水源源至矣。豈有數味不同者耶。

骨重羊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也。自葉爾羌西行二千里約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曰古銅。傳聞不實。可笑。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卽擒至禮拜寺塔頂

上。擲殺之。

火浣布

火浣布。出四川越巂廳番地。五蠻山石縫内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線織成布。己丑。劉臬使益贈一幅。每幅不過數尺。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穢。入烈火。膩處卽有焰。焰息穢去。焰卽穢也。布仍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布質漸鬆。彈之卽裂。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于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兜羅錦

兜羅錦。一名沙塌兒布。出榜葛刺國。卽西洋布之類。較他種寬而緻。

袋之形式

三代時。以韋爲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龜袋。唐四品官給隨身魚袋。在官用爲褒袋飾。沒則收之。今則以荷包爲帶飾。中亦不復盛物。新纂皇朝禮器圖皆繪有定式。

雞素雞斯

雞素本于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曠。像形也。

元代服式歌

元時。郊祀大祭。天子御冕袞。大臣皆法服。凡披乘須依歌訣次第。否則顛倒有礙。歌云。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佩丁當冠笏全。

拱衣

拱衣以玉爲之。長可八寸。寬三兩指。如刀形。有靶。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俾無摺纏。見三柳軒雜識。吾叔蘊邨先生。向得孫退谷家藏玉刀。形與此相類。朱竹垞有銘。然皆以爲刀也。後爲歸少宰所有。

窄袖之便

楊汝士詩云。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是古人亦知窄袖之便。明制。文臣衣至踝。武臣去地五寸。軍士去地尺。文臣袖回至肘。武臣與手齊。軍士出拳。予謂衿至踝。袖回至肘。雖仿古制。然作事不便。非聖人短袂之義。劉秩裁衣竹云。裁衣須裁短短衣。短衣上馬輕如飛。縫袖須縫窄窄袖。袖窄彎時不礙肘。自昔然也。

襲裘楊裘

朱子語類。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楊裘似今之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

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緇衣素衣黃衣皆裼裘。欲見其相稱也。

明代服式

明洪武六年。定庶民巾纓。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並同庶民。帽不得用頂。帽頂之珠。許用水晶香木。校尉只絲束帶幘頭靴鞋。雕刻雜花象牙帶環。餘同庶民。儒士生員。袖長過手。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袖過手六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廣五寸。軍人衣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樁廣七寸。不得過一尺。袖口僅出拳。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衫襪。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皂緣。皂緜軟巾。垂帶儒巾。萬曆三年。定武職勳戚等官。不許用四人帷轎肩輿交床上馬等。雜見于禮部志稿。

結絞不紐

喪大記。結絞不紐。紐從糸。疏曰。生時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如印紐鏡紐。皆從糸。從金者乃姓。

戒指

臚仙曰。指環。今之戒指也。按詩注。古者進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當御者以銀環進之。既娠。則以金環退之。未御之先著左手。既御之後著右手。春秋繁露云。紂刑九侯。取其指環。蓋亦久矣。

穿耳

婦人穿耳。不知所始。三國時。諸葛恪獻權馬。先鑿其耳。范慎曰。馬雖大畜。秉氣于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

茶餘客話卷十九

山陽阮葵生著

王冕始用花乳石

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

青田凍壽山石

明萬曆時。處州山中往往出青田凍。璞中剖出。初本軟膩。見風始結爲石。故名曰凍。其色有淡白淡黃淡青三種。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唯青田舊坑石尙有之。凍石不可得矣。若閩中壽山石。雖璀璨可愛。然鐫處易剝。印油易染。賞鑒家不取。壽山石以產田中者良。山中者不可用。

清初印章刻手

國初印章刻手。以程邃、許容爲最。歸愚獨推顧云美、何雪漁。後來閩復申、王翦林、沈補蘿亦稱好手。往見雪漁刻努力加餐飯五字。凡重字作兩點。又唯吾知足四字。以一口應四邊。雖古有此體。而大家不爲。近日薛小鳳刻活活潑潑四字。分作二點。則落落大方。不失雅玩。大約疊字不妨作兩點。若僅偏旁一角。似未可省筆。楷篆一理。亦人所易曉者。

受孔子戒

文衡山有圖印曰。受孔子戒。秦殿撰劍泉亦倣爲之。按白朮魯文靖云。臣受孔子戒。又元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戒。廉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鑄印法式

漢有摹印篆。其法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隸。卽摹印篆也。白文印字皆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一邊兩字。一邊一字。宜相等。兩字不可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免費詞說。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印文中字。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字章字。或兼用印章二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方可迴文寫。於姓下著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若單文姓某之印。却不可迴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方可加氏。表字印只用二字爲正式。吾衍所論。字字不刊。

古式與變體

印章以小篆白文爲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鍾鼎篆者。皆變體也。紐以龜爲正。螭與辟邪駝次之。其

或以鳧以虎以兔以馬以豸以鹿以羊以魚以狻猊以異獸以錢以亭以橋者。皆變體也。

章印之別

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千石以下。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刻曰某官之印。今世士大夫私用圖記曰某章某印。無復區別。

圖書

古人印章。有曰某氏圖書。曰某人圖書。蓋用以識書籍圖畫。非泛用也。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殊失本意。

斷匙刻印

王虛舟客淮陰。歲暮將歸。渡江至松石齋。與叔祖虛谷先生別。待舟子未至。見案上有斷鎖匙一。遂取匣中石。以斷匙刻虛谷二字。蒼秀中饒生動之致。印出儼似禿筆書。邊壽民、程水南諸印章。皆藉翁手筆。

御寶

交泰殿貯御寶二十有五。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盤龍紐。高二寸。皇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碧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大清嗣天子寶。

以章纒繩。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皇帝之寶。以布詔赦。青玉。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龍紐。高二寸一分。皇帝之寶。以肅法駕。栴檀香木。方四寸八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天子之寶。以祀百神。白玉。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三分。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號。白玉。方二寸一分。厚七分。盤龍紐。高一寸三分。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白玉。方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交龍紐。高一寸二分。皇帝行寶。以頒錫賚。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五分。皇帝信寶。以徵戎伍。白玉。方三寸三分。厚六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天子行寶。以冊外蠻。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三分。天子信寶。以命殊方。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敬天勤民之寶。以飭觀吏。白玉。方三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制誥之寶。以諭臣僚。青玉。方四寸。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七分。勅命之寶。以鈐誥勅。碧玉。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八分。垂訓之寶。以揚國憲。碧玉。方四寸。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命德之寶。以獎忠良。青玉。方四寸。厚一寸四分。交龍紐。高二寸一分。欽文之璽。以重文敎。墨玉。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表章經史之寶。以崇古訓。碧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一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巡狩天下之寶。以從省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五分。討罪安民之寶。

以張征伐。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五分。制馭六師之寶。以整戎行。墨玉。方五寸三分。厚一寸四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勅正萬邦之寶。以誥外國。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五分。盤龍紐。高二寸三分。勅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青玉。方四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廣運之寶。以謹封職。墨玉。方六寸。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盛京尊藏御寶十。大清受命之寶。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四分。皇帝之寶。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龍紐。高二寸七分。皇帝之寶。碧玉。方五寸。厚一寸八分。盤龍紐。高三寸。皇帝之寶。栴檀香木。方三寸八分。厚六分。橐紐。高五分。奉天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紐。高二寸。天子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紐。高二寸。奉天法祖親賢受民之寶。碧玉。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丹符出驗四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二分。勅命之寶。青玉。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交龍紐。高二寸五分。廣運之寶。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五分。壬午春。奉詔。書寶譜及將軍印譜。御製序文冠於前。其秦時傳國玉璽一方。特命撤去不入譜內。大哉王言。度越千古帝王矣。

傳國璽

黃崑圃先生云。曩聞少司空齊穉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世雄長西北。傳至靈丹可汗。在位

久。忽欲往西域皈依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尙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猝坎地而埋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歸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之。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案何文肅齋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蠶毀。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貢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兒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本朝。亦非偶然。又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毡房。蓋未詳矣。

印章篆文之區別

大內寶文玉筋篆。親王郡王文職官印。皆上方大篆。武職官皆柳葉篆。乾隆十三年。改定親王金寶。郡王飾金銀印。朝鮮國王金印。均用芝英篆。宗人府、衍聖公、軍機處、內務府、翰林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總理三庫、鑾儀衛、盛京五部均銀印。上方大篆。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火器營嚮道總領、經略大將軍、將軍、鎮守將軍、副都統、提督均銀印柳葉篆。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順天府、奉天府、布政司均銀印小篆。詹事府、按察司、鹽運司、武備院、上駟

院、奉宸院、光祿寺、太僕寺均銅印小篆。鴻臚寺、國子監、一二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太醫院、左右春坊司、經局、鑾儀司所、六科、各道鹽政、時憲書均銅印鐘鼎篆。中書科、五城兵馬司、三四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各科、經歷司、司獄司、知府、知州、知縣以下等官均銅印垂露篆。總督、河督、漕督、倉督、巡撫均銀關防。欽差大臣銅關防。均上方大篆。內繕書房、學政均銅關防小篆。五城御史府丞、三庫坐糧廳監督各道員織造。均銅關防鐘鼎篆。部院衙門、廳署庫所局各大使、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均銅關防垂露篆。總兵銅關防柳葉篆。參領、總管、城守尉、協領、防守尉、副將、參將、遊擊銅關防戈篆。都司銅關防。佐領、內務府管、守備以下等官銅條記圖記。均懸針紋。僧錄、道錄銅關防垂露篆。國師、喇嘛班第均用轉宿篆。

元室銅印

乾隆三十四年庚寅。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於烏梁海額爾游特斯名河。故鄂博旁。獲銅印一。由理藩院以聞。予見之西苑直廬。印方二寸九分。厚五分。中起二臺。每層高二分半。有柄一寸七分。計高二寸七分。重六十六兩。臺之右正書大尉之印。左書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共十七字。印作蒙古篆文。考元順帝以洪武三年庚戌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見鄭麟趾高麗史此印當即其時所製也。至太尉一官。元不常

禮。虞集經世本典序云。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其同列者。惟大司徒、太尉、司空之屬。又武宗紀。兩見太尉。一書諸王之後。一書尙書右丞相之前。因知此秩與三公固同爲一品。而元史表志顧令缺如。此耳目所及疎漏若是。矧庚申君北狩而後。君臣事跡。荒渺無稽。更何從考證耶。

玉章

刻玉章者。國初推江皜臣、林兆熊。後來張炳、李德先、朱宏晉皆不失用筆之法。故饒古致。外此皆用金剛鑽。漸次鑲字。與治器者無以異。故不貴也。

之字之用

程大昌演繁露。世傳相國寺舊扁。題曰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尙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倣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額。概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失本意。按此議亦本之嬾真子錄語也。當時印文扁榜。總以五字爲準。凡三字足成四字。五字足成六字。皆以不知之字本意而誤。予考漢文印章。殊不盡然。至於今人私印。篆文配合。酌成之字。原欲篆體合式。與左旋

右旋相等。何得拘泥耶。嘗質之吾友補蘿、霞村、小鳳輩。皆以予言爲然。

印泥製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敵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取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瀝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蕪艾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艾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見馮聞之快雪堂漫錄。

硯

端石之亞。有歙溪龍尾石、細羅紋石、洮河綠石、葛仙公岩方城石、萬州懸金崖金星石、延平鳳咄石。皆美材也。好事者用銅雀臺瓦、未央宮瓦。至有稱秦武公羽陽宮瓦者。夫以瓦爲硯。猶以鐵爲鏡。恐亦無實受用。魏銅雀瓦。色青內平。印工人姓名。皆八分書。以爲硯。貯水數日不滲。齊起鄴南城磚瓦。皆以胡桃油油之。當油處有細紋。曰琴紋。曰白花。曰錫花。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

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又有磚筒承簷溜者。花紋年號皆同。內圓外方。亦可爲硯。王荊公詩云。陶甄往往成今手。尙托虛名動後人。則真者宋時已不可得。宋何蓮銅雀瓦硯詩。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自注云。銅雀瓦用鉛丹胡桃油搗冶火之。取其雨過即乾云云。果如是。質亦燥烈。豈堪爲硯材耶。蓮著春渚紀聞。

藏筆之法

東坡以黃連湯調青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松泉司空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製筆名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鼯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尙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自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咏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

章名紙。

名家用筆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倣之。見李實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崇如墉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洒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毫筆

續博物志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造墨之妙

造墨之妙。以金章宗蘇合油烟墨爲第一。其次則奚廷珪。按廷珪初名廷邽。在南唐賜國姓。遂稱李廷珪。其墨每松烟一觔。用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擣十萬杵。故堅如玉石。能置水中三年不壞。其珪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圭潔之圭次之。珪璧之珪又次之。作奚廷珪者最下。或作庭珪字。僞也。春渚紀聞。稱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康爲章皆能製墨。明人墨以羅小華爲第一。程君房、方正邵次之。方於魯又次之。龍忠迪、查文通、蘇眉陽、汪中小、邵青邱、汪仲嘉、

丁南羽、潘嘉客、吳名望。皆名重一時。予舊藏君房、於魯墨甚夥。今皆不知所往。於魯不及小華。而所刻墨譜精妙絕倫。足供燕閒清玩。所著有佳日樓詩集。小華墨以鹿角膠爲上上品。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邱谷香家舊藏墨頗富。近亦散落殆盡。潘衡墨。有金填篆書墨成不敢用。進上蓬萊宮十字。潘。宋人。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墨皆油烟。松烟失傳。

用墨塗牆

倪鴻寶在里門頗治園亭。以方於魯。程君房墨調朱砂。塗墜牆壁門窗。門生魯元寵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問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既而知之。曰。吾所用奉先生者。皆名品也。不亦可惜乎。

松烟

造墨古用松烟。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廬山。唐取易州上黨。唐末。易州李超之子廷珪亡至歙州。歙人傳其法。

試墨

試墨當以發墨硯磨。一縷如線而鑿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爲下。黯白無光或

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云。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故墨以口有鋒刃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製。鑒家略而弗論。卮言曰。韋誕之墨。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超。廷珪父也。廷珪在南唐賜姓李。試墨之法。磨各墨於硯。俟其乾。置水中。上者黑。次則漸白。惟李廷珪作藍色。

製墨名家

古來製墨名家。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桐柏張灝、河東解子誠。獨李氏父子擅名。以能世其業也。

弈

予於弈素非所好。舅氏拙修先生有此癖。近日里居爲文酒之會。日對數局。紫坪、竹泉皆從予學弈。暇日角藝。至忘寢食。屢敗不輟。不一載。所業皆進。紫坪有觀棋詩。頗有寄托。竹泉作敗弈賦。描摹刻畫。雅善形容。皆甘苦備嘗之言。里人爭爲傳誦。幾于紙貴。周霽亭年六十餘。遊都門。以弈雄視一時。與予同寓居東岩邸舍。朝夕對局。足蹟不出門限。而誤事亦多矣。霽亭談國手往事頗詳盡。可備掌故。嘗欲作弈世說。惜其書未成。

棋子

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棋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文天祥嗜象棋

文文山嗜象棋。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曆金鼎至單騎見敵。爲四十局勢圖。悉識其出處始末。玉曆。公所居山名也。吳耽不好奕。見人著曰。汝非死將軍。奈何輒以鬼陣相攻。因名棋爲鬼陣。見采蘭雜志。葉濤好奕。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已。多廢事。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見拊掌錄。杜陵杜夫子善奕。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廢日。夫子曰。精其理足以大裨聖教。見博物志。

奕詩

杜樊川詩。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山谷詩。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殼化枯枝。三詩道盡弈者之慘淡經營矣。

林逋說棋

林和靖言。平生不能者。擔糞著棋。鄙之極矣。和靖有題壁詩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恰中。又寄曹南通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圍圃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逋翁猶賢者矣。

弈棋名手

弈品盛于劉宋。漢桓譚有譜十三篇。唐王積薪金谷圖。宋徐鉉撰凡例。隋志載棋勢數篇。明王世貞論國手。舉溫州鮑一中、李冲爲永嘉派。婺源汪曙劣鮑一路。程汝亮晚出勝之。爲徽州派。顏倫善、李時爲京師派。後來稱弈者尤多。若梁溪過百齡、吳門李元劭、盛大有、武林季心雪、新安汪盛年。皆出前人之上。近則毘陵鄒某。年少後起。韻頑于其間。此在康熙中年姜定菴之言。以予近日所聞見。如黃周士、施定菴、陳懶儒、范西坪亦矯矯者。近日淮上推錢丹九。京師推冒□□。未知與前人何如也。

國手

宋太宗時。有待詔買元供奉。號爲國手。數十年無繼者。後有李憇子者。舉世無敵手。然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胡旦云。以棋爲易解。則如且聰明尙不能。若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鼓角

鼓三百三十搗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叭十二聲爲一疊。故唐人多作疊鼓鳴笳。見衛公兵法。明時朝鼓壞。須更易。欲行文淮安府。曹吏措詞不佳。時況鍾爲禮曹郎。援筆改之云。緊紉密釘。晴雨

同聲。

銅器

曹仲明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若翠。入水千年者。則色綠若瓜皮。蓋土氣濕蒸。鬱而成青。水氣滲浸。潤而成綠。理或有之。又謂未及千年者。雖青綠而不瑩潤。恐不然也。豈瑩潤者千年之物。而青綠不純者決無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銅質清瑩不雜者多發青。銅質渾雜者多發綠。夫古人製器。不惜所費。烏有銅質渾雜者哉。此論若盲人觀場。可資嘔噓。特其論褐色。以爲非人間留傳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塚。磚宮石室。燥地祕藏。無水土浸剝。尸氣染惹。地氣蒸潤所成。亦不無一得之見。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闐。古銅並無腥氣。唯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僞作者。試熟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宜廟銅器。製度極雅。然花紋者絕少。底款用匾方字印。陽鑄大明宣德年製。作小楷書。極遒勁完整。其色止蠟茶、鏽金二種。蠟茶以水銀浸擦入肉。煮洗爲之。鏽金以金鏤爲緣。朱砂與黑漆水銀等色。可草草點綴而成。所費不貲。故佳者與秦、漢等器爭價。有非唐時天寶局鑄局。花紋細密可愛。全尙華藻。第恨質薄。取便一時。無意于古。可擬。元朝姜娘子所鑄又在下風。

古器

古人作事精緻。不吝工夫。非若後世賤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

模糊。其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嘗見舊家所蓄數器皆然。及觀賞鑒家所藏。亦無弗然者。設有古器稍或模糊。必是僞作。其體質顏色。亦自不同。

明內佛殿銅爐

明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液。又云金銀珠寶注寶藏。藏焚。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間鑄工。銅幾煉始精。工云。六火則寶色見。上命煉十二火。更用赤火鎔條於飾格上。取其極清先滴者爲爐。存格上者爲他器。爐式不拘古之鼎鬲。多取宋磁爐式爲之。

水晶中嵌物

雲烟過眼錄載葉森家有水晶鉤一。中如空。有藻一枝。邵氏見聞錄載楚元輔家藏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珍玩考載沈萬三家有瑪瑙壺一。質透明。類水晶。中有蒲萄蔓一枝。周櫟園在閩中。見水晶枕。長三尺。內桃花一枝。宋牧仲見水晶內有物如粟。似太極圖。轉側視如上行。予客寶應。劉艾堂先生出家藏一琥珀扇器。透明無纖翳。中有一蜘蛛。鬚爪畢具。至京師。見蔣南沙相國家一扇器。狀類水晶。內蘭草一枝。青翠如生。

琥珀

世傳王文恪少子碎琥珀取蜘蛛爲豪舉。邱丈桐園家有琥珀大如雞卵。中有一線微隙。隙中一蟻。

終歲旋行不輟。尹望山相國言。任雲南制軍時。見琥珀中有蟻蜂雜蟲。大如西瓜。小如龍眼荔枝者。不下千餘。當時不以爲奇。近亦不可得矣。唐李嶠詩云。曾爲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御製靈珀詩序云。珀本松之精氣。凝結數千年而成。是珀外射晶光。內含生意。中著方寸樹。如蕙蒲然。按候舒縮。四時之運備焉。非尋常珍玩者比。名之曰靈珀。因系以詩。

祖母綠

懷鉛錄。古詩云。明珠間木難。楊升菴謂今之祖母綠也。按輟耕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者有古木蘭之名。其綠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卽古木蘭也。祖母綠卽助木刺之訛名耳。蓋以紅綠分二色。萬曆四年。江陵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進。內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止見石光。

鍮鈿

鍮鈿。黃銅之似金者。卽風磨銅。陳名卿云。皇極殿頂是風磨銅。價貴于金也。續博物志云。鍮石類金。砒砒類玉。

琉璃

顏師古漢書註。大秦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于穀山云。此蓋自然之物。采色光

潤。逾於衆玉。今俗所謂琉璃。卽流離也。乃銷冶衆石汁以藥煉成者。漢書所載。乃眞琉璃。想卽今之所謂寶石者是。若玻璃則由海舶至。與大秦無涉。

珠有九品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其次爲走珠。次爲滑珠。次爲磊螺珠。次爲官雨珠。次爲稅珠。次爲葱珠。

西洋人取珠

南懷仁。西洋人。言其國取珠。有大如雞卵者。不用剖。以蚌曝日中。久則蚌渴。吐珠弄之。伺吐急取之。

古時多珠

魏侯之珠照十二乘者凡十。項羽以二斗遺張良。孫權以一斛遺宗預。石崇以三斛買梁氏女。張方劫帝西遷。輦至百餘斛。郭況家懸四壁。粲如星日。何古之多珠耶。明人籍朱甯家。得珠二匱。纓絡七箱。此後未聞藏珠之富者。

金剛鑽寶石

金剛鑽狀似紫石英。可以刻玉。鎚之以鐵而不傷。鐵乃自損。第有南鑽北鑽之分。南鑽堪用。北鑽

不可用。色以酒黃爲貴。豆綠色湖水紫色者次之。貓眼亦以酒黃色爲貴。豆青色湖水色蜻蜓頭色黑色者次之。真者有上一線下一片之目。上一線者。中含活光一縷也。下一片者。底色若鋪銀也。助把避者。色暗深綠。祖母綠一名助木綠。色明綠。俱內有蜻蜓翅光耀者爲真。桃花刺色淡紅而極嬌。紅亞姑色如桃花刺。鴉鵲青一名青亞姑。色深青。你藍色淺青而微明亮。種種寶石。總以色如秋水者爲貴。微有纖毫石質未融者卽次之。

夜光木

大內有夜光木。蓋貢自異域者。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詩。第未知其形質何似。歲辛卯。秋雨淫潦。兼旬不息。時予弟紫坪在永定河任築堤之役。見北岸龍神廟中有大木一段。委置河壩。經雨淋水滯。年既久。至夜有青光。熒熒然照數尺許。及霜後水涸。其光漸微。九月望後。則頓無光矣。相傳爲異事。予曰。是無足異也。木爲火之母。火爲水之妃。水火相薄而光生焉。亦物理之自然者也。

自沸鍋竈

明正德八年癸酉。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水卽自沸。下有諸葛行鍋四字。其釜複層。內有水火二字。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長沙有兄弟二人耕土。獲一扛竈。置鍋水卽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送入府。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竈數字。明末猶貯長沙府庫。

諸葛銅鼓

萬曆二年甲戌。平都蠻。得諸葛武侯銅鼓五十三。五代史。淑州蠻作亂。王逵撫之。獻銅鼓降。

水晶詩

唐僧皎然水晶數珠詩云。佛名無著心亦空。珠去珠來體常一。又無名氏天竺國胡僧水晶念珠詩云。天竺胡僧踏雲立。紅精素貫鮫人泣。卽今之紅水晶也。蓋唐人已有此制。

銀槎詩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顧菴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邨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關。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後歸陸丹叔。予屢摩挲賞之。

奇南香

奇南香出占城等國。志書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安南人書作奇藍。近人又作伽南。

香樹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爲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葉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爲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剗者。香與木雜。剗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者。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爲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玉劍尊聞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卽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蜜香樹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柅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與水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香。榦爲棧香。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以蜜養香

凡琪璠沉水等香。居常以錫盒盛諸香花蜂蜜養之。則氣味尤美。其盒中格置香。花開時雜以諸香花。下格置蜜。上施蓋焉。中格必穿數孔如龍眼大。所以使蜜氣上升也。每蜜一斤。用沉香四兩。細剉如小菘豆大。和勻之。則所養之香。百倍市肆中者矣。

雕刻之精

雕刻精妙香。宋高宗時有磨成者。能于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花鳥。纖毫具備。細巧若縷。而且玲瓏活動。見者擬之鬼工。前明宣德間。夏白眼能于烏欖核上刻十六娃。狀米半粒。眉目喜怒畢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鸞。其蟠屈飛走綽約之態。成于方寸小核。近日嘉定竹器亦多雅製。而工細遜前人矣。

繚絲燈屏

繚絲燈屏。毘陵鈕氏仿唐宋畫冊製。此式康熙初年始有之。查初白、唐實君皆見題詠。

牙蓆

嶺南新製牙蓆。按漢武帝時以象牙贖李夫人。見西京雜記。

扇

明人皆尙金扇。卽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尙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尙青陽扇、武陵

夾紗扇、曹扇、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尙豐潤畫扇。野獲編稱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艷女。至于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駁落已甚。而璀璨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卽摺疊扇。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助、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茶餘客話卷二十

山陽阮葵生著

磁器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千年。徒傳柴窯之名。周時官吏請磁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顯色做將來。舊稱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響如磬。又曹仲明云。柴窯足。帶黃土。官窯品格與哥窯相同。以粉青色爲上。紋取冰裂。鱗血紫口鐵足者佳。皆不及汝窯凝厚滋潤也。定窯有素光凸花二種。以白色爲上。均州窯紅若胭脂者爲最。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古宋龍泉窯器。溫州土細質厚。色若葱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章窯乃宋人章生兄弟所燒。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其製更加細密。兄陶者爲哥窯。弟陶者仿古龍泉窯。足皆鐵色。哥窯多斷紋。名百圾坡。更見重於世。明成窯五彩雞缸一對。價值百金。宣廟窯器。質料細而厚。隱隱有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敵。有暗花者。底有大明宣德年製字樣。有紅花者。用西紅寶石爲末。圖畫花鳥凸起。寶光奪目。有青花者。用蘇淨泥。圖畫花鳥形。深厚堆垛。皆發古未有。爲一代絕品。又有元燒樞輔字號器。永東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蒲萄杯。皆今世甚寶貴者。然亦在龍泉章窯之下。我朝御窯。越超前代。規模款識。多出秋官主政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亦異

人也。又有郎窰。紫垣中丞開府西江時所造。做古酷肖。萬不能辨。今之所謂成宜者。皆郎窰也。又熊窰亦不多讓。近則年窰、唐窰。皆入賞鑿。今假哥窰碎紋者。不能鐵足。鐵足不能聲。

祕色磁器

宋人言祕色磁器。是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物。臣庶不敢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沈瀼。共嵇中散鬥遺杯。是唐時已有祕色矣。

成窰酒杯

成窰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缸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鞦韆也。龍舟杯者。鬪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蒲萄及香艸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極堅。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數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茗具

龔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

長。名重遐域。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又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透。光采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掛。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淪三春莢。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技藝名家

昔人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較之抱兔園一冊。飽食終日。老死牖下。淹沒而無聞者。不可同年語矣。如陸子剛一作陶。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

州姜華雨莓菴竹。趙良璧、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

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紋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

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鑪。談氏篋。顧氏繡。張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

近時薛晉臣治鏡。曹素功治壘。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

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濮謙壬午生。與老蒙同庚。

○按老蒙即錢謙益。十二卷本所選各條於有蒙叟字樣處均刪去。獨此條僅刪一老字。與蒙同庚。遂不可通。嘗贈

以詩云。滄海茫茫感劫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遊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

友。窗前翠竹似閑身。堯年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卜隣。

姜娘子

宋姜娘子治銅。紹興二年。大甯廠監督。

壺柄向客

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柄向君則口向己。今俗忌以口向客。似沿此意。

貴姓子弟

程子言。貴姓子弟。一身服事。於飲食玩好之物。如管城子之陳醋瓶。洛下之史畫篋。皆爲口實。聞梁蕉林相國有字畫之好。平生收藏甚富。捐館後。爲勢家求索殆盡。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其累。明正德間。松江官家蓄古琴一。實無奇也。名聞貴公。求之勿得。中以禍始獻之。示琴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至破家。其人憤死。又直隸某侍郎家。以庖廚擅一時。身後子姓。皆不甘蔬食。其後中落。猶質衣物以供餐膳。識者哂之。

異物

高江邨集載直大內時。見三異物。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凡如几榻、舟車、

盤、筆硯、投壺、棋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鉗鉗而視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粘連湊合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盃。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窰塔波。高二寸許。鋸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元時。有神童能於芝蔬上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戴應用於一粒芝蔬上寫國泰民安四字。國初祝培之。牙牌上寫桃源記。留下半作圖。明神宗時。商人進獻黃封御廂。內有八寶嵌成蝦蟆、蚱蜢等蟲。廂開機發。跳躑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閩帥以寶樹餉督撫。以金爲枝幹。花葉用異寶緝成。五色備具。視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燦得之。以貽京師權貴。見綏寇紀略。

古名人遺物

相傳洪厓先生好古。一時名士。如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翰卿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與揚雄鐵硯。田遊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藥杵臼。魏蕭贈陶潛琴。陶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八寸海蝦蟆牙。秦休莊贈河上公註道德經藁本。周子恭贈古帝王圖。元亨贈謝靈運鬚。僧修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

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竈。諸物真贗不可知。諸君子亦大費搜羅矣。小說中載一世族子弟癖好古玩。傾家積聚。晚年凍餒。至爲乞丐。左手捧顏回簞瓢。右手執孔子擊原壞杖。逢人即募太公九府錢一枚。真解頤新語。按晉史。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夫聖人之履。與莽頭並藏。較之力士脫靴污吾足。不更得罪先師乎。因話錄所載李令公收復京師時皂襖子。洪厓先生得仙時襪頭。及李師狗枷。相如犢鼻。又王伯穀所藏吳匏菴入學書几。姚廣孝出家斗笠。皆此類。

枕之高低

枕不可過高。高令肝縮。過下又令肺縮。枕蓆柔軟。其息乃長。李實君三筆。

古語釋例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艸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膠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郛。唐詩亦有用者。謹朽。見菽園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佩印名。模稜。門孫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奶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速。見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襪。始於楊妃。見致

虛雜組。璘籍。蚤箔也。見女紅餘志。響箭。今之髀頭。見宋書。駮馬。扇馬。見唐書。枌。斫木札也。胡謔。吹唇作聲。盛築。葭管。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卽笳管。蒸餅。卽胡餅。並見筆麈。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尙卿。筆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山。磬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組。篋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爲酒杯。不律爲筆。扶老、柳檉。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粟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瀲。見唐人集。連峭。承梁小柱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連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收有連峭難爲之語。匹製。卽今之沓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過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饒行三匹製。交間。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稱。胡床卽交椅。

肆馬鞭

肆馬鞭者。于桿內藏一簡。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隣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尙書。有獻鞭者。製甚精。拔靶去之。則一鐵簡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古籍所載器物創始者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弁。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

竹筭。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筭。周文王加珠翠。又名步搖筭。唐高祖作反縮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褚遂良傳。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困學記聞云出韓子。又徐賢妃傳云。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少康子興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鑿齒作楯。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股。是作弓矢。黃帝又作弩。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市。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陰作樓及犁。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鯀服牛。又作城。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暉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始。老子作擣蒲。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作藏鉤。晉摯衛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延作篪篥。帝嚳作鼓鞀。又云倕作。女媧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清角。女

媯氏作笙簧。隨作竽。女媯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箎。見世本。漢時邱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夏少康作箒箒。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甄。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磴。倅作銚。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春。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鉤及餌。舜作瓦棺。土檝。禹作伺風鳥。卽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灸穀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於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扉履。見世本。舜妹嫫作畫。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

取燈發燭引兒

京師人擘草麻梗爲小片。塗硫黃於其末。呼之曰取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卽焰。呼爲引兒。

養和卽靠背

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養和。卽靠背也。皮襲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廬養和。烏龍

養和。

虎子

虎子。一曰槭箬。箬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折槍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槍。太白下涇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蓋唐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葉子槍風。榜人逆浪。卽折槍之謂。

古玩藏家

沈景倩德符言。嘉靖末年。海內晏安。士大夫治園亭。教歌舞。間及古玩。吳中王文恪之孫、溧陽史尙寶之子。世藏珍玩。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太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江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將相當塗。富貴盈溢。旁及雅道。嚴以勢劫。朱以貨取。冰山旣泮。金穴亦空。轉眼已不守矣。江陵當國。亦有嗜。所收之途稍狹。而精好過之。不旋踵亦散人間。韓太史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間及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輩起。而稱大賞鑒矣。近年董太史其昌後起名重。以法眼歸之。篋笥所藏。惟時所艷。山陰朱太常敏循同時有好古

名。互購相軋。市買交搆。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東壁西垣。遂成戰壘。比來則徽人爲政。以臨印程卓之賢。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僞書。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珍爲異寶。吳門新都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之變驢。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巨商富人者。且日飲蒙汗藥。甘之如飴矣。

吹箭

方干詩。吹箭落素羽。垂絲牽錦鱗。吹箭。卽今之吹筒也。或以箭。或以彈丸。皆捷而準。但不能及遠。

轎字之始

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云。輿轎而踰嶺。轎字始此。

活火煎茶

唐李約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見因話錄。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劬兩立罪賞。宣宗元光二年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

茶器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砧、椎、鈴、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爲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纒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爲之。進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

陸羽

陸羽創煎茶法。在唐時鬻茶之家。皆陶爲其像。供於煬器之間。羽之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見因話錄。

毋喫

毋喫爲右補闕。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和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諸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飲茶之始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檀苦茶。茶。卽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成帝崩。一夕。后夢見帝賜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固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而已。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非飲茶之謂歟。

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向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鹽。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熬茶。尙有古意。

品茶度曲圍棋勝古

劉公融云。今人百不如古。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棋耳。

閱茶

董思白云。金陵春卿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歸來山館。歸覈尤物。詢知爲閱汶水所造。汶水家在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鮮遊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今白下造茶。猶閱法。閱茶必以圖記印封瓶頭。最精。

家製惠泉

朱國楨曰。家居苦泉難得。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急出。以罈盛之。烹茶與惠泉無異。蓋經火煨煉。又遇露取其氣。則返本還原。依然可用。

用花煮茶

徐文長用花煮茶。其法取梅、蘭、桂、菊、蓮、茉莉、玫瑰、薔薇之屬。雜入茗中。盛錫瓶內。隔水煮之。一沸卽起。令乾點茶。文長之俗乃如是。其所品之茶。真味殆全失矣。

玉泉水

玉泉水。較中冷尤輕。惟雪水更輕。

茶之益

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廣雅。茶醒酒。能令人不眠。

採茶

採茶不可見日。以指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故織指女郎勝於秃爪奴子也。唐子西鬪茶記。謂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不能致。而貧賤窮乏流離遷徙之中。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也。

芝麻茶

東坡詩。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今之芝麻茶也。

飲茶長生

唐宣宗時。東都一僧。年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曰。臣不知藥性。但好茶飲。百碗不厭。賜茶五十斤。醫家謂茶能傷人損壽。近日都門養生家日飲白水。觀此僧之不死。可以破戒矣。

名酒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造酒。宋內庫循用其法。燕市酒盛稱南河刁酒。今河間猶有傳其釀法者。蒙叟詩。刁酒沾唇味許長。河間才得一盃嘗。儂家酒譜君知否。記取清甘滑辣香。蓋以賈人之姓而得名也。又安德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著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屢入篇咏。官京師猶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見查悔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禎間。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直。次日復來醉。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灑闌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庭鳳翔爲予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庭歲致滄酒數瓮。非市中物可同日語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雪壓

屠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猶楚楚也。

酒聖四配十哲

袁石公觴政人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杯托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考之於古。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於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若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宋孝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甯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榉子承之。旣暖而杯傾。乃以蠟環榉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崔大奇

之。爲製名而話於賓友。人人以爲便。於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鄆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樸。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今昇平崔家。詢則知矣。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酒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以之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郡人不知。東帶迎於門。乃知爲酒五瓶耳。

顧嗣立稱酒帝

江左酒人。以顧俠君爲第一。至今人猶艷稱之。少時居秀野園。結酒人社。家有飲器三。大者容十三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潛伏而去。亦有鼓勇思得一當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同時稱爲酒帝。方觀文觀。年少。號酒后。莊書田楷。繆湘芷。沅號南北相。黎甯先致遠號先鋒。皆萬人敵也。後來以余所見。如勵侍郎滋大。李臬使曾人。陳太常。向山。涂侍郎石溪。顧京兆。息存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日則素侍郎爾諾。索侍郎琳。亦一時之

雄。

酒可禦霧

博物志。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又云王忞、張衡、馬均三人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之。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今見北人曉行。飲酒一杯。不爲無說。

飲酒須有節制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有政焉。有糾焉。衆奉命唯謹。受虐被凌。咸頰首聽命。恬不爲怪。陳幾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蠹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槩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慷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砭矣。偶見宋人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憩。小飲。凌寒出門。小飲。沖暑遠馳。小飲。餒甚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酒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息宴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者。非罪人。即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

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酒令

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懽。白香山詩云。閑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梁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湘東王繹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自來未有此舉。蕭瑒、傅昭在坐。並謂知言。按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之設。糾察甚嚴。其爲酒令。應始于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紛更。互相凌勝。漸失監史之意。江左豈必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甲戌之會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劍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甲戌春暮。同里諸子集于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咏之餘。諧謔間作。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尙友如廉頗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岩如潢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冰璜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

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尙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與。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耻爲再擊。君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十二卷本戴路註曰。賓南。胡一鴻。壬午舉人。癸未進士。

以花薰酒

馮開之嘗云。用三白酒或雪酒。不滿瓶。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用紙封固。尋日香透。余做爲之。香則噴鼻而酒味變矣。不論酒而論香。是爲喧客奪主。開之未解此中趣者。

屠蘇

酒可名除酥。未可爲屠蘇。屠蘇卽磨蘇。蓋平屋也。雪賦云。韜學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自孫思邈居屠蘇釀酒。乃有屠蘇酒之名。後人去酒字。竟呼爲屠蘇。未可爲訓。

讀書避暑佳酒

葉石林云。讀書避暑。又得佳酒。人生極快意事。想見此老解衣磅礴時光景。

錫器不可盛燒酒

洗冤錄。飲燒酒。不可以錫器盛。燒及過宿。倘爲時稍久。飲之殺人。癸亥。東陽拔貢生吳步青。肄業成均。其兄在家。因火酒貯錫器。經宿飲之。立死。見寶言堂家戒。

酪屬

酪之屬不同。質與精氣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猶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陳之曰醴。醴取其氣曰醪。氣去而質獨存曰醖醱。

酒猶兵

費補之云。晉人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用而不勇。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不知飲酒之樂。嘗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酪酩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

飲酒各名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醑曰醲。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市曰釺。釀之再亦曰醲。漉酒曰釀。酒清曰釀。厚曰釀。相飲曰酌。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鬻。飲而面赤曰醕。病酒曰醒。主人進於客曰酌。客

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醺。出錢共飲曰釀。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怒曰甕。音婢。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篤。性不能飲。每合讌。太祖不樂。一日酒酣。太祖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祝畢。令王飲。無所苦。自是每侍讌。即能飲。若還私第。則不能飲如初。是知酒量寬窄。關乎福澤。造物所靳惜。不輕予人也。觀此則吾輩之得天厚矣。

集四書語作聯句

辛巳之冬。舉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秋。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又復得數十則。參以假借矣。因閱查氏查浦輯聞。內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即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一句。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即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異矣。附錄所引於後。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鄉黨第十 雍也第六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瑋寶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童子佩瑊 王道正直 沉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

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國 端冕正笏左裨冕摺笏玉藻 天子令德 惟此二國 惟披

四國 天子是若 君子是識 天子建德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公子去疾 王子棄疾 萌者

盡達月令 寒煖燥濕王制 母有障塞月令 元酒在室禮運 天子素服玉藻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

子進德易 天下大謬四書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憎輔遠弼國語 稽旨峻潔 言語漏洩 天下第一

胡廣 尊顯任職司馬遷傳 爭者用息後漢宦 征鳥厲疾 刊改漏失鄧康 章妥句適 臨表涕泣諸葛亮傳 尋此舊

則傳毅 身體戰慄國語 如彼雨雪 功在漏刻紀光武 陰遣刺客 忠睿亮直張昭 今乃大覺 樽本肇末

國語 忠懇內發陸凱傳 心恨敗國國語 成理萬物 民有菜色漢元帝紀 傷吻弊策王褒傳 為善最樂東平 褒貶大

法 投死為國曹操傳 端本善則 神理致罰柳讒口到骨杜祭房 經典序錄書名 三五二八盧全有 諸子

傳說劉歆 壬午大閱 鳴鼓振鐸莊子逸篇 鐘鼎遽列任昉彈曹景宗 河徙故瀆水經注

一物以四聲呼之

唐楊綰四歲。客舉座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未及言。綰應聲曰。燈盞柄曲。是又臆撰。非成語矣。

烟草

烟。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神宗時始入中國。繼而北地多有種者。一畝之獲。十倍於穀。後乃無人不用。雖青閩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聞崇禎己卯。禁甚嚴。犯

者死。有會試舉人初至京。不知禁例。僕人帶入被獲。械繫城坊。遂刑于市。相傳世宗謂烟燕音同。以喫烟爲嫌。壬午後。禁乃弛。從洪承疇請也。韓慕廬以之命題課庶常。陳廣陵二律。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作烟草歌。前後兩篇。形容盡致。明人小說。稱中葉時高麗王妃死。王思甚。夢妃云。葬處生卉。名烟草。細言其狀。燃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言采之。遂傳其種。殆亦忘憂之類也。

食蚱蜢蝗蟲

任淵云。史應之爲童子師。食蚱蜢。人以屠儉目之。山谷嘲之云。先生早擅屠龍手。袖有新礪不試刀。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爛蝻薦松醪。一作煎鱸。又前輩詩。來朝爲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鱸魚。見蜀中廣記。今大河以北人多食蚱蜢、蝗蟲。其來久矣。

淡菜

淡菜。卽蚌肉也。始於蟹戶多食之。遂訛爲淡。

捕魚法

漁人貯螢火猪脬中。而縛其竅。置之網間。取魚必多。又一書云。獠獠毛置網口四角。取魚必得。又水族嗜燕肉。釣者以爲餌。又墨客揮犀云。向魚網念揭諦咒七遍。則漁人終日不獲一。殆有矢

人函人之不同。

燕窩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甯仲威錄暑窗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蠶螺。背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啣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爲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拆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藩司松佶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高厂峭壁之上。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探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囊復去。尤爲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云。吳梅村咏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啣白小魚。却供人採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齋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黠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溺。

一了百當

一了百當。明大內食單之一也。其法用牛、羊、豬肉共三斤。剝爛。蝦米半斤。搗爲末。川椒、馬芹、茴香、胡椒、杏仁、紅豆各半兩。俱爲細末。生薑切細絲十兩。麪醬一斤半。臘糟一斤半。鹽一斤。蔥白一斤。燕蕒細切二兩。用好香油一斤煉熟。然後將上件肉料一齊下鍋炒熟。候冷裝入磁器內封貯。隨食取用。亦以調和湯汁爲佳。

各種肉類煮法

羊肉宜滾湯下。蓋定。漫火養。牛肉亦然。但不必蓋。馬肉冷水下。不可蓋。宜入酒同煮。獐肉冷水下。煮七八分熟。鹿肉亦然。煮過則乾燥無味。駝峰、駝蹄。醃一宿。滾湯下。一二沸。漫火養。其肉純油。火緊易化。加地椒。凡各豬、羊肉煮熟。必待出湯冷透。方可刀切。宜切者切。宜片者片。切刀向外。片刀向內。不可亂也。不然。嚼之成渣。且易碎而不光澤。熊掌。用石灰拂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春暉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燻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熊白。批小段。焯微熟。同蜜食。多食破腹。鹿舌。冷水下。漫火煮。水少火慢。不損味。做肉絲用。虎肉、獾肉。土內埋一宿。鹽醃半日。下冷水。煮半熟。換水。加蔥椒酒鹽。煮熟。煮硬肉。用

磁砂、桑白皮、楮實同下鍋。立爛。敗肉。入阿魏同煮。或用胡桃三個。每個鑽十餘竅。臭氣盡入胡桃中。鹿尾。以剃刀去茸毛。不可破。破則紅漿流出。不美矣。用菜葉裹蒸熟。以鹽錫醃食。或先煮尾盤。後蒸尾血。較易。煮肥肉。先用芝麻花、茄花同物料調稀糊塗上。火炙乾。下鍋煮熟。

蘇陸煮肉訣

東坡煮猪肉訣云。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罨烟篋不起。放翁詩云。毚肩柴熟罨。正指此也。蘇、陸非飲食之人。其言可信從。

栗子糕

栗子不拘多少。陰乾去殼。搗爲粉。三分之二。加糯米粉拌勻。蜜水和潤。蒸熟食。

饌品

張江陵饌品。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見本集。潘煇有庖饌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不厭而飫後品。見清波雜誌。

用簾捕魚

捕魚蝦宜用卯日。馮開之云。捕魚用網。近十年間。有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皆以疫死。

點心

點心二字始於唐。按唐書。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曰。爾且可點心云云。見輟耕錄。

炕豆腐

歙人工製腐。用紫石磨。膩滑無滓。相傳明時許文懿公在中書日。遇不如意事。輒投筆曰。人生幾何。乃舍吾鄉炕豆腐而食煤火肉耶。炕腐係箬山一老翁王姓。以砂鍋炕腐成片。味獨勝。擅一時之名。見李實君三筆。

饕餮者不知天

孔叢子。蚊蚋食人。蚋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蚋蟲生土也。知此則五穀草木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無疑矣。而饕餮者流藉口於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備百物以養之。豈知天者哉。

食物之異

燕山錄云。煮羊以鼈。煮鼈以蚊。鼈爲臙。數食可長鬚。見續博物志。李東垣云。夜不食薑者。夜主闔。薑主闔也。秋不食薑。秋主收。薑主散也。

飲食之道

酸多傷脾。肉皴而唇揭。故春宜減酸增甘。以養脾也。鹹多傷心。血減而變色。故冬宜減鹹增苦。

以養心也。甘多傷肺。皮皺而毛落。故夏宜減苦增辛。以養肺也。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宜減辛增酸。以養肝也。如此則五臟四時皆平和。而飲食之病不生。此國初白季文之言。季文高士。遽於醫。

酸鹹之嗜

王雱嘗言。君子嗜酸。小人嗜鹹。明張江陵亦有是論。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餠而食之可也。又云。吾好食薑蜜湯。甘芳滑辣。使人意快神清。別子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餠。東坡君子也。而嗜甘如是。桃李梨之屬。生時皆酸。熟則甜美。未聞有嗜生惡熟之君子。荆公傲癖。想必以生桃生李爲美。

杜華

明時提學僉事杜華。先校士澤州。過索酒食。太守許維新停供給三日。杜怒。移巡撫魏公允貞云。州乏供具。日烹一母雞而食。魏雅敬許。批其狀云。食雞者有何不足。至露筆作罪案耶。杜大慚。

食玉

北齊李預。嘗得食玉法。采玉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見王介甫周官新義中。

蛤粉治嗽

宋徽宗妃。病痰嗽面腫。李昉禦治之。久不效。懼誅。憂泣無計。忽聞市人有賣藥者云。一文一貼。吃了今夜便得睡。李市之。恐其性悍。先自試。無他。乃併三服爲一服。進之。妃當夜嗽少止。腫亦消。帝大悅。賜直萬金。李不知何方。伺得市人。重價求之。乃蚌殼煨粉。色淡碧。少加青黛。以淡蘆水點麻油數滴調服。按本草。卽蛤粉也。

宋太學饅頭

岳珂玉楮集有饅頭詩。幾年太學飽諸儒。薄伎猶傳筍蕨廚。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芳馨正可資椒實。粗澤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辜大嚼。流涎纔合慰饑奴。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二日。別設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饅頭尤有名。士子往往攜歸餽親識。元豐初。神宗留心學校。一日令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神宗食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東哲餅賦。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溲。冬湯餅。四時皆宜。惟有牢九。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

歲朝填詞圖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咏淮南歲寒食品。老婆故

態。良足晒也。王蓬心宸讀而艷之。爲寫歲朝填詞圖。做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邨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岩、程晴嵐、朱榆岡皆有題咏。劉秋巖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咏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冊。每一展讀。食指欲動。後爲楊子安鸞持去。未還。

五色雞蛋

石崇雕薪畫卵。侈爲奢豪。今人男女行聘。及生兒爲湯餅之會。皆繪五色雞蛋。作吉祥故事。予見貴家生兒。每一卵畫雜劇一齣。盛以絲絡。懸以竹竿。凡數百枝。抑又甚矣。駱丞鍊鷄子詩云。刻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註。夏后氏始食卵。唐人於寒食節染卵。加雕鏤。相餽遺。其由來也久矣。續博物志。戎鹽累卵。獺胆分杯。

粥讚

王阮亭曾於酒次戲拈絕句。灤鮑黃羊滿玉盤。菜鷄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閑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曾記陳海昌相國嘗誦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做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己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吃粥詩。予和之云。香於酪乳膩於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添菘豆。佐餐

少許抹鹽瓜。匙抄飽任先生饌。瓢飲清宜處士家。惟恐妻兒嫌味薄。十分嗟賞自矜誇。淘沙頻汲井華清。不假酸醎雜鼎烹。暖食定應勝麥飯。加餐並可減藜羹。居然入口融無哽。不礙沾唇呷有聲。客到但宜多著水。木瓢和罷瓦盆盛。

北地葡萄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牛羊啖草

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必枯。諺云。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阿魏

阿魏出自啖咭喇國。啞喃嘸地方。有樹名啞咭喇。其樹皮青心黑。夷人用刀砍破樹皮。流出脂液。凝結而成。性能解毒解瘴疫。每一塊。盛入絳囊。佩胸前甚有效。以五色全備。質性柔軟。而味臭者爲佳。本艸稱阿魏真者取少許。安熱銅器中。經宿沾處皆白如銀汞。試之果然。戊子年。李制府侍筵奏。廣東洋行中聚數千斤。每百斤價十餘兩耳。詔令運數千斤至雲南軍營。又陳誠西域錄。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艸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之。卽阿魏也。

人澆

人澆肥而短者。產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瘦而長者。產甯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五六月間採者。名芽草。力薄。七八月間採者。名黃艸。力完。總以色紅而明潤者爲上。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疎者最下。有如小兒形者。名澆王。不易得。其稱土木者。就所產之地言。混同江東有土木河。遼志云。在開元城東北六千餘里。亦未確。然非同府屬邊外之土木也。其曰清河者。當年通市之所。而非其產地。紫團產自上黨。久絕。

羊角則高麗澆之大者。土人稱名。多俚俗不典。如曰棒髓。曰根子。其肥實者曰薑脰。空鬆者曰羅草之類。向時採澆者多以水浸。不

能經久。關內市者故遲之以抑其值。乃加煮焙。於是市僧無所施其術。而澆值倍增。今內府澆膏。俱是原煮澆水。並根葉製成。故功倍倫等。若購之市中者。僅取澆葉及雜草爲之。宜其不效也。澆葉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間淪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凡藏澆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於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陶弘景謂上黨澆形長而黃。多實而甘。堅白者氣味薄。遼東形大而實軟。今上黨久無復貢。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而爲人參。本草。人參生椴樹下。三極五葉。背陽向陰。人參春生苗。多在背陰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極五葉。四五年後。兩極五葉。未有花莖。十年後。生三極。年深者生四極。各五葉。中心一莖。俗名百尺杵。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自落。採法。四月及七月裏糧入山。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光與曠

日相映。則剗取其根。一窠或四五歧。或二三歧者。種有紫團、白條、羊角等名。惟黃潤堅實。俗名金井玉闌者。體實味甘。斯爲最勝。然秋冬堅實。春夏虛軟。故今採淺多在七八月云。人參須用流水煮。若用止水則不驗。見孫思邈千金方。王阮亭見人參故事詩文。卽抄併一處。惜未成書。明太醫吏目季子郁。著人參傳。世無傳本。李質君日華贊其辨證詳盡。梁書。阮孝緒傳。孝緒母病。須得生人淺。舊傳鍾山所產。孝緒躬歷幽險。見一鹿。逐之忽滅。遂獲此草。

檳榔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于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食。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浮留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歲靡數十千。刻刻攜致。近則士大夫亦有食者。阮亭云。轎中端坐食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食蒜者熏。作詩云。南滄灰荐蠣。巴蜀菜先葷。幸脫筮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堦下腥臊堆

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谿雜誌載簍藤葉可以作醬。卽筠醬也。

牡丹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謝靈運所謂牡丹。乃今之芍藥。見博物志。

蜜酥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爲花醞。而花中浮艷。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掠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毬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蕃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糖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狡狴。號爲糖狴。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僧圓贊云。涪江與中冷。共作一味水。冰盤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糖。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錫矣。糖。一名蔗

胎。仙經呼蜜爲卉醴。見曹棟亭所刊錫霜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醒。註。謂取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飴。而三禮註飴字。俱云煎米藥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飴已見於漢時亦明甚。

三三徑

楊誠齋詩。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名曰。三三徑。

當歸芍藥

荷包牡丹。卽當歸花。崔豹古今註。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卽當歸也。芍藥。將離也。

醃肉汁養梅

折梅插鹽中。更肥。以醃猪肉汁熱貯餅內。便不放葉而結子。雞冠花。注人謂之洗耳花。中元節兒童唱賣。以供祖先。見楓橋小牘。

馬騰藝花

齊東野語。馬騰藝花之技名天下。卽今之堂或作塘花也。

娑羅

娑羅花。佛日盛開。每朵十二瓣。遇閏輒多一瓣。故云月木。見雲南志。娑羅樹。一名如意樹。京師臥佛寺數株最盛。

太學檜樹

太學中舊有許魯齋手植檜一株。枝幹久瘁。僅形質存耳。辛未。慈甯萬壽時。忽爾發榮。一時稱上瑞。蔣南沙相國繪圖。御製詩紀之。館閣中和者甚衆。今已勒石監中。誠盛事也。

稻麥生日

三月十一日。爲麥生日。四月初四日。爲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蘗生日。皆宜晴。十月十六日。爲寒婆生日。晴主冬暖。

春月食王瓜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窖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山先生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三月入市。不爲稀有之事矣。

人獸食性

人食斷腸草則死。虎食之百日不饑。人食砒霜則死。龍食之而肥。見客退紀談。

花草異名

鴛鴦草。金銀花也。鸞鸞藤。忍冬花也。胡蝶花。紫端薑也。香櫞見于唐人詠歌者絕少。惟樂天有之。

巴旦杏

巴旦杏。本出哈烈國。今直隸皆有之。京城產者實大味甘。搓手可玩。色香俱佳。都人呼爲巴打杏。山東則實小味薄。

孔林楷木

孔林楷木。縱橫有文。可爲手板及杖。宗潛溪杖銘曰。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釋釋。扶顛持危。資爾德。聖祖瞻謁孔墓。問墓上何草。衍聖公孔毓圻奏云。孔林草木。皆當年諸弟子各自其國徙植。種類繁多。其最楷木、著草二種。楷木可爲杖。爲棋。其萌爲蔬。爲茶。瘿爲瓢子。榨油可爲膏燭。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

解毒藥

前明廣西思明府。歲進解毒藥五方。二十四味。內錦地籬二觔。又消食藥十味。消毒藥十九味。大

衝藥一味。寒藥四味。

夏枯草

夏枯草洗面纒。見宋人小說。

落花

楊誠齋詩。蜜點梅花帶露餐。又詩。脫蕊收將熬粥食。落英仍好當香燒。

冬日瓶花

冬日瓶花。宜先以爐灰置瓶中。則不凍。或置硫黃于底。亦可。

篙頭水

眩暈者。飲篙頭水則否。甚驗。

白晝來虎

曩聞齊化門外。白晝突來一虎。步軍統領阿齊圖帶領兵丁擒捕。虎竄伏河畔葦草之中。至夜半躍出。自東便門跳城上行。至前門。由馬道下城。並不創艾一人。直入年羹堯家。蹲踞屋上。兵丁燃火鎗擊之始下。避入年遐齡之園。衆以鎗斃之。時年羹堯已敗露。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間事也。見硃批諭旨。蔡珽卷中。

貂鼠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夏旣而冬敝。及其敝取之。舊傳人裸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較輅鄭人事相類。爲此說者。蓋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之耳。實不然也。掃雪大於貂。毳白毫長。光遜之。價亦減。狃狽獠大曰馬狃狽。小曰羊狃狽。豎而筆。內黃氈而外毳。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黠。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毳黑而毫白。曰玄狐。其次身黠而賺黑。曰獠刀。又其次身黠而賺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猫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深山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壽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烟薰之。貂畏烟出奔。卽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踪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罾之。亦有用弓涼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按廣志。貂鼠出扶餘。

十二肖

舊說十二肖中。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語殊未確。虎無頸。馬無胃。猴無脾。犬亦無胃。

貓產天竺

貓產天竺。不受中國之氣。故鼻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釋氏因鼠咬壞佛經。故畜之。唐玄奘始帶入中土。

索倫人捕貂

索倫人捕貂以犬。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先驅。停臭草間。卽知有貂穴。伏伺擒之。或驚竄樹杪。人犬皆息樹下以待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自戕動。納囊中。俟其斃。人輸於官。私識毛色。彙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壩場。選以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三等者聽鬻。

駝象

駝象負重致遠。知泉脉。不饑渴。軍臺人呼之曰旱船。象死。馴象所報倒斃。先行文太醫院。驗有無象黃。以牙交變儀衛。皮掌尾交兵仗局。

駿馬

相馬經。馬生。墮地無毛者千里。尿舉一脚者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蹄圓如麴目成人者千里。

相馬十三法

相馬十三法。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光。脊爲將軍。欲得強。腹脇城郭。欲得張。四足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艷光。鼻孔欲大。鼻頭有王字火字。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赤。額頰欲滿如月。膝骨欲圓而長。耳欲相近而豎。小而厚。

馬齒

馬四年兩齒。五年四齒。六年六齒。成。七年右一齒缺。八年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上下盡缺。十年下兩齒齟。齒加白也。十一年下四齒齟。十二年下盡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

三羸五駑

凡相馬者。先去三羸五駑。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髀短脇。四駑也。淺髓薄脾。五駑也。

驢馬

凡驢馬。月初生者先母行。月中生者並母行。月終生者後母行。

車騎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或又以爲小駟

駕車。昭二十九年。左師展欲以公乘馬而歸。乃是用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耶。趙武靈王習騎射。彼時亦未定爲兵制。

馬後繫布

近人乘馬。鞅後繫布一幅。以遮溲溺。此亦有所本。劉貢父初入館。乘蹀馬。或以爲言。恐致奔蹀之患。公曰諾。吾令市青布作檐。繫之馬後。則牡馬當不知也。

索倫人尋馬

索倫人有失馬者。躡蹤尋之即得。越數百里而知蹤跡之離合疾徐。且能辨其日時之久近。技亦奇矣。

天鵝

天鵝。本草作鵠。其翔極高。產遼東者尤佳。時以海青擊天鵝首。得者薦宗廟。

先兆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矚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廢氣

火之廢氣爲蠅。水之廢氣爲蚊。土之廢氣爲蚤。木之廢氣爲壁虱。金之廢氣爲人身之蟻虱。蓋金

主刑。人將有疾病。或禍患之將至。則身必生虱。餘四者易知也。語見王介山雜纂。云出於釋藏。

物類相感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董子云。人之言醜去烟。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獼膽分盃。十膽鳴釜。冢灰傳漏。啄木愈鱗。區湯引奶。鷓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狗舐糞而□蠶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礮錫以茹。畫暈以蘆。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雞。魷甌裂毒。硃盃毀熱。薑磁免爆。礮線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痼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士。望梅止渴。駝烟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皂莢宜蟹。黍以蟹散。粟因酒敗。麻得麥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十二卷本作濁。犀株離水。弊篋匡臧。石灰正膠。戎鹽曇卵。青螭還錢。麀角續劍。鸞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殆未可以悉數也。至物類之不齊。更不可以常理測。訓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出岳。跋難陀龍無耳而

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棲。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謂爲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鳶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嘆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去污擦洗法

鵝鵝膏塗刀不銹。杉木炭畫路。蟻不敢過。漆污衣。以麻油漬洗。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水膠。再洗。去麻油。頃刻可淨。油污衣。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熨之。血則蘿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爲末。不可火炒。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易成末。碾兔絲子。撚紙條數枚置內。則馴帖成粉。艾葉。入白茯苓數片同碾。即成末。衣上梅黴烏點。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不出氣煮酒脚塗靈壁石。黑如漆。洗之不脫。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搗爛揉擦。水洗即去。綾上錯字。用豆腐洗。墨跡即從背後去。清水揉梅葉。洗葛衣則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貓帶過揚子金山。即不捕鼠。蛙多處。以芝蔴稽磨碎。順風揚去。則不鳴。

物之生尅

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搗鼓于下則盡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蓆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木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綠香。灰實不入。鬆易倒。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易入不倒。圍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又熾。用毛紙一幅。置于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燄而四布。

食物防治

栗子。以毛臍于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皂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滷。好香油浸鱒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過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物相制之法

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置人懷中出碾易碎。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搗。不粘易碎。兔絲子撚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

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箍置烈日中。以瀝青末摻縫內。不漏。墨污衣。又方。半夏、鮮百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葶藶水煮可刻字。染房淋過灰曬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朮稽磨碎。順風撒。去之。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珍珠不宜近鐵器。柏木尸氣糞氣。多減色易碎。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土硫黃飼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暈。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搗桃、杏仁或豆麩。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筭福橘。冰凍堅者。以冷水浸化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按此條與前二條多有重複。十卷本錄此條即將重複者略去。

宋祁寒食詩

宋子京寒食假中作云。鰲署侍臣貪出沐。珉麕珠箔媿頻頡。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一曰夔風。形似龜。喜負重。今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立於鼎。六曰罔象。性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立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好烟火。立於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立於門鋪。又有金吾。音牙。形似美人。首尾皆

魚。性通靈不昧。故用警巡。漢書禮樂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又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有蚘蜎。似龍而小。好立險。立於護朽之上。護朽之名亦舊矣。

龍採木

濱海州郡。有龍採木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掀天。水中舊木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能伐而致也。其上泥滑以尺計。或草木生焉。俗士遂謂龍入深山採新木。棄舊木。附會龍宮水府之說。陳幾亭云。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鱗甲侵蝕。不敢貼泥偃臥。必植大木而加衛其上。如人間梁棟。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木壞。別覓新者易之。故舊木多浮海而出。今海濱往往多大木者。皆此物也。

聞雁詩

御製聞雁詩。早來應挈子。可羨未離羣。注云。春時雁北去。至極涼處。換羽育雛。至秋攜之以南。

獅吼

明弘治己未六月。西番貢獅一。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小。長尺餘。獅作威時。牽吼視之。獅畏伏。蓋吼溺著體卽腐也。吼狙獾。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

驢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騾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蟲獸因地而無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顯著者。他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不可枚舉。見七修類稿。

絡緯鳴秋

絡緯鳴秋。聲特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生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時蔣文肅方奉敕繪春林絡緯圖。近羅徽五侍御典注詩經。以此爲蠡斯羽之解。語甚怪。

水雞

今人呼蛙曰水雞。殊不可解。按宋已有之。見趙德麟侯鯖錄。

蝶粉蜂黃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渾退了。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兩頭蛇

世言見兩頭蛇必死。癸亥秋。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首。兩首並行。時予方登廁。遍呼同人聚觀。杭州陸敬存以烟筒熨殺之。觀者數十人皆無恙。

張易之

易之。舊傳。天后時張昌宗得幸。薦其兄易之。傳朱施粉。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供奉。時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有懷義、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候祥云。陽道壯盛。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天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疋。高力士、李輔國以宦官而娶妻。宰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爲妻。力士與之通。一時風氣。不堪問矣。

許散愁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嬖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

多子之人

列仙傳。彭祖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南史。顧思遠。鍾離人。在部伍中。年一百十二歲。

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惟存一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貧乏養。是以行役。又清波雜志。宋張耆少。給事章聖藩邸。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年七十五。富貴壽考。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耆抑鬱而終。年長多男。人所誇羨。顧何如耶。永嘉王氏。生世毓。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五子。三百五十五子生四百九十子。凡七代。不癡不聵。不可爲公。出慎子。不癡不聵。不堪作家翁。見隋書長孫平語。家翁。卽家主也。

夏姬

字文士及粧畫記一則云。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唐公主再嫁

唐公主下嫁。再降者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廷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垺。後降裴穎。三降楊敷。甯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卜之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禮則終吉。馬周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宴飲以長。思相懼也。合婚以夜。思相親也。今陛下欲謀其始

而亂其紀。不可。太宗從之。瓘後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而還。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未矣。太平公主。武氏所生。吐蕃請主下降。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

唐公主爲女道士

唐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公主下嫁。姑舅反拜而婦不答拜。縣主壻出授外官。縣主不得偕行。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造公主祠堂。公主上表稱妾李。皆唐之敝政也。

婦人不妬

元魏北海王詳。蒸從父安定王妃。廢爲庶人。其母高太妃曰。汝妻妾多。安用彼高麗婢。杖之百餘。又杖其妃曰。婦人皆妬。汝何獨不妬。此亦可作一笑。然則世之縱欲犯分。以致亡身敗俗者。使其婦如河東。當不至肆行蔑倫耳。

崔湜

崔湜旣通昭容。復通公主。而其妻與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進艷婦於春宮。可耻孰甚焉。而張燕公乃羨其年不可及。荊州賜死。其年安在哉。武后母楊氏。封榮國夫

人。老矣。乃私其外孫賀敏之。非是母不生是女也。武后姊韓國夫人。姪女魏國夫人。皆得幸於上。明皇之私秦、虢。亦家學矣。

養瘦馬

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蓋興體也。今揚州買小女子者。爲養瘦馬。

多子母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按漢中山王勝。有子一百二十人。梁鄴陽王恢。男女百人。明慶成王子百人。晉姚弋仲子四十二人。吐谷渾子六十人。宋張耆子四十二人。又李遷哲。安康人。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刺史。妾媵百餘人。男女六十九人。十餘里中。第宅相望。往來懼寔。子孫多不相識。每披簿而審之。明景泰甲申。甯國府民楊杞者。妻俞氏。年十六。成婚後。卽有娠。旣生乃孿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男。有兒三十六人。具長大。無一天者。此婦亦無病。享中壽。以上見二申野錄。

俗語出處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

光傳。霍禹長史任史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鞏。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鞞。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詩中俗語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團團似磨驢。東坡詩。真箇有天沒日頭。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睡到人家飯熟時。本朝錢宰詩。月終齋滿誰開素。日暮一爐爇炭火。樂天詩。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韋蘇州詩。皆見七修類稿。

叢說雜著之式

李肇國史補序。稱言報應。敝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此可爲叢說雜著之式。

茶餘客話卷二十一

山陽阮葵生著

楊克一

宋楊道孚克一爲歷陽法曹。遺呂榮陽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道孚爲張宛邱之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氣。卽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聖予畫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有傳者。聞大內舊藏一幅。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鐙。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此卷未出百年。或猶在人間。

龔畫名重當世

宋東楚湯屋。字君載。輯畫鑑云。近世龔聖予先生。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

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藻五冊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獲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卽凭其背畫馬者。

文陸兩傳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萬曆四十七年。漕撫王紀疏稱。景泰間允江西巡撫韓雍請。補諡文、謝二臣。懇援例補陸秀夫諡。部議未允。王疏載淮安府三朝實錄備草。按鄧光薦諸書。皆出宋史告成後。海上事未詳。故史缺公傳。

畫鬼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槩。皆設色爲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倣趙千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吳承恩爲之贊。近演義卷端所梓。乃陳洪綬作。亦當時之名筆也。

購印禮讓

宋末一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

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卽持送權。權曰。先生愛。請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孰謂異教有此哉。紫坪謂曷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此高士居吳中時事。同時有龔璠。高郵人。稱忘年交。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二龔。

山居新話載淮故二則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翌早獲屍。棺殮焚化。膽大如斗不能焚。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于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啓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尙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政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閩。與丹陽東子章會飲于蕪訂交。未幾。子章赴沔。以貲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而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臺湖。

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東氏子及君讓至。啓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衣帛有差。歸之東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克明誠有守之士。而子章識之于尊酒之間。君讓待之于東歸之日。皆可爲難矣。此事初于會稽倪仲霖陳會心錄見之。後讀元王逢梧溪集。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史院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爲著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誤。平章七薦中書。不報。

高安惠政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忤上官。鬱鬱不得志。嘗有詩云。眼中絳灌非吾侶。昔日夔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撰明詩綜。采是歌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已仆。志康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立請新其祠。詔許。

之。召工雜艸。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王毅

宋潛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楊靖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尙書楊靖逮一武官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欺人。令椎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于。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獎。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略不爲動。竟椎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尙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惜哉。張江陵極傾服。筆之于書。明史亦采之。尙書字仲甯。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

關。曰昭恤院。院後卽其墓。久之蕪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整。尋其嗣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塚。必至尙書墓前。奠盃酒孟飯。遵中丞之教蓋三百餘年。

明武宗過淮

邑志載明武宗過淮事。較他書所紀有未備。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乙巳。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楊第。甲寅過山陽。命屏侍從。徒步入舊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次年庚辰。閏八月北旋。再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迎轡。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塑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次日至清江浦。仍駐張楊第。以風阻未卽渡黃。住三日。遍遊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入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郡縣等齊入池。爭掖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過行。金尙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宏俊

張詰士宏俊舉癸巳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耳。乙未成進士。執業于李文貞公。官江甯教授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公文龍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吳襄

青陽吳宗伯七雲。少時久客于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所。三人爲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輒住其中。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後復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寓邸。至雍正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蓋實錄也。予從劉氏子姪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所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僮尙解鄉音。面因別久真難認。話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卽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臺垂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公前身爲九華山僧云。

吳愈

吳亦韓愈。湛深經術。以明經老。常爲扶鸞之戲。子慎公亦侍側。年方十三。時降乩者爲宋人孫公虛。至則指慎公曰。吾故人也。述其前身交遊甚詳。同學于常陽山中十載。復稱慎公前身爲凌姓。字朗齋。事在宋南渡時。卽以後來事。不言。但言慎公且住塵凡四十年。慎公果以五十三歲卒。慎公子和鳴。大治。與予中表。故言之甚詳。邱庸謹賦常陽山人詩贈之。

劉永楨

劉永楨。字紫函。篤行窮經。不爲俗學。從學于萬季野。手抄季野明史稿三百卷。惟諸志未全。藏于家。方望溪云。以余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惟王崑繩與劉紫函兩人而已。

許志進

許繼齋給諫志進。遇事敢言。有讜直名。江督噶禮貪黷不謹。其儼方張。無敢論者。繼齋疏劾之。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咏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于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綉栢。甲于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玉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生長長安。隨黃門宦遊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莖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靡靡可聽。令人忘倦。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盡。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才。及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闥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歸愚別裁集選陳詩。加箋語。似未解作者意也。黃門善騎射。精繙譯。于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禾中高孝本嘗贈詩

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談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却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黃任

侯官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仕廣東令。以耽硯劾歸。許謹齋黃門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之誼至篤。往來淮南數十年。與鄉先生多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已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莘田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受黃門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樹。不負當年玉尺來。黃門闌中詩。有他年建樹千秋業。記我親操玉尺來之句。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艤畫船。黃門別業在珠湖。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灑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累欷。舉座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肺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黃門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先生。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黃門字。言子久矣。退而搜索無所得。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莘田僦舟中道。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者。

張鵬自警銘

張懿簡鵬。爲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嘉靖三狀元

沈景倩野獲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異。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歷南祭酒。憂居。以倭事起。將吏奔潰。坤率勇壯保其鄉里。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輩爲謠言。搆之南道御史林潤彈劾之。時坤已起爲北祭酒。上令捕至詔獄。拷訊瘐死。潤所劾梟敗卒之首。剝住房人兩手。皆無其事。其後癸未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俱殞非命。且其事俱誣枉。俱不得白。祭酒及第後。不附權貴。違俗孤立。沉滯翰林。幾二十年。居母喪。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遠薦其才兼經略。功收禦侮。起爲北祭酒。爲同鄉胡給事應嘉所構陷。淮守范櫟迎合成之。當時人皆以爲冤。

范櫟

范櫝字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貨甚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十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寓孥者。問有傳牌。曰無有。詗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莊農。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佯與飲。飲中挑與鬥。相執繫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輿謁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問汝鬥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羣賊遁散。所留孥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蒞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倍師。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趙祖鵬

嘉靖中。浙水人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艷而才。值己未春榜後。丁文恪公士美舉狀元。適喪偶。趙欲妻以女。文恪鄙其爲人。堅拒不許。趙大不堪。時會元蔡茂春慕趙光燄。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旣而陸武惠歿。趙被訐。下

獄論死。蔡亦由郎署外謫。仕至知府。罷歸。始終皆坐贅趙一事不振。蔡沒後。趙尙在盛年。以節聞。

王典劉一臨

王堯載典。號龍懷。萬曆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沈邱交好。一日詣劉會文。謂曰。夜來得一子。且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于室而生是子。遂名曰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云。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纔降地。予已向衰。能久待乎。自是每過晦卿。必抱于膝上。呼爲年兄爲諱。及萬曆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于官。喪歸。堯載尙優遊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曰瑚

夏塗山曰瑚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科孫爲同考。得塗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啓丁卯也。至辛未。遂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十二卷本載按曰。孫肇興。順治中官工侍。

淮屋

淮民編蘆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爲桷椽。甌擊省塗墍。穉櫨無刻鏹。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爲屋。嘗恐火誤然。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豈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燮

王雷臣燮。晚年頗信佛。日持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蒙叟在淮。贈以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鈎。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後。授南朝職。保護河北諸郡。功不細。垂老頽唐。遞入空門。亦無聊之甚。

醫太僕官方

楊維垣戊淮十五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祕訣。山陽一秀才夜間續題其左云。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孔和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丁明末多故。好煮酒論兵。結

納死士。甲申三月。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投屍于河。節之在新城。與閩再彭、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酬。死後再彭、茶坡攜白金數百。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曉沉沉。待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翩翩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文炳

劉雪舫文炳。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闔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居不安。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散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陽可共攜。明史。孝純劉皇后之生母。卽雪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婚。長兄進徹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甯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遺。貧賤合依人。是也。雪舫避人淮浦。與諸文士往還。不妄交。鬱鬱一生。有沙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雲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淒然雙淚落三更。

楊正經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西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崇禎時。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薦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甲申後。流寓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思君也。一曰風木悲。思親也。壬辰。予聞二操而悲之。爲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爲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宗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京城破。抱琴逃止淮上。主陳碧涵先生家。時李子燮爲淮安推官。正經僧服往見。爲李上客。李爲買宅。又爲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隣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渡河集云。雙親萬里淚。故主百年心。又云。江鴻迷故里。山鬼弔前朝。太常讀之輒淚下。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先生也。

王士禎至淮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爲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邱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古調堂集不載此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笋挂山藤。他時遙憶羊求侶。花滿晴龕向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爲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珊

吳嵩三。明末諸生。聊城令棐之孫。涇陽先生安邦之季子。與兄瓊、璜。皆有聲庠序。甲申除夕。涇陽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喻其意。會學使者至。皆不就試。同日落諸生籍。嵩三遍遊天下。足跡所至。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爲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致中

張性符。致中爲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籙。方巽若能權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盃碑版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體。爲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孱守錄、經濟源流、雖遙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弼、弧、穀。皆知名士。弼卽力臣也。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音學五書

顧亭林嘗言。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又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韶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做字樣。酌時宜。而

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卽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此板舊存淮上。更轉數姓。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妃瞻。

張弼

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竟至流離。攜兩子一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履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岫嶽書。年來雙鬢轉蕭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嘆。灑淚風前誦渭陽。蓋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爲師者反爲弟子

陳碧涵先生。爲望社名諸生。專精三禮之學。淮士治禮經者多從先生遊。與階六黃門台孫爲兄弟。

行。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碧涵先生過其友某書館中。撫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藍。寒于水。嗣每至館。輒摩弄頭目爲戲。邱卽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省試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因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師範

周左台先生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靳太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友醇謹。吾不如二邱。瓊璋卓犖。吾不如楊簡霖。嶽嶽饒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搆。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靳太君爲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稱。

潘問奇

先徵君鶴緜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唐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風、劉昭華及徵君爲忘形之交。後客死天甯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側。爲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甚富。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攜酒奠其墓。

善說詩

馬西樵、蔡子搆、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之翰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滙湖山寺詩。

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過。卽得之矣。天章猶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覺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晉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輯一書。皆具深意。望社諸名士。邀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耆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後。絲管徹高空。

杜首昌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闢精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淮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飲高澹人北墅。諸公卿題詩滿壁。無美不臻。湘草題辭一調。一時傳誦。詞云。山繞層層。池通曲曲。儼如蓬萊。問怪石移自何方。老樹生于何代。長嘯登臺。宛轉幽深行盡了。忽大地風光一片開。小橋過去。紆排徑桂。疊抱亭梅。菜根別有滋味。偶憶蔬香歸去來。愛菘腴銀梗。韭森玉箸。親自栽培。抱甕忘機。著書充棟。水北花南儘快哉。難留戀。恐數行丹

詔。早晚來催。予觀湘草五七律。不乏佳構。填詞非所長。此調尤爲惡劣。而當時傳誦。澹人亦刊入本集。不可解也。

艾南英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應公車過淮。主于清江浦某氏。淮人士多以所業請政者。不下數十百人。東鄉概不着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授多知名士。

改生日成婚姻

稽叔子宗孟。○按叔子亦作淑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真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稽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閩園影賦

嵇叔子爲李太虛作闔園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攜示趙洞門開心。李叔則明睿。各舌橋不下。嵇美髯。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人望答鈕琇書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答鈕玉樵書云。才到鶉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鴛鴦。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勞寶。喻何生亮。都付荒唐。思慕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舴艋。尙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于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在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峨闔閭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遄征。一至于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邪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于奔命。歲儉而苦于頻仍。地大如丸。封

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飯。冰無迨泮之時。尚客擯箸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噤。笑我長貧者矣。僭兄入雒。老米三餐。迨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間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廚以剪韭爲豐。圃乏嘉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餓卽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琶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爲淹滯。尙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諗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邢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李鎧

李公凱任鐵嶺縣。丁母憂歸淮。入關時。徒跣扶柩。日行百里。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閣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多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爲卿子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況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言可知。今人取與不慎。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宋恭貽

鹽城宋滋菴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驥。宿遷諸生。崇禎甲申。聞變卽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卽相見。察其情狀。卽特聘也。強之歸。生一子尙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峒崕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附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馮仙湜續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稱。

湯調鼎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邑兩月。徧覓無有知是書者。

靳閻張三子

靳壁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眷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時謙

李吉爻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臺中推爲正人。前後疏凡數十上。皆切于吏治民生。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杜門不與外事。後特旨起爲陝西觀察。促令速赴新任。大吏促裝。會陝西大飢。出監賑務。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蓬蒿滿庭。至無含殮之具。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偵伺。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衛交情

劉六皆先生官刑曹時。與猗氏衛爾錫既齊同居一巷。交好至密。衛撫黔。以黎苗變得罪。遣戍黑龍江。六皆爲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加堰。六皆亦歸淮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卽由袁浦昇至黃園。尙能飲酒。盡歡數日。竟歿。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啓別業爲殯堂。哀禮交至。令人增友誼之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兩公者。可以維世風矣。

潛邱遺書

潛邱先生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門。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尙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陳金刊之。最後。其孫學林刻潛邱劄記。此外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邠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行。潛邱劄記乃先生未定之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筒。捐館後。家人與計簿食草併入筒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遊戲之詞。悉條舉而剗闕之。砮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菴嘗手輯閩潛邱緒論一編。曰閩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本。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瓣也。附錄于此。按昌

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寄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盖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宦。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黨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尙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邈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貨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者。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記云。頃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卽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尙未讀潛邱掌錄。故輕訾川父。晚年

一見。急劄志之也。又潛邱劄記載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梨洲三弟子

戴晦夫及顧在瞻、楊禹江開元。同受業于黃梨洲先生之門。以古學相淬勵。南雷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洮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案。凡搜羅千餘家集。嗣復從徐果亭假傳是樓藏書。又得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授子百家讀。是爲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傳習學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時一知半解。心粗胆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

卞氏牡丹

丙子游鹽濱。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欒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澗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亦嘗臨莅。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時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

遺。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于元末時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酌牡丹曰。待我南歸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某氏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歸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放歸。復作詩云。牡丹曾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齷使奪之去。移植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宛轉取其枯枝歸。植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云。獨醒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此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崛強猶昔。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因誤升官

淮安守朱定元。謹飭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此類往往有之。不足爲異。益知升沈禍福。無所趨避也。昔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甫奏臣壻二字。會邊報至。次日又啓。值上內逼。遽起。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送榜名至。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至。主司疑其有舊。卽添注武

陵名。使去呈榜。愕然曰。此人甚粗。何以及第。明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謁。誤用折柬。召文選司。以柬與之。未及言。會他客至。選君意爲知好。躡格轉運判。君相造命。顧何如耶。

邱璋

邱翻梧璋。一字待翁。豪士也。以廩貢考教習。官至潞安守。謝事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收令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捐貲。即日遣其子歸淮南。棄田宅。摒擋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省會待質。及囹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膺薦書。治行歷察案。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元立

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僧臘五十八。當時九歲孤。悽涼銜治命。辛苦望泉壚。鬼守他鄉魄。兒存出世軀。兩消生死憾。含笑赴歸途。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客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晝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水衝激。殆不可辨。有里老張姓者。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碑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山陽耆舊詩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旂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有足存者。錄于後。吾淮詩人。自漢枚都尉始。其詩卽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爲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尙有傳人。自元以後。兵燹之餘。無可指名者。有明三百年。流傳亦尠。則以無網羅放佚。彙而輯之以傳者。此鄉黨後死者責也。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或刻集。或寫本。或從他本刺取。或從書畫題跋錄出。幾數千首。雖未盡卓然可傳。而精光亦斷不可磨沒。乃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冊。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闕。時代先後。間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淮一方文獻。又得本朝人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然藏壑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數年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罪已莫追。卽得好事者再爲哀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尙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此已附刻邑志中、四朝黃河圖說、刪定潛邱劄記。皆卓然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大冊。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孫松與紫坪子鍾琰同入學。因屢得

往返。索其遺書。止存耆舊詩二大冊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盲女琵琶

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大抵因功令森嚴。娼妓斂迹。此輩遂接踵而出。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久之瀆亂傾家。無異于青樓翠館。吾鄉楊幼曼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門。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蠻榼。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羣盲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不見不聞

甲戌上元夜。陳玉盟儀部大復招集鄉人。爲文酒之會。中席。一貲郎突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柱飲啖自若。終席不與接一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及其既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不可及。貲郎某後選楚令。擢州牧。以貪伏誅。昔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拏舟送行。有維揚一士同載。最滑稽。是日頗露牙鋒。盡褻昵之事。定山怒甚。明日餘恨未已。白沙則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面。定山

大服。吾于東巖亦云然。

學政之弊

俞甯世謂學政一官。于古爲榮。于今爲畏。肘掣于旁撓。明蔽于近習。慮紛于請託。志荒于包苴。蓋其時尙沿明季額外遵例取進。無不染指者。翰林部郎。必有請託而後推。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每歲暮。各省遣使絡繹于道。或封送手帕。或寄炭金。吾鄉劉六皆、鄒桐崖、陸密菴。皆前後得提學出。先是邱季貞先生象隨在翰林。負重望。當局以直隸學臣餽之。季貞曰。某貧士也。負重逋以求官。一不願也。賣秀才以致富。二不願也。奪寒生貧儒之膏血。填貴人朝士之慾壑。三不願也。當局者因此銜之。當時學臣。多以賊敗。往往罰令修城挑河以贖罪。因是傾家。卒于戍所者亦不少。河臣某上言。請罷生童考試。明予以捐納一路。以濟河工。庶帑歸實濟云云。廷臣會議。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翰林胡密抗言其非。諸臣始定議停止。聞前○十二卷本作廉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浼臺中出疏參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政。外間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村詩注。學政任滿開除十弊。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徑取入學。一也。考試童生。額外多取。分撥別學。二也。彌縫號簿。坐號紅簿。留署不發。以便查對賄賣。三也。考完遲發紅案。徇私通賄。移下作上。

四也。預開六等草單。嚇詐富厚生員。希得保等銀兩。五也。將文童充作武童入學。旋復竄緣改爲文生。及將倡優奴隸取爲武生。六也。不到考棚。調赴別府考試。及將告病生員扛擡驗病。七也。縱容教官。私通線索。効勢分潤。名曰作興。八也。曲聽情面。廣通私書。屈抑孤寒。及親友隨處討情抽豐。九也。開報學冊。將額外濫取之童生。未經科歲兩考。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衣頂項下。以趙甲頂錢乙。混作實在之數。朦朧報部。十也。觀此十弊。當日學政一席。殆不可問。誠有守者所不就。侍講之不願宜矣。魏環極嘗寄某學使書云。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訓士。可謂當頭棒喝。

黃泰宣亭園

黃蘭巖民部泰宣居京師。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遶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旂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元世祖詔書

席帽山人集有題諭淮安朱安撫詔詩。九鼎沸莫止。大廈傾莫支。太陰初陽不得燭下土。小龍望望闕之陲。六合掩泣向北去。孤臣憑城尙南顧。也知天命有所歸。忍爲生靈貸生路。當時不死良爲

此。至今人說姜與李。君家富貴八十年。露臺風館啼猩鬼。世事茫茫難具論。遺詔幸得傳諸孫。烏絲細字書題罷。黃葉乘秋正打門。附錄原詔書云。一本上有上天眷命四字。皇帝聖旨。諭淮安撫使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弔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甯不以數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令遣使持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其將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漢兒字書。

張高

宋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於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剖股數臠。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富豪。今赤身逃難。尙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亦爲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

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里。資產尙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之如諸父。見夷堅志。

金純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太學生。永樂十四年任禮部尙書。十八年扈行在。追封山陽伯。見禮部志稿。

陳灝

陳灝。山陽人。舉人。嘉靖十年任禮部司務。調吏部。仕至刑部郎中。見禮部志稿。

八魚詩

楊景西孝廉有魚癖。養金鯽數千頭。皆異種。乃以其名品爲八魚詩。一朱魚。二墨魚。三文魚。四龍魚。五虎頭魚。六水晶魚。七蟹魚。八睡魚。

吳承恩西遊記

金潭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予謂此事真僞不值一辨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著雜記數種。惜未注雜記書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世乃稱爲證道之

書。批評穿鑿。謂脗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園一序。而尊爲長春真人祕本。亦作僞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時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攘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衍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獪。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爲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鍊祕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夏麗貞姜楚蘭

夏麗貞。珠湖伎。有殊色。工翰札。與貴人倡酬。意無所屬。崇禎癸酉。閨古古相遇于水閣。拈花分韻。遂定盟焉。別既久。夏以手書及詩寄古古。促其來。時間以身世飄零。中原多故。答書中止。麗貞怨不勝。會有彭城木生者。爲作押衙。歸于如皋大夫。古古聞之。作楚姬行。中云。彼美人兮水之隅。竹閣垂簾夜讀書。顏色絕世而獨立。顧盼自憐掩鏡泣。才爲衆妬身無屬。苔艸依牆着雨綠。細說行藏怨未平。余亦和之楚歌聲。又云前歲貽我薛濤箋。箋上手書跡宛然。緘封將破有私記。來遲不審何時寄。逃舊寥寥但數言。恨多題作千餘字。含吐再三句重迭。讀到傷心堪痛絕。是夏詩當亦有可觀者。殆不無樊川尋春之感。又壬癸間。淮妓姜楚蘭。色藝傾一時。有吳生者。善鼓

琴。無志仕進。棄詩書。好飲酒。家日益困。蘭一見稱賞音。每至輒沾酒盡歡。金盡。典衣釵以繼。會劉澤清開藩于淮。有以蘭名聞者。吳生莫知所爲。蘭曰。小別耳。毋恨。遂入後堂。歌曲奏藝。擅專房之寵。劉雖武人。亦知愛文墨。聚書籍。園亭花木水石。窮極土木。而牙籤錦履。插架連牆。以蘭容辭閑雅。有林下風。令典清祕之藏。吳生待之無消息。侯門深海。自分蕭郎。一日澤清率師渡河。幕府空虛。蘭席卷珠玉玩好。挾數婢妾。泛舟射陽。以簡招吳生來。往還海曲。流寓浙西。數年事定返淮。伉儷終身。家以素封。

陶萬明

陶萬明。號震黃。大河衛人。爲道士。有俠士之風。喜賓客。與大夫賢而有文章者遊。閻古古訪之。放飲雄辯。傲岸不能下。乙酉。古古自下邳馳至淮。爲當事畫戰守策。不聽。古古所偕皆河北壯士。韃毘精利。鄉人屬目疑之。計不知所出。萬明知之。曰。公以國難流離至此。不以爲義。忍目爲戎首乎。悉移衆藏菴中。未幾。巡撫詔古古不應。逸去。同寺有道士呂真奎。見古古事不成。勸之浮海。言勞山多異境。服氣辟穀者往往棲焉。不然。效仲連蹈東海而死。何必僕僕爲。古古不能用其言。

密溝

密溝在弘治間。妓館環列。有泗州何氏女。誤嫁娼家。入門察其非良。自刎死。有司題旌建祠表墓。妓女題旌本非。縣志及祠內無其事。

孔平仲泛漣水詩

孔平仲泛漣水詩。舊有石刻。真僞不可知。予在安邑訪之。已無此石。詩云。漣漪二十里。清淡爲我性。微風不復搖。天水相與淨。秋容入崖柳。晚食依漁艇。彷彿會稽遊。南湖似明鏡。

芮曄

宋芮曄。字國器。烏程人。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詩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瘁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後蝕苔蘚。尙想墨本傳東吳。見容齋四筆。是宋時真本尙易得也。

章粹

缸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南宋章粹句。粹字伯成。棗之子。

山陽趙女

新唐書。列女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

侍父疾。卒不嫁。

王英英

宋時。楚州有官伎王英英。喜筆札。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以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見隱居詩話。中郎孫謂君謨。

張弋

南宋張弋。字彥發。河陽人。著秋江煙草。內有楚州絕句云。落帆停鼓鶴湖頭。兩度因循到楚州。柳下人家曾識面。笑求新句寫粧樓。蓋贈伎之作。

淮水鱸魚

茶坡鱸魚歌云。淮陰近日鱸魚美。不待秋風常出水。市南市北何處多。釣臺西去枚生里。細鱗簇簇白如銀。入饌充盤妙無比。當是淮水所產。近年不復出矣。

紇梯紇蹋

淮之方言曰。紇梯紇蹋。行步響聲也。雲溪友議。崔涯吳楚狂生。嘲伎詩云。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篋篋麻接紇。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蹋出門前。

猜數

沈氏筆談載山陽一女巫極靈。其伯氏數白黑棋握手中。問之。其數悉合。更漫取。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此正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歲丁卯。周蓼圃檢討齋中。偶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白田寶玉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白田縣名本此。一曰黃天符。其製上圓下方。近圓有孔。歲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瑾。雲英靜似腴。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詡天符。

茶餘客話卷二十一

山陽阮葵生著

宋濂論九河故道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無一勞永逸之方。宋金華嘗謂大禹治河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
伾而下。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
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安得不潰。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尙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
平原、直、沽等處。既可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收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可
免云云。是九河故道。明初尙有遺蹟可循也。近日形勢。更難復古。則專主河不分流之說矣。

李承建堰

宋河渠志。趙伯昌言唐黜陟使李承建捍海堰。是承旣建常豐堰于山陽。又于鹽城海門建此堰也。
常豐在山陽東南。

北神堰

于穀山云。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防溝水之西入
淮也。舟行必度是堰方入淮。舟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

以舟師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鑿楚州城西北老鶴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始達于江。

秦不華議掃蕩河泥

秦不華爲禮部尙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中廢。見元史本傳。補齊記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河之患在不深耳。

潘時良

潘公印川字時良。荒度修堰時。夢漢關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之曰。帚。掃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堤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不可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中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顛獨角。其顛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見王文肅荆石所作公墓誌。楊子臣淮安府兩朝實錄備草亦載此。云係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時事。潘公及巡撫侍郎江一麟聞于朝。王元美爲作蛻龍亭記。王堯載詩白馬沈波吳練遠。蒼龍蛻骨楚氛銷。卽指此事。

尾閘

百川歸于海。海復何歸。謝梅莊所謂河之源。尾閭是也。彼尾閭。此泥丸。委之委。卽源之源。此穿鑿不經之談也。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乾坎本同一氣。一動之後。遂成天淵。故水歸東海化爲氣。海之潮汐。氣之升降也。此知道者之言也。

瀆

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淮河濟。皆以瀆名。今以一淮而受河濟之全。安得無患乎。朱竹垞詩云。只愁四瀆江河合。坐使三吳財賦捐。南徙之勢。隱隱可畏也。

范公堤

下河一帶。堤名范公堤。自呂洪至徐瀆。接連數百里。環遶數十場。外捍海潮。內護鹽河民田。利至溥也。係宋張、胡二公所築。文正不過贊成之。蓋范功在社稷。故天下之善皆歸焉。近議洩下河之積水。開范公堤。但堤外灶戶燒鹽之所。淡水出而鹽課壞。堤內係百姓耕種之地。潮水入而田畝淹。非盡善之策。

象緯可識河患

或謂知象緯。則可預識河之爲患。曰坎爲水爲月。月中兔若龍形負之。則洪水滔天。天江四星在尾宿之北。其星明大則天下水災。明而動則水暴出。江河溢。芒角則水沒城郭。月與熒惑。太白及

客星流星彗星孛星有一犯之。皆主大水。關津絕。又天津九星在女虛二宿之北。九星明正直吉。石氏曰。天津覆。洪水滔天。天津亡。江河爲患。又曰。一星不見津梁絕。三星不見江河決。百川溢。更識天缸九次東井四瀆水位。則天時地利人事之紀。思過半矣。

黃河五變

河自古雍城羌中大積石山。東北至冀城遼西郡鬲縣碣石。凡行九千七百餘里而入海。自帝堯八十載。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而大河東徙宿胥口。改北行爲東行。此一變也。自定王五年。至王莽建國三年。凡六百七十二年。而北濱遂空。河枯也。又五

十九年爲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莽治河功成。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自滎陽至千乘東注之海。此二變也。自永平十三年至宋仁宗慶曆八年。凡九百七十七年。河決商胡埽。開州東。河流

天津三岔河入海。此三變也。自慶曆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凡一百四十年。河南徙陽武。南北分流。此四變也。自明昌五年。河水大半入淮。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凡九十年。會通河成。北流漸微。又二百五年爲明弘治七年。築斷黃陵岡支渠。北流永絕。又七十八年爲隆慶六年。茶城長堤成。于是始以區區清口受萬里全河之水。此五變也。

邵學址治河疏

巡撫邵公學址勘茅城鋪疏略云。查茅城鋪上年漫溢。各支河雖已堵築。目下止開支河二道。其定國寺倒勾河一道。尙係黃河倒回之水。勢行猶緩。可望澄清。至所開郭家口支河一道。乃黃河大溜之南濬渠而下。水勢甚猛。二河東趨。總歸洪澤湖。查湖納沂、潁、肥、源七十二溪之水。每當瀾漫。必開天然壩。洩入高、寶。豈堪再引黃水助其泛溢。至謂茅城鋪減水壩。尙亦歸湖。並非始至今日。然前此不過四溢。散漫平行。淤沙已淳。不致墊入湖底。今則鑿渠東注。幾如建瓴。將來洪澤湖身。不免淤墊。湖不加廣。水來益多。底日益高。不得已必大開天然壩以洩之。而淮揚入江入海之路。開濬尙緩。則下河何以得免淹沒。臣以爲茅城鋪減水之水。不宜太多。而入海入江之路。不可不先爲開濬也。蓋茅城鋪減水壩之設。特以徐州偃河而城。不得不防異漲之時。冀稍減洩以分其勢。伏讀聖祖上諭。歸仁堤人謂保護明陵。俱係妄談。此堤之修。專防盛漲。茅城鋪減水之水至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所修築。聖謨洋洋。至明且切。夫歸仁堤旣所當修。則茅城鋪不宜多洩。其理甚明。又勘運河疏略云。淮安河高于城。似宜挑挖。然從來止議增堤。不言深濬者。蓋以淮揚地形低窪。恐河身深而黃水灌入。其勢不可阻遏。爲害甚鉅也。今河臣議挑。而白鍾山謂不可挑。臣虛心訪問。體察此舉。似未妥協。白鍾山奏摺內云。黃水倒灌入運之患。大而難治。運河河高地窪之險。小而易防。甚中竅要。臣思萬里黃河。直趨淮北。再遇洪湖水發。滔天之

勢。斷非數座閘壩所能阻攔。運河一挑。則天妃閘以下運河形低。天妃閘以上外形愈高。高下懸殊。益增建瓴之勢。漕舡由下逆挽而上。勢更難行。臣意將此工銀五十餘萬兩用于開濬下河。入江入海各路。及雲梯引河各工。則興舉得宜。海口無壅滯之虞。運口無倒灌之患。下河無積水之慮矣。邵公運河一疏。乃乾隆二年情形。今又將三十年矣。運河之底日高。堤亦日增。即起邵公于今日。亦不能固執前說。所幸者。黃河之底。尙不大增于前。若黃底亦高。則倒灌之患。歲歲不免。且恐黃水日高而清水日低。黃侵入清。因之清口亦淤。必至湖水全向南趨。不由北出。則以清刷黃之成法。將壞盡無餘。此杞人之憂也。嘗讀御製閱永定河示方觀承詩云。培厚或可爲。加高汝切忌。又云。取土于河心。卽寓疏淤義。至哉言乎。南河諸臣以加堤爲能事者。當三復斯語。

渦河

百詩先生云。渦河在淮之南。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廂。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止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倘漕河梗。此亦備急之一策。可不經黃河之險也。

徐武功分洩之議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或謂開一大溝分洩。或謂當多開支河。議不決。乃以一瓮鑿竅方一寸者一。又以一瓮鑿竅方一分者十。並注水。十竅者水先竭。乃定多開港汊之議。

黃河關鍵

黃河自河南武陟至山東曹單境內。河身俱寬數百丈。比至徐州。左山右城。河身止寬六十餘丈。每至伏秋大汛。水勢騰湧不能暢流趨海。是全河關鍵。惟在徐州以北。向來毛城鋪過水太多。往往溢於上江。北岸數十里未設隄防。微山湖亦不淤墊。比年專事約束。又慮無以爲盛漲之備。而黃水年年漫灘。溜勢寬緩。既無當於刷沙。兼有妨於隄岸。不得不詳加籌畫以制其宜。南岸向有蔣家營傅家窪倒勾引河二道。蔣家營河頭太直。以致分洩太過。應改挑倒勾引河頭一道。俟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以上。始行開放。以減河面浮水。視水勢稍平。卽行堵閉。其北岸新隄。應擇地勢高阜之處。挖去數百丈。改建玲瓏亂石壩二道。重門設障。水去沙停。亦不至淤墊。微山湖至冬間水涸。詳加查勘。遇有刷成溝槽。間段堵築。如或將來形勢太順。防其引溜旁趨。卽另擇一處建壩。如此籌辦。所以減其盛漲之勢。而洪流滿槽而下。溜急沙行。趨海順利。上下游均有裨益矣。

田雯觀水雜記

康熙丁卯。江南總督董訥、巡撫田雯、漕督慕天顏、河督靳輔。同勘海口下河。山薑持議。頗異于衆。而諸公又各執一說。竟同築舍。山薑著觀水雜記。茲錄其數則。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東西闌二水門九。地卑岸闊。放閘洩水。數里入揚子江最便。水東向爲鹽河。乃商竈往來以通。

舟楫者。因不利于芒稻河之洩水。而故閉之。閉則利。洩則害。閉則田涸而民利。洩則舟膠而商害。今之議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麓云。芒稻河東西二閘。宜洩大浸。王文通水利一書。利害詳明。夫何奸商阻撓。簧鼓當事。將舊閘易卑爲高。夫水平之日。原聽東閉。無礙行鹽。及至水漲。不過十餘日耳。况高郵別有一河。亦不過紆迴六十里。奈何惜諸商數日之濡滯。而遂忍千萬姓之顛連而莫之顧。傷哉作俑。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復斯言。則啓其閘。洩其水。亟浚芒稻河。以使巨浸入江。不可不講矣。泊宜陵。篷窗燈下。按輿圖考之。又有白塔河。亦可洩水入江。在芒稻河之左。惜乎鼓柁而東。罕有津逮者。以知今人之略。不若昔人之詳也。西溪三里爲梁垛場。地連丁溪東臺。戶口殷繁。煮海爲業。因詢十場所產曰鹽品。以散爲上。海南之鹽熬于盤鐵。其形散。其色白。至于青黃。色之變也。其味鹹至于苦辛。味之雜也。五行水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場有十。而產鹽者五。曰東臺。曰何垛。曰富安。曰安豐。曰梁垛。而五場所產。亦略不同。東臺之鹽。兼形神色。而得其正。富安之鹽。文細體重。而色微青。安豐之鹽。其色青白。日久甜美。入口無鹵苦之味。而質較重。故商多聚焉。獨梁垛之鹽。味鹹而甘。形細而散。色白而光。貢之于上。供宗廟。頒百官。非四場所及也。至于拼茶角斜或土宜之不同。而角斜瀕海。灰埧爲潮汐所浸。致消滅耳。北而丁溪草場。多灰埧。寡草堰小海竈。不嗜煎。蓋埧蕩而黍禾矣。竈丁每買他

場以供課。此十場大概也。堤以范公名。傳人也。宋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書白發運副使張綸奏上。以公知興化縣。董修築之役。會大雨雪。波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于是羣相譁言。以爲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常宰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以憂去。綸表請身自董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鹽官耳。何與海潮事。乃引爲己責。首倡其議。或亦先憂後樂之本懷也。雖然。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綸爲之薦達。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殷。議欲中輟。不有令儀爲之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從來舉大事。動大衆。或惑于浮言。或阻于聚訟。蓋成功若斯之難也。而有世道之責者。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見未化。因循推諉。終無一成。適足以貽笑于鹽官已矣。沙溝朦朧口廟灣白沙鎮。又二十里黃河北岸。石碑巋然。曰。雲梯關。關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線。朝宗萬里。滔滔下注。鳥避雲飛。造化之奇。烏得而測之。嗟乎。秦皇驅石鞭迹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循故道而安瀾。頌明德于弗替。不可謂無人事矣。

捍堰

范公堤。初名捍海堰。唐淮南黜陟使李承實所建。沿海居民。皆呼曰捍堰。乾隆二十八年。增開下

河洩水開座。匠人用鐵鑿鑿破。日去不數尺。乃知古人創一工程。必爲萬年之計。

山陽沙田灌溉

山陽多沙田。不宜稻。惟運河東岸城南數十里爲腴產。所恃以灌溉者惟涵洞。而資北溪河以宣洩。是溪河乃上下十數涵洞之尾閘。此河不通。合邑無食。雍正五六年間。朱南湖太守親往履勘。詳請分挑。業食佃力十餘年。每遇盛漲。立閉涵洞。田中積水。一洩無餘。連得豐稔。己未、庚申間。久不議挑。河身淤墊。上游田畝。多沉水底。後來太守如衛我愚、許青君、趙文山、姜禹門諸公。皆留心民事。援例請挑。或業食佃力。或借帑分年歸款。第委之佐貳承辦。有名無實。不似南湖之工歸實濟。帑不虛糜。然有其舉之。尙可細流不涸。近更淤塞不通。一遇雨水盛大。雖閉洞經旬。田水仍涓滴不出。聞邇年運河平堤拍岸。涵洞亦不能久閉。去路壅塞而來源滾滾。將有以田爲壑之慮。

涵洞

涵洞。從前民充糾首自爲修築。汛兵洞頭往往私毀掃土。盜拆鬼臉。暗挖隄跟。以致突塘漏水。責令本家賠修。于中取利。誣陷需索盜竊。每致糾首傾家蕩產。視爲畏途。後大吏鑒此弊。改令民捐官修。至今稱便。惟是啓閉之間。關係豐凶。貴順民情。間不容髮。歷來洞頭洞差衙書。蒙蔽本

官。需水不開。水多不閉。當迫不及待之時。不得不斂錢飽蠹役之慾。其慾既糜。然後開閉一次。僅止數日。仍復阻措。勢必三日一斂。六日再斂。無有窮期。此農民大害也。惟是屢斂之後。爲數漸減。其意不遂。當望水之際。則涓滴不流。遇盛漲之時。則閘版盡撤。萬畝秧苗。數日盡死。昔湘潭陳滄洲先生督河時。每于農忙時。硃書聽民啓閉無緩須臾八字。揭于管洞縣丞廳事前。後來衛我愚太守亦踵行之。衛公舟過河隄。必親身抽查。出其不意。間有暗留穴隙。半啓半閉者。嚴治其罪。管河官仍記大過。至今尸祝之。

大河衛漕米屯田

大河衛本屬疲敝。而二三兩幫兌運蘇、常漕米。拮据尤甚。其苦有由。查旂丁駕運一船。每年有添補篷桅繩纜竹蓆等用。約需銀百金。重運舵水身工需銀四十餘兩。沿途涉江渡黃。提溜打閘。停淺起駁。需銀百金。回空身工並舵水食米。需銀五六十兩。統計需銀三百金。所領額款。止漕贈銀六十餘兩。其應領行月本色七十五石。獨大河衛不支本色。每石僅折價三錢。共計二十餘兩。總計不足百兩。雖抵壩後有應領餘米。並甞夫羨餘等項。然抵扣茶果飯食。毫無所剩。雖歸場後應領歲修銀七兩二錢。然較應用之油麻工匠等費。難敷十分之二三。入不償出。貸逋完公。漸累漸深。此致疲之由也。更有屯田一項。原給運丁完賦養家。查大河衛屯田。散在淮、海二屬各州縣。

全係低窪沙瘠之士。而河湖形勢變遷。其田半沉水底。非江蘇、揚州、淮安、江西、湖廣等衛沃土產稻者可比。甚至一船之田。散在三縣。運丁不能親身料理。每年每船額賦二十餘兩。間獲微收。不敷輸納。或遭刁佃。或遇歉歲。徒賠籽種。稞粒無收。再查輪造一船。額領大料銀二百八兩。邇年木植釘灰油麻等價。數倍於前。查江興等幫。有鑽夫銀兩。泗洲等幫。有工使銀兩。惟大河除領正料銀外。別無餘款。且新例船式。又比從前闊大。而所裝之米。仍係前數。造費徒倍於往昔。而運費未增于今茲。較之他幫。實屬向隅。雖漕臣百方軫恤。日夕焦勞。然勢不能使行。月改給本色。又不能收回。屯田照江興等幫。每船給領南屯漕米三十六石。苟議更張。多格成例。一經部駁。計無可施。上年楊尙書欲將大河二三兩幫。照鳳、長等幫之例。將此兩幫併爲一幫。裁汰原船之半。所有裁船米石。令現存之船。加裝北運。仍有餘米。其意甚善。查蘇州各幫船隻。均係闊大。每年所裝。艙口俱未滿足。卽將大河減船之米洒派加裝。則裁一船可省一船行月。而衆丁加裝。卽多得負重五米。殷者不致復疲。而疲者亦漸有起色。惜有其說。尙未得行。逾年尙書故。

藍田貢冰

唐闕史載藍田貢冰事。附錄鷄林國僧言。本國瀕海島。水多鹵或苦。如剉蘗投水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以爲常。若彼國或一歲息朝貢。則淮水不至。

趙宏折獄

唐闕史載咸通初。有趙宏者任江陰令。以折獄著聲。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于疑似晦偽之案。悉能以情僞辨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隣居。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隣則拓腴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隣。貨纒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木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餘資換券。止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鏹至。遂爲西隣所拒不認矣。旣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阻。東隣訴冤于縣。追勘無證。訴于州。州不能辦。東隣不勝憤。聞江陰之善政。乃越江密訴于趙宰。趙以地遠逾江。無計以處。東隣嘆曰。此又不得理。則更無由滌。經宿。趙召前曰。吾計就矣。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曰。有聚嘯江盜。按驗已具。其同惡相濟者爲西隣。某令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持刃截江。無得藏匿。牒至擒以還。然西隣自恃無迹未懼。至則趙屢聲詰寇狀。囚號呼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曰。所盜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有。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西隣意稍開。謂皆無之。且無疑東隣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納算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大喜。卽再審曰。汝果非盜江者。何爲諱東隣八百緡。于是慚懼祈死。

邵蔡之覺

蕭山進士邵士令山陽。康熙己酉冬。蔡殿撰啓傳計偕過淮。以鄉人往拜。邵批其刺云。查明回報。蔡怒。大冒去。邵亦不之理。明年。蔡及第。以扇寄詩與邵曰。去年風雪上長安。驛路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搆隙甚深。後劉評事价人始恢爲解紛。其覺乃釋。

施世綸

漕督施公世綸。于康熙□十□年莅淮。時漕艘往來不能應期。沍寒守凍。旂丁甚以爲苦。世綸嚴剔運弁扣剋之弊。俾旂丁早領趕運。以免稽遲新漕過淮。坐北郭麻廳。船至卽驗其米色好醜盈縮。皆親身至河岸。令開船艙挑視。與旂丁面諭。不許屬吏武弁等從旁窺探。舟行既速。而旂丁得免一切需索撞騙之費。過淮畢。輕舟而北。止帶書吏二三人。弁兵十數人。共乘二小舟。不許坐大舫。以絕藏貨納贓之地。小舟令前行。公船在後隨之。每日端坐船中。用小冊詳識晴雨風候及水之緩急淺深。遙測某艘某日應至某處。不差晷刻。公船先行。遇有水淺灘急。卽預度某幫船重丁貧。令先備剝船。以待其至。如是偶有運弁因私逗遛而藉口風逆者。公檢冊示之。弁各驚爲神明。一年以後。漕艘往返皆寬豫無愆期。公深悉僉丁之弊。皆運弁因以爲利。嘗謂各省運艘。有前明隆慶、萬曆舊名。至今未另僉者。今無故改僉。非殷丁被剝。力不能運。卽另有謀僉奪艘之人。皆

運弁高下其手。期飽私囊。其日削已運之旂了。其罪小。其挨搜未運之衛民。其罪大。故于報僉未實者。立杖轅門耳箭示衆。三四年間。漕政肅清。軍民安堵。船無疲了。民無僉報。按期往返。衛幫官員無不戢跡安分。漕儲善政。至今人猶尸祝不忘。按公字文賢。號潯江。漢軍鑲黃旂人。靖海侯琅之仲子。少多疾。長好讀書。年二十六。任泰州牧。有強幹名。康熙二十七年。上命大臣勘視下河道。從者騷擾供頓。公白其不法者立治之。衆皆帖然。是年夏逢龍作亂。徵援兵過境。主兵者不戢。沿途騷。公具糧芻道旁。而令民各持一梃列而侍。親身押送。有犯者立擒之。官兵過境。不敢肆志。次年。聖駕南巡。廉其狀。擢揚州府。謂此江南第一清官也。旋調江甯。有女巫以邪術惑人。白下婦女。多信其言。吃素念佛。公至立杖斃之。會了憂去。郡民人投一錢建雙亭于署左右。名一文亭。康熙□□年卒。年六十四。

李允禎

李貞甫允禎德州人。順治間由工部郎官督清江廠船政。廉潔自矢。材美而工良。窮了無力供造係累者盡釋之。復修清江書院以造士。

郎廷極

漕督郎北軒廷極在淮時。頗嚴明。山陽令韓煒不悅于監司。以病乞免。郎慰留之。逾年即卒。韓入

哭慟絕。遂喪一目。曰。善人云亡。吾安所恃。三日謝病去。北軒爲東撫郎永清之子。兄弟皆任督撫將軍。

靳輔治河之議

靳文襄輔。字紫垣。治南河。屢建大議。著有成績。可謂名臣。然好聞新奇之論。創非常之原。如車邏十字河一事。幾陷生民于魚鱉。幸聖祖明燭其害。毅然不行其議。自高堰之南車邏鎮起。東至高郵。又自高郵至白駒場入海。自極西至極東。築丈五尺高堤。挑一長河。運河橫貫其中。形如十字。于交界處四面建四閘。以時啓閉。取土三百里外。估工三百萬兩。幸旨令督撫會議。並令土著之人公議。彼時淮、揚兩屬官于京師者。侍讀喬萊、石林編修李鏡、公凱檢討邱象隨、季貞給事劉國勳、後菴御史鄭爲旭、江都郎中劉始恢、介人員外劉謙吉、六臂行人劉師峻、江都。正字張睿、山陽。學正劉中柱、寶應。張新杼、山陽。等十一人同列名。遵旨具議。其略曰。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勅齋。山陽。劉中柱、寶應。張新杼、山陽。等十一人同列名。遵旨具議。其略曰。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蒙詢土著之人。竊以聖恩欲救七邑災民。與七邑災民所望救于上者。不過欲濬下河之海口。海口各有故道。長河曲港。絡脈相聯。但塞者通淺者深。俾減水各壩及窪潦停蓄之水。悉趨于海。且不壞田廬。不大糜國帑。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今河臣議自車邏鎮白駒場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壞其隴畝。又掘墟墓。拋白骨。慘不忍言。疊災之民。豈能堪此。不可行者一也。河臣欲

先築圍堰車去壩內之水。取土築堤。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無乾土。況取土積水之中。投之洶湧瀨瀚之內。工必不成。成亦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議隄高一丈六尺。東水一丈。是堤內之水。高于堤外民舍多矣。伏秋風雨。堤內河高。堤外積水。其勢必潰。南潰則邵伯可憂。北潰則高郵必漫。卽幸不潰。亦刻有厝火積薪之懼。不可行者三也。且堤內河身。水高一丈。則河內水可流出入田。田中水不能上流入河。一定之勢也。田水既不入河。卽不能入海。其于七邑下河之積潦。毫無所洩。卽于下河之田疇。毫無所益。不可行者四也。議上。復下部臣會議停止。同時兩府紳士有畏靳勢不入議者。鄉評薄之。靳文襄初創此說。奇計聳聽。其詞甚辯。廷議亦不能駁。勅下督撫河漕諸臣會議時。督臣董默菴。撫臣爲田山薑。皆山東人。漕臣則慕天顏。悉知其不便。而靳公之勢方張。諸公懾其氣。河道利害。難片言而折。各有憂色。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喜結納公卿。其先人桐崖先生。曾提學齊魯。與田公有舊。聞其至淮。拏舟迎之。家人見官航至。輒投刺延入。則董公也。公子大窘。踟躕不安。遂以實告。董詢其家世。喜曰。吾固辱桐崖先生相知。卽舟中命酒相款。情文殊洽。公子心稍定。漸露豪氣。談論風生。因及開河事。公子習聞人言。亦稱此舉不便于民。董公欲得不便實狀。公子不能答。請退而質之鄉先生。旣歸。袖白金三百詣徐上舍北山。北山固才士。而以刀筆稱。公子授金。具述制府意。北山尋思良久曰。是易易耳。然終不言。公子起立。解所佩玉帶擲案

曰。事急矣。請以是潤筆。卽子夜屬稿。北山笑曰。是奚煩吾筆墨爲。吾聞開河之說起。道路洶洶。數月以來。赴河臣呈詞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公子誠能得人至其幕下。攬其摘由號簿。殃民百狀。一一具在。簿有河臣篆記。非可狡卸。不便之大。莫詳于此。奚煩屬稿。公子卽遣黠奴通幕友家僮。陰竊印簿至。攜致董公。公一見大笑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郡庠尊經閣下。先演劇鳴鳳記。二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瞪目愕眙。將弁行酒者相視失色。宴罷。屬官持疏稿請畫押。靳公左右指喝。口若懸河。漕撫諸臣無以難之。董公徐置疏搖首曰。紙上空談。奈于民大不便。吾不忍欺吾君。出袖中號簿擲向靳公曰。是千餘人呼號痛哭之聲。胡不並入疏稿耶。靳公取閱。色變不能發一語。急登輿回署。而車邏十字河之議始息。

下流之下流

是年條陳水患。淮、揚兩屬京員。各有奏章。惟泰州某疏內有臣鄉爲下流之下流。一時傳以爲笑。

洪澤湖大風雨

康熙庚辰七月六日夜三更後。洪澤湖大風雨。雷電發屋拔木。是時督高堰工大臣如少宰王顥菴、司農田蒙齋、王公垂紳及江南督撫諸公。皆避匿岸下土穴中。質明見空中十二龍鬪。色皆青。

鱗鬣畢現。至七夕入夜始罷。阮亭居易錄詳紀之。山薑作歌紀事有云。老子峯頭日將落。激澗晴色紅霞鋪。拄頰清吟恣眺望。幾行垂柳鳴千鳥。黑雲崩壞西風起。五神車下鞭石趨。浪鼓磅礴茅屋破。渴虹飲盃飛天吳。又云。蝦蟆登床狐晝語。陽侯作意嚇腐儒。杞人抱憂胡爲乎。蒼水使者多良圖。郎顛不用生嗟吁。王褒九懷空嗚嗚。漢代陳登眞大夫。蓋有慨乎言之。王樓村、宮友鹿皆有和作。山薑又有苦雨嘆云。夏憐四壁千材無。秋傷五檠八月空。行野愁踏土木災。硃牒限比官糧重。河伯雨師亦常職。跋扈飛揚太豪縱。同一感喟也。

準塔

順治二年。命準塔巴圖魯鎮守廬、鳳、淮、揚。六月疏報。臣于五月自徐州水陸並進。明僞伯劉澤清、副將高祐據宿遷。大敗之。師至清河縣。僞總兵馬化豹、副將張思義。率兵四萬船千餘隻。據淮、黃、清三河口。連營十里。臣遣梅勒章京康喀賚、游擊范炳、吉天相渡清河。擊敗敵艦。都司楚進功率步軍拒黃河北岸。又分二路。一自清江浦上游進攻。一攻對岸。俱破之。合軍至淮安界次清江浦。僞監司范鳴珂攜敕印來降。澤清與漕督田仰率家口登舟遁。僞總兵柏永馥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廬、鳳一帶。望風納款。是役也。共招降監司總兵以下官員一百六十三人。船五百餘隻。馬九百餘匹。駱駝二十五隻。紅衣礮一百二十位。銀四萬七千兩。捷至。加準塔三等昂邦章

京。準塔係達爾漢轄扈爾漢之第四子。滿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

張文衡

張文衡。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守淮安府。修戰艦。措軍需。皆咄嗟立辦。時地方官議爲豫親王建行殿。期迫莫措。文衡取杉木葦席搆之。飾以五采布帛。鴛瓦椽題畢備。王至大喜。執其手慰勞之。文衡後擢江南按察使。一日與僚友讌集。忽大風自西北來。文衡素精占候。占之曰。此應在關西極邊有變。主隕二大僚。然風至此地。意其一卽我乎。俄奉特旨陞甘肅巡撫。六年回兵作亂。文衡與總兵劉良臣死之。

厲豫

庫禮。滿洲正白旗人。以戶部侍郎督催淮安漕糧。順治四年。僞益王率兵攻取廟灣城。乘勝領八百餘人夜過淮安。從城頽缺處衝入。將衙署圍困。庫禮率標下中軍官張大志等並家丁與賊擊戰。其妻搜署內材官廝役之箭。令女子遞送戰所。是夜賊敗。斬僞總兵二員。副將一員。游擊三員。參將一員。都司守備四員。把總二員。賊兵一百八十餘名。淮城得全無恙。見八旗通志。庫禮傳與郡邑志所載頗不符。按邑志成于張岸齋太史。其時新城受兵。乃目睹之事。斷無舛誤。所紀鹽城厲豫糾衆作亂。乃草澤無賴劫掠求食者之所爲。嘯聚止數百人。並無潢池之警。何至如本傳所言之

甚。邑志又云。載一朱姓于軍中。揭史閣部旂號。書中興義師。並未有僞益王其人。本傳所採。或從其家狀。夸張官績而未之核實歟。邑志又云。庫禮心動欲奔。其妾止之曰。吾登樓望見賊衆不整。易敗也。是烏合豕突之行逕。卽女子亦一望而知其不成。寇亂更可知。而庫禮羊質虎皮。喪膽蜂虿。貽笑兵民者多矣。乃鋪張其事。飾爲佳傳。豈能欺人耳目乎。又王介山又撰雜纂一則云。有無爲州布衣吳元桂。書州志沿革後云。厲賊名豫。淮安鹽城人。順治四年于鹽城倡亂。事敗逃至巢縣。寄寓宋氏。時有宣城朱國材者。嘗爲史閣部可法記室。亦至巢。變姓名。主周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可法也。志存恢復。已約合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周氏信之。厲豫時與通。五年正月。誘集愚衆千餘。夜襲破巢縣城。復至州。州人從之者漸衆。已而敖士二帥率官兵至剿滅之。而州人罹于法者甚衆。觀此則豫于亡命之後。猶懷不逞之心。眞亂民也。然始以僞閣部愚人。而其終亦爲僞閣部所愚。以致身膏斧鑕。所謂出爾反爾者也。

山陽府考名額

山邑博士弟子分撥郡庠。向無定額。緣府屬淮安衛。大河衛初無衛學。凡十屬之衛籍童子。俱併入山陽民籍內合考。其散居各縣之衛童。復不准隨屯分考。俱併入山陽一縣民籍內合考。國初屢經呈請督撫學道。求另設衛學。增衛童學額。後定議準于府學內多撥山陽十餘名。歷科考案可

證。按淮屬舊有商籍商學額。取六名。康熙初年。西商緣事奉革。商學亦裁。商童無籍可歸。且有
不願歸者。屢經攻詰。大憲令府縣詳議。亦准併入山陽民籍內合考。准再于府學內增撥山陽五六
名。歷科考案可證。乾隆二年。住居清河縣之衛籍童生張燦。被清河攻訐。控劉南昌學使。迄今
張氏雖居清河百有餘年。不准與清河縣試。又乾隆三十一年。住居安東縣之衛籍童生王青選。被
安東攻訐。令專考山陽。是各縣衛童。雖塋墓田廬散居各縣。山邑無其尺土。而皆不准隨屯分考。
專考山陽。此二案卽其證也。海、贛、沐三處向隸淮府。數百年從未撥入府學一名。雍正初年。改
爲直隸州。因此三屬衛童。不便越府屬而考山陽。各令隨屯考試。仍將淮安府學額設二十五名數
內扣除二名。撥給海、贛、沐之衛童。此又府學多撥山陽。實因兩衛之明證也。康熙五十年以前。
山陽撥府學皆二十餘名。五十二年。胡學使始間撥外縣一二名。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嗣此山
陽每科漸撥十六七名。遇廣額則二十一二名。實因兩衛無學。商額奉裁之故。不僅爲文風優劣。
人數衆寡起見。不然二百餘年之久。六邑生童之多。孰不知府學爲公共之學。豈有甘心帖服獨讓
一縣。久不爭論之理。況歷任學使一視同仁。亦斷無偏厚山邑之事。乃近來外邑生童。昧于向例。
紛紛投詞。妄希多撥。此固不足呈辨。但恐久而漸忘其所自。當事亦不暇致詳。爲其所惑。故筆之
于此。以待留心桑梓者。

衛籍

衛籍歷官兵部。則削籍入民貫。故明舊制。國初尙有行者。吾鄉徐山琢先生任督捕侍郎。例得去其籍。先生曰。畏衛籍者。畏充丁耳。得一衿斯可免。存之庶子孫有畏而嚮學。卒不請去。當時迂之。明商邱侯太常執蒲。司徒恂之父也。司徒任兵部侍郎。欲去戍籍。太常曰。若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一人以爲辱。如祖宗何。遂不易。

劉伶臺杜康橋

城東劉伶臺、杜康橋。皆好事者巧爲作合。供詞客游讌之地。往見有募疏云。詩傳雅詠。先歌既醉之章。書有誥詞。特謹德將之訓。溯麴蘖流傳既遠。而古今風味攸同。酒星在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價十千。爰有飲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沉或酒。孰聖孰賢。緬懷作醴之功。豈止忘憂之具。今杜氏之遺橋尙在。而劉家之故巷猶存。閱歲久而年深。爲風侵而雨剝。茲欲樹豐碑之七尺。剪棘誅茅。建祠宇之三楹。崇基疊石。俾千秋相傳爲盛事。賴一時共濟以落成。

紅葉詩

前輩集中多有薄句岡看紅葉詩題。劉水心詩云。繽紛掩映斜陽裏。岡後岡前紅未已。青帘嫋嫋出紅梢。野望還疑晚燒遙。則丹林絳樹彌滿岡巒矣。辛未之秋。與友人攜酒岡邊。但見沙塍高下。黃

茅白葦。一望無際耳。六十年中。變易如此。

育嬰堂

雍正年間。漕督魏公廷珍建育嬰堂。令淮南及各省糧道官員。每年捐項。爲經理之費。時任太守彭年先生里居。魏公敦請董理其事。先購楊繩祖入官圩田。部價一千兩。先繳一半。魏公旋內擢。而各省糧道不復更捐。商捐隨亦停止。楊田沙薄。豐年止收租一二百石。所欠部價五百兩。檄催無出。任公訪聞寶應喬鐸入官腴地五百畝。值七八千金。得此可充堂用。適有旨入官田房。許撥入地方公用。任公呈請漕督轉咨撫軍。咨請戶部撥歸堂用。其楊田則變價繳部。先奉部駁。以此案係戶刑二部同辦不准。是時揚州太守以寶邑係揚屬。請撥入揚州。育嬰堂起而相爭。任公竭力籌畫。得撫軍允行。復咨戶刑二部。部中初難之。繼乃議准。乾隆初年。淮安太守李公暉詳淮關每年捐銀八十兩。咨部定例。有此二項。養嬰之費始充。前後經理。皆任公之力也。

淮郡三城名園亭

國初淮郡三城。園亭山莊著名者甚多。今其遺址。皆不盡存。後來名流所居。間見于詩文者。其地亦多無可考。以予所知者。略識于此。斬壁星茶坡之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閻牛叟之眷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之古調堂。劉勃安昭華之綠筠草堂。在駙馬巷。陳階六之鷓笑齋。在南市

橋。劉僉事訥菴之思園、篋園中有篋山。在菜橋茶巷。閻修齡再彭之眷西堂、金石茂、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菴、影閣、鷓巢、鶴墩。在平湖橋之西岸。又西數里爲飲牛艸堂。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之百花廳墩。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最宏麗。黃甫及鴻臚蘭岩觀察之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邱曙戒侍講之南齋。季貞洗馬之西軒、玉藥亭。皆爲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倪天章之一艸亭。張泗水之漪園。杜首昌湘艸之綰秀園在湖嘴。有揮塵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極亭臺花木之盛。黃翁谿之梅花崖在瀟塘。萬年少之溪東村屋在河下。又隰西艸堂在北門之西岸。又南村卽萬葬處。馬孝廉西樵之清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動盈之橫秋閣、高臥堂、白賁堂。張力臣之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之曼廬。姜木生之冕園。邱日菴之東里山莊。張赤岸之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徵君水南之菰蒲曲在伏龍洞。卽其葬處。程爽林孝廉之誰莊、小入堂。在城東莊外。戴晦夫之寤硯齋。戴闈士之怡齋。在西長街。楊彙征之南村艸堂。在府學東。楊廣文洪益之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之晴霞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厚肇之移雲堂。崖鴻臚之春水樓。在湖嘴。陳曾餘明經之墨莊、瀟碧亭。在駙馬巷。吳子通樸山之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之淇園。徐日馭之北山艸堂。劉萬資萬吹兄弟之竹素園、頌酒艸堂。邊壽民之葦閒書屋、蓮葉

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密菴之月澗。孫竹民之素園。皆在北門內。周徵君白民之清未室、止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思亭之亦愛廬、芍圃。在丁光橋。先徵君鶴緜先生之宅。在新城之西。宅西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棗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凡十餘處。又夏雲艸堂在東村。藍邱艸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內西北隅。家塾東曰詠素齋。西曰七錄齋。爲愚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十一卷本戴璠按曰。勺湖草堂繪圖。徵詩。余賦四律。爲先生所許。其春風亭、瓣香書屋、魯頌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邑中舊有亭榭。爲名流履齒所頻到。而不知爲誰何之居者。亦識之。東溪草堂。一漚亭。餐菊草堂。月浪亭。青來園。庚白堂。岸堂。如如居。

漂母塚

水經注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此。淮陰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

敬老貴貴

明初定鄉飲酒禮揚解之詞。與誥令之詞。此敬老之義也。會典載賓介以致仕官爲之。非科貢正途不准預。此尊賢之義也。又會典載。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又官同則序爵。爵同則序齒。若庶人與貴者。以官禮相見云云。此貴貴之義也。鄉飲誥詞曰。高年有德者居上席。高年淳

篤者次之。蓋淳篤已別于有德者。則不淳不篤者可知。其不專尚齒更可知已。若不考德望而專取高年。則妖人市夫。耄耋頑壽。無地無之。登之賓筵。實繁有徒。非先王制禮之意。雍正元年。舉順天鄉飲酒禮。特命禮部監禮。歲以爲常。其慎重如此。可不博考典章。而泥于不學之說乎。今年淮安太守趙君議舉鄉飲。廣文官撰儀注多杜撰。鄉前輩皆辭不就。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載者亦漢人擬議之詞。東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果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樞南向而坐。帝立于黼辰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饗。至親爲袒割。謹食畢。帝蹠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爲尊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面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蹠。古所謂跪。卽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同。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升車者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譏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學無根柢。不考經制。徒取其能行周禮。而究儀章制度。不亦悖乎。

官吏致仕居鄉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云。庶民以齒爲先後。致仕官序爵。爵同則序齒。至處親族。則不得論爵。洪武

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許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有侮凌者論如律。此有明之禮。亦未盡善。君子之居鄉也。清濁太分。則市井切齒。良賤不別。則士類騰譏。聽兩記談云。鄉人敍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矣。況鄉乎。此吳郡都穆之言。而于義未備。予謂薦紳士庶。同輩中各爲敍齒可也。苟非其類。而亦以齒尊之。不幾于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宋人講禮。呂氏舊家。斯言得之。

生日祝嘏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觴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爲感傷。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爲之涕泣。予謂父母生日。爲子者承歡戲綵。集僚屬賓親。介社堂上。乃人情之常。或父母在堂。值己生日。藉是稱觥。一室之內。博老人一日之歡。亦未爲背于理。若值蓼莪廢讀之餘生。而自爲蓬弧稱觴之樂事。竊有所不忍矣。吾淮縉紳之家。皆守禮法。無背理逆情之舉。後因山右新安賈人擔莢至淮。占

籍牟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值己生日。輒多招賓侶。以爲門庭光寵。近來本地之屠酤兒。尤而效之。而新安人于父母已故。猶作冥壽。明鏡綵筵。藉口祝嘏。益所未安。聞昔有行脚僧。值母八十生辰。以飯一盂。經一卷爲母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自喫。爲娘齋得一員僧。此僧可謂孝子。士大夫媿此多矣。

淮禮聘婦

淮禮。新婦站席俟賓。進數豆。其姑命之坐始坐。芥隱筆記有轉席之禮。白香山詩云。何處春來好。春深娶婦家。青衣轉去聲氈褥。錦繡一條斜。站與轉音相近。殆其遺意耶。淮人聘婦。珍幣之下。必襯以茶。更以瓶茶分贈戚友。按品茶錄載。種茶樹必下子。若移植則不復生子。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義固有取云云。是宋時已有此俗矣。毛西河集稱淮人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作四日吟云。只盼辛壬至。圖作千年歡。何悟別離此。只在四日間。此國初時有此俗。今則無之也。

趙槩

宋趙槩字叔平。初客漣水軍。郡守召至門下。不數年。叔平以館職守漣水。後守名其所居爲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

忌以壺嘴向客

淮俗忌以壺嘴向客。此亦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鼻向君則嘴向己。

趙酉教織

淮郡有耕無織。壬申歲。隴右趙文山太守酉慨然以興利爲己任。延蘇、松男婦數十人以教織。始于府署堂皇設局。繼移韓侯祠中。城內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繪圖製式。頒示條約。規模粗具。趙以是冬量移去。繼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散而遣之。嗚呼。興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京田時田

山邑地畝有京田時田之分。丈量往往不清。據潛邱劉記云。京田一頃。算時田四頃二十二畝四分四釐。時田一頃。算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京田之大如此。漢書食貨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陸龜蒙江湖散人傳云。有田奇十萬步。自注吳中以二百五十步爲一畝。大小懸絕。陳恪勤公壽年尹淮日。詳免增丁文云。查得康熙四十年編審原缺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三丁。缺丁銀六千四百一十七兩。後丁足而銀缺。其故何居。查山邑歷年水患。百姓逃亡。是以缺丁甚多。三十年編審。前任朱令以土著無丁可增。乃將淮城北寄居貿易人戶及山西與徽州寄寓之人。編爲附安仁

一圖。因其流寓。不便多編。每名止編銀一二錢。所以丁幾足而銀數尙缺。至三十五年。後童家營河決西鄉。六壩水沖。逃亡更甚。其西橋寄居流寓之人。各還原籍。及隣近各戶又畏代完逃丁。亦相繼逃去。于是人去丁懸。反累里甲包賠。所以四十年編審時。孫令因逃亡缺額。將幼丁盡數編入。尙不能足。仍有包賠之累。並未將重則改爲輕則也。今部駁疑改重則。總因三十年編審之時。將貿易流寓入戶。止圖一時人丁足額。而不知貽累無窮。及銀數不足。上經部駁。止覆云下屆足額。其如水患頻仍。逃亡日甚。不准減丁。安能足額。今四十一年。地丁錢糧。均邀捐免。民困少甦。然逃者不能即返。死者豈能復生。部駁雖嚴。萬難增補。伏乞俯察丁足銀缺之由。及不能增徵之勢。恩賜題達。均荷洪慈。

邑令觀風季考

邑令觀風季考。近日久無是事。予少時見邑侯金公乘祥、楊公瓊猶屢行之。今閱陳湘潭淮海文略。有季考牒學文。錄之足覘滄洲治淮不同俗吏也。本縣校課文武生童各卷。簿書之暇。逐一披閱。或濯濯如三春柳。涓潔清新。或蒼蒼如百尺松。離奇曲折。或自成矜貴。逢寶玉于豐年。或獨著清真。擢嘉禾于儉歲。紛披藻采。洵足神怡。羅列珍奇。良難指數。本縣細加衡校。謬定品評。除經發案曉示獎賞外。合牒貴學照牒移事理。傳集諸生。於本月望日。齊赴衙齋。共爲賞析。將閱過各

卷。面相論定。非敢分甲乙之次第。即以卜午未之聯登。務各惠臨。毋辜跂望。

徐積祠

徐節孝祠凡數處。自宋迄今。興廢不一。惟縣治東一祠存耳。考始建祠者爲宋守苗仲淵。與趙康州祠相鄰。俱迤縣治之東。所傳世惟忠與孝。訓俗知所止一詩是也。後遂並呼爲忠孝祠。郡城東觀風門外二三里許。有先生考妣及先生之墓。後人卽墓所建祠。明代屢修不廢。潘熙臺先生詩。出郭晨未啓。下車瞻耿光。指此祠也。萬曆中。曹于汴司李淮安。增高其墓。行祭于祠。又以先生故居在縣治東。復卽其地建祠。自城中祠成。而墓祠漸圯。今治東之祠。未知卽宋守苗公所建之舊基否。但舊與康州並祀。今與陸丞相並祀。豈以康州移祀文節。配食張右史。故此以丞相配節孝歟。又按淮舊有忠孝書院。在東門外。巡按御史毀尼寺。爲之祀徐、陸二公子中。見胡侍郎忠孝書院碑記。今亦不可考矣。吾淮在宋之季年。遭兵燹最酷。數百里內。幾無雞犬。嘉定以後。朝廷不復遣將。改楚州爲淮安軍。但羈縻之而已。故宋時世族。竟無孑遺。迄今宋人之有後于淮者。惟節孝先生及張孝忠正綱二家而已。甚矣忠孝之澤綿也。

引元兵渡河者

元世祖收江南。渡黃河無舟。夜夢一老曰。汝要渡河隨我來。引之去。指曰。此處可渡。遂以物記

其岸。及明至其處。傍有一人曰。此處可渡。觸夢中語。世祖曰。你可先往。其人先行。大軍從之。果獲渡。既平定。欲賞其功。老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爲答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見元楊瑀山居新話。瑀字元城。

旃檀佛像

旃檀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貞觀間。自江左至淮。至宋太祖乾德間。復往江南。蓋終唐之世。皆在淮矣。按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闍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此像忽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偈曰。我滅度千年。汝從震旦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二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左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宮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其後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至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于鷲峯寺。至我朝康熙癸卯。迎入大內。距優闍王造像之日。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卯。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凡二千七百九十二年。淮城西北隅龍興寺。建于晉大

興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燉煌塔。一云尊聖。蓋即供養佛像之地。傳鏡錄載。釋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周書紀異則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詳因之修入通鑑。至今乃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

龍興寺

歲壬午。揚州權使重修天甯寺。增置殿宇。嫌其佛金身貌小。時龍興寺已成瓦礫。佛皆露處。僧某私以銅像三尊鬻三千金。商人擇日來迎。同學諸子聞之。走告漕帥楊腕蘭先生。先生大笑。卽草一札與普齋使云。建廟以妥佛也。今令其舍數千年之舊居。而寄托于他氏之舍。恐非佛之所樂。且新佛占其上座。將置故佛于何地。買佛之名既不可居。供佛之誠亦不可阻。莫若移此金于淮郡。重修龍興寺。以妥佛靈。功莫大焉。普深以爲然。卽日送三千金來。于是吾鄉好義之士。復益以三千餘金。而廟貌重新矣。

龍興寺之今昔

郭家池卽放生池。又作王家池。在龍興寺後。唐時極盛。渭南詩。城礙十洲烟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彷彿似之。然不可考矣。以予所聞于前輩父老之言。國初時。龍興寺中屋宇尙有千餘間。環水皆廊。北接放生池大悲閣。每臘後至王正。廟內外列肆櫛比。門攤蓆舍無尺寸隙地。貨物山積。百

戲具陳。端午競渡亦然。而沿池四面。竹籬花園。酒樓歌館。竟夕笙歌不輟。厥後日就頹傾。竟至寸瓦無有。予于乾隆乙丑始歸里門。壬申移居于城西北隅。相距尺咫。每當夕陽在衣。人影落水。徘徊荆棘瓦礫之中。惟見三金身高聳十數丈。卓立雲表。各踞坐一石磴上。頭頂一筭葉斗笠。圍遮半面。束麻結纓縛于佛頂。自肩臂以下。則任風吹雨淋矣。石磴下有羣豕窟處。予與紫坪暇即往遊。十日凡五六至。至則持鞭追豚以爲笑樂。三冬湖凍冰堅。每與胡賓南于高兄弟以瓦片擊冰爲飛墮之戲。忽忽將二十餘年矣。閩古古遊放生池詩云。緣市燈搖千屋影。隔溪香靜百花樊。彼時猶及其盛也。劉水心過放生池詩云。僧窗曲曲臨池啓。官樹行行倚郭栽。今皆無有。

盤古

路史。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注云。卽盤古。又云。按地理坤鑿。龍首人身。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云云。予閱郡邑志。皆未詳廟址何處。舊城南門內有三皇廟。亦不記其所祀何人。按帝王五運歷年記道經云。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溢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

蟲也。或謂裸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

程齋金墩

城東紫霄宮前高阜。俗傳爲程齋金墩。或爲齋金墳在其下。按唐書齋金名知節。爲峻州刺史。卒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安得墳于淮耶。舊志載宋紹興十年。韓蘄王築城。掘地深丈許。見有棺。得埋銘云。唐程智節墓。又云遇韓則破。其信然耶否耶。予聞康熙末年。城東楊氏住水巷口。因治屋掘地。得一小石碑。長尺餘。有字云。□□宮。旁一行云。臣程智節奉勅監造。字畫類顏、柳。此石尙存楊氏家。文學楊存愚爲予言之。意知節蓋曾有事于淮。宮外卽墩。後人或指其登臨憑眺之處而名之耳。墩墳音相近。久而沿訛。遂造爲蘄王事以實之。

呂洞賓詩

宋葉少蘊著避暑錄話。載楚州紫極宮有一小軒。人未嘗入。一日忽見壁上題詩云。宮門閑一入。獨憑欄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爲呂洞賓。予見其字亦無異處。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者。刮其黑飲之皆愈。紫極宮卽紫霄舊名。邑志所載呂詩。係七律一篇。與此異。

淮塞

舊志云。運河水當明初由舊城西南入許家閘。繞南門東門至北門。又繞新城南門東門至北門。故

兩城皆利。自嘉靖間。漕臣懼倭。乃築聯城。于是許家閘漸廢。水不遶城。局勢變而益壞。後人開與文閘。引水入寶帶河。所以拯其失也。舊城築于晉時。宋、金交爭。此爲重鎮。守臣陳敏曹所築。北使至此。見雉堞堅新。號爲銀鑄城。宋人稱淮上曰淮塞。

三保太監鐵錨

七修類稿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箇。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不知何年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鏽。望之如銀鑄光澤。予壬申在張灣城角。亦見數具。長皆丈餘。

甘羅城

甘羅城在河口。其地多古錢。土人往往掘得。世稱甘羅十二相秦。國策、史記皆未之載。僅見賈公彥儀禮喪服傳疏。亦不詳所自。或謂甘茂之誤。郡邑志皆考據未詳。

山陽舊治

宋史地理志。楚州淮陰縣。嘉定七年徙治八里莊。今之舊城是已。路史國名紀。漢宣帝子封山陽王。在東海郡。今無山陽王遺址。而轉奉後主爲山陽公。焚香賽會。作上公之裝。胡爲者也。

文通塔

文通塔在城西北隅。一名燉煌塔。順治年間。有海鶴數羣。集其顛。後有弋者。遂避去。康熙初。復來巢。和鳴如前。馬西樵居相近也。感賦云。仰面看鳴和。依稀對故人。棲難天路近。情實汝曹親。傍垓曾無故。將雛別有因。那如鄰院鶴。終日苦籠身。

況鍾

明永樂時。朝鼓敝。欲更換。禮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師。諸胥措詞不成語。時況鍾方在部。易之曰。緊紉密釘。晴雨同聲。衆稱善。相傳鍾爲禮部郎中時。

無支祁

無支祁復見事。小說家記載不一。泗洲士人尤言之鑿鑿。而羅泌謂永泰初李湯知山陽時事。按路史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誠邪檢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嶽。別九州。天錫元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栢等於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濛氏、漳商氏、一作商彰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

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驅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逸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庚辰之後。皆圖此形。免淮濤風水之難。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于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又山海經云。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之軍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張太尉祠

宋時。汴京城外東南隅有張太尉祠。至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應。加封爲嘉應侯。京東州郡。處處有祠。頗著靈異。按汴京遺蹟志載侯姓張氏。淮陰人。稱爲張舍人。死而爲神。隸于東嶽。主幽冥死生之事。汴京以東皆祀之。號張太尉祠。惜不載其名字。不知爲何代人。

李三才

李修吾三才性豪邁。督漕時。李霖震化龍督河濟甯。同里同年。修吾以霖震性儉嗇。欲調之。遣官致

書幣。附百金。托市油胭脂供妾媵用。蓋濟產也。霖寰語使云。汝主後房人衆。些須不足供。今加買百金作答。修吾發書。笑而置之。油胭脂竟積而無用。

金龍四大王

淮之清江浦金龍四大王廟。碑稱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宋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不可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尙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公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讐日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于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宋祚移。沉淵死。上帝憐我忠。命爲河伯。今助真人破敵。吾愿畢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歿又葬于其地故也。此施愚山集所載。較詳于他編也。

陳造擊毬序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有楚州秋擊毬序。讀之。想見爾時擾攘情形。舊志未載。予于館局中見之。附錄于此。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郡戍將佐擊毬于籌邊堂之北。以修戲馬故事。予與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風柔。纖塵不驚。千蹄赴場。合沓崩騰。焠焠驪驪。檻檻如也。乍整乍亂。倏合驟

離。如山而馳。如山而蜚。如蛟螭超騰。翻倒煙雲而下。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掣擢搏掇。有未得而忿鬱。焮鳳也。馬事已。角觝刀槊。凡武力士徧閱其技。而罰且賞。以歧能否。少焉。命酌割鮮。交談互笑。謹謹雜襲。然無非買勇報上。及時赴功之計。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勞寓于戲。雖懦也樂。張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無可棄之才。此其衆勇怯能否信不齊。振厲用之。無不可者。吾老矣。顧今兵革未息。天將悔禍。一旦有事中州。整暇以前。無扞格幾微。而集不當。計未然乎。懦可作。勇可習。吾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是。子必吾信。予曰。國家失中原踰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爲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將惰且偷。今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猶須之。豈忍然哉。後之發。先之至。兵之神算脫兔。自如處女。機不可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擯甲執兵之士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旅力未衰。願授豪雄。不有餘乎。昔者廉頗、馬援、趙充國。蓋不以其老而辭君之事。況遺矢之謗。饒饒者束隊久矣。而馬革裹尸。固侯夙志。行見圖凌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裾款侯。道今日語。且作爲歌詩以踵賀客後。不已快乎。侯頷而笑。乃退而爲之序。

淮地用兵之路

唐荆川謂廟灣剿賊有兩路。一從寶應拖船過壩。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便而饋餉捷。一路從

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迂而饋餉難。此據當日形勢而言。四百年來。河道變遷。支港多而不深。大船難行。不得專靠水戰也。范文正築堤捍海。堤名湯潮岸。又名當潮岸。今皆稱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三四百里皆可爲陸兵長驅之地。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起。凡二十餘年。

禿鷲捕蝗

元大德三年。淮安蝗蟲爲害。忽有禿鷲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蝗。爭食之。既飽復吐而再食。遂不爲災。于是中書省奏請禁捕禿鷲。著于令。載之至正條格云。

雉入淮水爲蜃

雉入大水爲蜃。大水。淮水也。晉語曰。雉入于淮水爲蜃。

蔣用文

蔣用文。淮之儒醫。永樂間以戴元薦。爲御醫。歷院判。仁宗在青宮。甚眷之。年老。卒于京。加院使。諡恭毅。命中使護喪歸淮。以雜流而得佳諡。誠爲榮遇。然未免濫矣。

茶餘客話補遺

○輯自十二卷本。所註卷數即十二卷本卷數。

讓中堂先作故人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故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子搗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卷四)

軒轅誥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己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知縣。改教選。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卷四)

狐弄愚人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神賜。性素慳。至時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徒。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卷四)

異鳥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冷。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翱翔叢薄下。宛轉鳴啾。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卽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卷四）

金華將軍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孟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涵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卷四）

三夢

天台齊宗伯石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

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玄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學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爲賦天然圖書歌以志之。(卷四)

異人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十人。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村。谷去人家甚

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帔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易幾往。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事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擾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而已作皺縷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卷四)

鹿尾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麀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麀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卷四)

三刺

拜前輩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卷六)

慈仁寺

明憲宗建慈仁寺。爲母后祝釐。頌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園。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爲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榦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窰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前後爲七層。今毘盧閣改爲平殿三間。雙松竟輦入木廠。海棠院今廢爲染衣之所。惟窰變觀音尙存。仰荷睿藻題咏。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陳絙橋、張懷月、嚴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鑪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相慈。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卷八)

王跋

記年十三四時。于市上得茶餘客話。籌鑑讀之。兩夕而竟。嚶嚶然以爲未足也。比修郡志。徵遺集。程丈仲材適繕是藁。云係足本。爾時即欲快睹。緣以私乘入公局。末由袖覽。去秋司寇裔孫鐵庵先生。慨然見假。始知原卷二十二。湖州戴服塘選十二卷爲單行本。松江吳泉之刻入藝海珠塵。顛倒先後。尤改舊觀。竊思鄉先生留心掌故。毅然著述。若侈意去取。殊負苦心。因照稿謄寫。不遺隻字。卽經其從子定甫先生點訂者。亦逐一改正。以識廬山面目。而予廿年前嘗鼎一臠。今始朵頤屬饜。文字之緣殆真如大雄氏言有前因後果在耶。光緒戊子春二月南清河後學王錫祺壽護甫謹跋。

十二卷本戴跋

己亥夏。余與司寇吾山先生同膺司諫之選。先後入臺。過從無間。每春朝讌集。酒邊談論。前言往行。聽者忘還。固未知其有所著述也。嗣讀行述。有茶餘客話之輯。王少林太守亟稱其書。今夏從方浦大兄借觀。其記前型。搜逸事。考證典物。多有未經人道。爲說部諸家所不及者。爲選十二卷梓行。是書成于辛卯之前。故云文淵閣無其地。本朝尙無三元。癸巳建閣。以及辛丑錢修撰槩及

第。亦未補錄。知此稿固未成之書也。且卷中深以在閣日淺。不及徧觀庫藏典冊爲懔。昔余科垣夜直。恆秉燭繙史。錄書盈尺。竊與先生有同嗜。曾于先生所撰刑部典試題名二書多所校正。惜公早騎箕。不及參訂茶話全書。不無遺憾。顧方浦負荷念切。行將與七錄齋詩文全集合刻流傳。嘉惠藝林。更樂得而觀厥成焉。甲寅上元。烏程戴璐跋。

十二卷本阮跋

先司寇束髮受書。卽耽吟咏。於書無所不讀。所著詩文集如千卷。藏於家中。歲以命入。八直綸閣。歷卿垣。傲居長安。藏書最富。手不停披。殫心著述。與一時賢士大夫遊。賓客過從。煮茗劇談。靡間寒暑。凡所得于載籍。以逮聞見所及。輒志之。積二十年。成茶餘客話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國朝典故。淮陰事蹟。下及書畫琴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己酉捐館後。謹錄收藏。版行匪易。中心竊負疚焉。奉常蕝塘先生。爲先司寇臺選同年。交好無間。今春索閱此書。詳加校正。欲公同好。先選十二卷。仿畢昇活字版印行。餘卷仍謹藏以待再梓。琦愧不能讀父書。幸先生精鑿流傳。先司寇賴以不朽。而先生敦情古處。以及沾溉士林之誼。亦足以風世矣。爰敬跋于後。癸丑小除。男鍾琦謹識。

(全二册)

統一書号：10018·179

定价：2.50 元